

静·安

JING · AN




2026

关注 彭浦新村的这一春 | 严柳晴

地图 山海关路，兜住曩昔几多情 | 吴道富

散文 麻生天地间 | 卢 永

温可铮：“声震天中，无远弗届”的美妙歌声 | 李榕樟

诗歌 厦门一组：黑与白 | 瑞 箫

小说 签证 | 孔强新

豺狼 | 李云舒



今年冬天很顺利，
我们俩抑郁同步发作



他是个好演员，可他掌控不了
才演了一会儿，他就忍不住提起自己的烦心事

《稳住，别慌》（漫画集）

[法]让·雅克·桑贝

主持：丁丽洁

刊名题字 莫言

静安

莫言

主管单位	上海市静安区文化和旅游局
主办单位	上海市静安区作家协会 上海市静安区图书馆
顾问	赵丽宏
主编	殷健灵
执行主编	杨晓晖
运营总监	崖丽娟
责任编辑	吴越 路明 程庸 濮麟红 李亚君
美术编辑	董春洁
责任校对	林风

2026年3月出版 总第18期

内部刊物 免费交流

投稿邮箱: jaqzjxh@126.com

承印: 上海昌鑫龙印务有限公司

目录 JING·AN 静·安

◇ 关注

004 彭浦新村的这一春 | 严柳晴

◇ 散文

010 麻生天地间 | 卢永

016 乡戏 | 金毅

023 方马老爹的牛 | 辛旭光

027 温可铮：“声震天中，无远弗届”的美妙歌声 | 李榕樟

031 微笑着回忆你 | 桑胜月

035 学书小记 | 潘都

040 旅欧纪念 | 苏剑秋

044 黄黄 | 秋声

048 少年茶校 | 包光潜

◇ 地图

053 山海关路，兜住曩昔几多情 | 吴道富

◇ 诗歌

064 厦门一组：黑与白 | 瑞箫

065 画室里的插花（组诗） | 曹小航

066 纬度沉入时间的波浪（组诗） | 枫肥

067 听雪（外二首） | 高阁

068 乌蒙抒情·牛街古镇（外一首） | 陈衍强

069 城市印象（组诗） | 甘美珍

◇ 小说

070 签证 | 孔强新

083 豺狼 | 李云舒

089 夺夜 | 张玉博

◇ 影像

101 在职场二题 | 北北

◇ 美食

106 趣谈福州美食 | 廖剑华

◇ 掌故

110 93 阅兵式唤起“不可遗忘的校史文化” | 兴 祖

◇ 习作

116 漫步愚园路，遇见旧时光 | 潘昱蓁

117 文学之舟，名师引航 | 王宸淏

119 苏州河上的桥 | 章乐溪

120 于文字与回响中，寻一座城的温度 | 薛惠心

122 生命、文学、生活 | 薛佳玥

123 一场穿越时光的静安 citywalk | 刘文騫

124 “虚构写作”与“非虚构写作”相结合 | 章 添

◇ 声音

127 保护历史风貌，留住城市珍贵记忆 | 杨绣丽

131 修建大兴安岭，一段终生难忘的经历 | 方 韧

◇ 白领

136 上海书香的浓度与纯度 | 余 颀

◇ 异域

139 波罗的海三国行散记 | 高克勤

◇ 遇见

148 属于你的静安旅游攻略

封面 | 静安寺（水彩画） 黄阿忠

封二 | 《稳住，别慌》（漫画集） 丁丽洁 主持

封三 | 资讯

封底 | 摄影 周 馨

彭浦新村的这一春

严柳晴

她穿一身旗袍，挂黑色的披风。客人们惊叹一声，阿姨好看。她莞尔一笑，你们来得正巧，“今朝我过生日”，旗袍紫色，象征紫气东来，头上一串珍珠头箍。她房间里摆着灯台和烛台，8英寸的蛋糕摆在台子上。居委会领来两棵文竹，种文竹的陶罐，是两匹马。她把马头双双朝外，犹如“双马奔腾”。

等夜里，送走客人，就是老夫妻的浪漫时刻。“过生日，就跟老头子两个人点蜡烛，‘烛光’一下。”

阿姨名叫彭菊华，老同事朋友叫她彭彭，名字用敞亮的声音一喊，欢欢喜喜的样子。新房子装修一新，本来房间是三室一厅。彭菊华和先生盘了盘地方：老两口一间，女儿一家偶尔来往，两个房间管够。于是，彭菊华做主，把一个朝南的小房间和客厅打通，视野从南贯北。

彭菊华喜欢一览无余，人不能局限在一隅之地。但是，也不能“一眼望穿”。她又琢磨起来，在客厅进门的左手边，摆一个玄关，能把客厅“半遮半挡”。玄关

是她喜欢的“美式风格”，它不仅是装饰品，还是一个储物柜，模样像一艘船，上半层布设了一个岛台，像船的甲板，摆蜡烛、小植物、盆景。下半层的“船体”放杂物、拖鞋。

从老房子到新房子，空间大了。人活得舒展开来。彭菊华是有好奇心的人，头上像有一个触角，无论年岁多大，总像孩子一样，在探寻新事物。她的家，就像一个宝藏的聚集地，恨不得把全世界的宝囊括其中。家里是她喜欢的美式家具，正对大门的客厅餐柜，4个高脚的玻璃杯倒扣。第二天的早饭准备好了，粗粮制成的俄罗斯列巴。“这种面包吃了不会胖。”

她还喜欢植物，到处收集花草，收不了手，家里的空隙处，冒出一丛丛生长的小树林。卧室电视机前有盆景、白掌、红掌、长寿花和多肉植物；窗台上有茶花、文竹。还有一些植物看似稀奇古怪，“老头子名字听也没听过”。彭菊华最近买来今年流行的一款绿植，叫做“小叶女贞”。这种植物，下端形似一根木条，上端有两个分

盆，带回家来，被养在扁平形状的水缸里。“老头子”见了惊呆：哪能“丫叉头”也可以养？

家里的植物有自己的语言。桌上摆瑞香，每逢新年报春。它就像一部春节的贺岁片，新春过后退出舞台，来年春节再度登场。一年四季都有花季，每个时节不寂寞。植物和人一样，不能以貌取之。就像这根“丫叉头”，不能看它现在的样子，等它出新芽，变成一棵“大树”。等到那时，能让人刮目相看了。

“有些人年轻时候，感觉长相一般，后面越来越好看了。这就是经历，像酒一样，越酿越醇。”彭菊华笑了起来。现在人们看到她，觉得她时髦，优雅，到任何场合都收放自如。早年的她，却经历一段艰苦岁月：先是上山下乡“当农民”，后来进工厂当工人。她随遇而安，不管到哪里，老的小的，都能处成朋友，同事关系处得熨帖。彭菊华公司里卖力，“只要交给我的事，不论大事小事。都处理得好。经年累月，慢慢地在单位站稳脚跟。在上世纪80年代，他们迁入彭浦新村，有一套挺刮的60平米的房子。3000元钱的家具，花了好几个月的工资。

1987年，当他们在彭浦新村安家不久，生活分派了她一个意外的任务，从此改变了她的轨迹。

彭菊华的丈夫有一个弟弟，老三届，

在安徽插队。弟弟不幸得病，在他临终前，将自己的孩子托付给亲戚们，他表达一个心愿，请他们将孩子带回上海。彭菊华夫妇答应了。当时，孩子只有9岁，亲戚劝她说，等孩子成年了，再来上海不迟。夫妻俩却一刻不等，没有一点犹豫，“这是我们答应的事。”他们以诺必诚，把孩子从安徽领了回来，插班到彭浦小学，读三年级。

三口之家变成了四口，儿子读小学，女儿读大学。彭菊华47岁。一下子要养两个孩子，手头紧了起来。她做了一个决定，从单位里申请提前退休，下海“从头开始”。

接到申请的单位领导，找她谈话：“你两个孩子，负担很重，你要考虑清楚。”

“以后的事情，不知道的。”彭菊华很坚决，“路不是想出来的，路得走出来。”

她走了一条全新的路：从事涉外家政。

在这条新路上，一切从头学起。学礼仪，“笑起来的时候要露八颗牙齿。”第一次学英文，从打招呼、日常用语开始学。培训老师说，外国人中文名字记不住，老王小王，这些还可以叫叫，像菊华，这种名字，对老外来讲就复杂了。她一眼相中了“Christine”。读起来朗朗上口又大气。就它了！当年彭菊华做家政，从彭浦新村到古北有一定距离，一来一去很花时间，她就住在老外家里。工作就是一扇“世

界之窗”，在老外家里，全世界的文化，向她敞开大门。

岁月一晃而过。一家人住在彭浦新村，转眼住了快40年，房子比人老得快，落雨就漏水，被子铺盖潮乎乎、湿漉漉。一刮风，窗门咣咣作响。每到此时，彭菊华和丈夫拼命拉着窗把手，怕风要吹过来。

挺刮的公寓房子老了。老房子里的艰苦岁月，许多人尚记忆犹新。等老屋动迁离开，又搬回彭浦新村，他们探访友邻们的新家，每一家的家居、居住格局都翻新了，彭菊华去老邻居家里串门。几乎每一户人家“梦想的日子”都是搬到新居：有人喜欢清清爽爽北欧风，小辈想要“看不到房门”的私密空间。

老邻居们在言谈间，讲到曾经的生活：厨房间是黑乎乎的，像一只山洞。没有干净的落脚点。邻里相伴，度过一段苦日子，一层楼面八户人家，只有两个厕所，谁要赶着上班，“咚咚”两下敲敲厕所的门：“朋友，快一点。”

彭菊华准备新春饺子的时候，住在另一栋楼的陈素林，正在和老邻居相约一次新春的会面。陈素林戴一顶鸭舌帽进进出出。在彭浦新村老房子，他曾经住五楼，上了六十岁，见到楼梯有压力，尤其看到年纪更大的人，拄杖爬楼，如同登山。“现在有电梯，顺畅上上下下，买菜没心事了。”陈素林夫妻俩是双职工，他们和邻居家各

有一个孩子，两个孩子差不多岁数。夫妻俩工作忙，孩子由邻居帮忙照顾，邻居帮着接送，在邻居家写作业，等到夫妻俩回家再接管。孩子双双长大了。去年12月搬回彭浦新村，各家的房型不同，散住在不同的楼里。等安顿好各自的生活，邻居之间互相串起门来。陈素林打开家门，展示起居住格局：主卧22平米，次卧8平米。主卧辟出4平米做一个小客厅，可以摆一张折叠八仙桌。四个圆角翻出来就是“圆台面”。主卧给老婆，次卧自己住。

邻居们夸赞：“陈师傅对老婆真好！”

陈素林笑笑说：“上海男人，都是这样的。”

他在家辟出一个小客厅。折叠八仙桌翻开来。他有老一辈的习惯：年初一走亲戚，年初三，小辈开车出门玩，“年轻人想要四处转、热闹”，老夫妻留在家中。房间辟出4平米的客厅发挥了作用，旧日的邻里聚在一起。陈素林夫妇一早就去买小菜，时近中午，一麻溜的小菜上桌了，炸春卷、油煎带鱼……

小聚会之外，还有大“派对”。彭浦新村的邻居过了一个集体年。“从来没见过这么‘闹猛’。”小时候在石库门里“你来我往”的日子又回来了。这个年，邻居们聚到了一起。有老邻居，也有不熟悉的面孔。

彭菊华被分配了任务——包水饺，招待邻居，招待采访的记者。水饺纯手工做，

头天晚上采购油盐、食材，喊来“90后”小青年帮忙一起切肉、做馅。馅子里有冬笋、大白菜、肉馅。冒着水蒸气的饺子一出锅，就被人们的眼光锚定了。先到的邻居吸了一口汁水，“哇，太鲜了。”——这里面这么多“货色”，哪能会不鲜！

700只饺子一抢而空。有邻居跑过来，得意洋洋地对彭菊华说：“我吃了30只！”

在彭浦新村集体的新春“派对”里，主办方征集“百家菜”，每个人带一个菜到现场，并参与评比。参赛者八仙过海：油爆虾、油焖大虾、水晶鸭舌、干煎带鱼。彭菊华做了一道沙拉。沙拉是上海年夜饭的特色菜，它是西式的，又是中式的，原料有苹果、洋山芋、芹菜、沙拉酱，还特地到网上采购三林红肠——这是上海沙拉的灵魂。这道菜也得50多元，虽说面貌朴素，但论其中的讲究、“内涵”，应当丝毫不让大鱼大肉。

新春派对开场了。好菜太多了，彭菊华的沙拉风头，被毫不留情地比了下去。油焖大虾是最时髦的菜，先到的邻居会给后来人做测评：大虾不能错过，大厨手笔，晚了就吃不上了。大虾的“作者”叫沈云冲，皮肤黝黑，穿一件运动装，他平时低调，闷声不响，家内事务一把好手，和谁都能合得来。在2014年，沈云冲的妻子去世，他独自居住，和租客邻居交了好友。邻居是饭店里的大菜师傅，荤菜烧得好。一日，

大厨尝了一下沈云冲的菜：“哟，你的素菜烧得好。”

沈云冲说起来有点得意。他能烧很多菜，还有想象不到的组合。比如，他从老家海门人那里听到配方，“豆瓣蛋汤，芋艿搭黄芽菜”，看上去浑身不搭界的东西，一经他手，“烧出来都说好吃。”他和“大厨”搭伙做饭，这“一荤一素”就这么凑了对，在等待彭浦新村动迁的几年里，两个男人一道买汰烧。他们从来没争吵过，谁多一点少一点，谁都不计较。邻居变成老来伴。

在新春“派对”里，人们在餐桌前鱼贯而入，在美食前如梭流转。老邻居碰头，新邻居交了朋友。就像彭菊华在外国人家里的感受。“吃饭不是中国人的圆台面、八仙桌，他们会走来走去。”当年，刚做涉外家政的彭菊华，在老外家里看“西洋镜”：有大厨师烧了凤尾虾，托盘托在手上，在人群间穿梭来去。食物不只是填饱肚子，那还是一个冒着热气的、友谊的漂流瓶。沈云冲的大虾、彭菊华做的沙拉，不知道这些美食，会随着如潮的人浪，到了谁的口中，让人尝到这一瞬间的温度，在“这个好吃”的一句推荐中连接，让食物和人一道记住。

老房子里的人，也会分享一顿饺子。过年包好饺子，一盆家里吃，另一盆分邻居，饺子如击鼓传花，从东家传到西家。老房子里的厨房，灶头和灶头相连。年轻

人讲究的“边界感”，在老房子是天方夜谭。锅碗瓢盆混在一起，没有楚河汉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到一辈子的好朋友。

会下厨的人各显其能，会包饺子、带小菜，不怎么会烧饭的人，也可以当作客人随时出入。温雅的忻律师不烧饭，他不喜社交，但看到这番新春好景，也来沾沾喜气。“从来没看到过这么闹猛的春节。”他年轻时是知青，曾经在插队当地的政法系统工作，后来又做了一名持证律师。回到上海住在彭浦新村，他是小区里的公益律师。普法宣传之外，给社区做义务的法律咨询，他是一个“树洞”：年轻人的婚姻职场、创业者的商业纠纷、夫妻关系，大小事来找他。老娘舅在社区里摆一只摊头，从下午六点，能开到晚上。“生意好得来不得了。”

忻律师住在18层，窗门一打开，眼前豁然开朗。彭浦新村的老炮台还在这里，老邻居在这里。等到安定好，他们还会看到，熟悉的忻律师也在这里，他还会再“出摊”。生活翻新，而人情未变。生活的“新”和“旧”，融合在一起，时光穿梭其间，像在调制一杯特别的鸡尾酒。在彭浦新村的新房建成、忻律师一家打算搬到新家时，夫妇俩在行李中，忽然发现了一床上海牌被单，品相崭新。看着这床被单，怎么想不起来龙去脉：“这到底什么时候买的？”这趟搬家，这床压箱底的新被套，正好派

上了用场，当成是时间穿越而过，伸出手来，馈赠了一件礼物。

尽管时间过去，有些画面像是出现在昨天，就和忻律师的这床上海牌被单一样。彭菊华记得，在她第一次踏入外国人家门的时候，紧张得手心出汗。“好像背后有一双眼睛盯着”，走出家门，就像新手学游泳一样，终于浮出水面，大吸一口气。当时间过去，彭菊华和印度女主人成了朋友。在女儿诞下外孙后，彭菊华提出辞职，回家照看孙辈，女主人一再挽留。他们不再是主雇关系，不再生活在一起，却是很好的朋友。老板娘来参加外孙的满月酒，他们每年过年问候“happy new year”。他们还一起去旅行。彭菊华的屋子里，摆着老板娘全家的照片。

乔迁新居的喜讯传到老板娘的耳朵里，Christine，乔迁新居，她用激动的语气说，very very beautiful！

彭菊华把新家的视频发给老板娘，有些得意地说，特地买了一个大冰箱摆在新家，可以装各种“宝”。此举又被丈夫戏言“学坏了啊”：“直播间里，东看看、西看看，这样好，那样又好，买了一大堆。”

老板娘一日来电，对彭菊华说，Christine，不要买太多东西，“少就是多”！她觉得老板娘说得对，但忍不住要买。厨房的大锅炖上了苹果萝卜汤，可以当夜里点心，也可以做平日茶水，生津止

渴。灶台上有平底锅、不粘锅，还有一只手端不动的珐琅锅。一溜的锅子在灶头上铺满，“有锅，瓶瓶罐罐，就有烟火气。”

老板娘即将到彭菊华家作客。彭菊华想起，老板娘一家喜欢喝咖啡。老东家的孩子们已经是大人了。两个孩子，一个挽左手、一个挽右手。“Christine, be careful!”

“老外好的地方可以学”，彭菊华想了想，老外不好的地方，比如“夜里向，不到两点钟不睡觉”。老外聚会常到凌晨还不停，昏昏欲睡时，三杯咖啡喝下去。彭

菊华讲，这一点不能学：这身体怎么吃得消？

咖啡机置办好了，放在餐柜里。一切就绪，只等友人来访，她好像已经听到了老板娘的赞不绝口。外国人、中国人，有趣的文化拌一起，就像她在新春做的蔬果沙拉，有洋山芋、苹果。邻居们细品一下，“苹果放得比洋山芋多”。在“新春派对”的尾声，彭菊华本来打算，剩下的沙拉打包回去吃晚饭，后来，如风卷残云，沙拉都被邻居们吃完了——看来，老邻居们，多是“识货朋友。”

—— J.A ——

(本栏责编：杨晓晖)

麻生天地间

卢永

几乎每一年母亲都会种下一些麻。麻，毫无黍与稷的娇贵之气。无需翻耙耕地、浇水施肥，即便土地不够肥沃，在低洼处，屋前屋后抑或一些废地，春天撒下麻种，初夏时，就会长出一棵棵挺拔玉立的麻，初秋就可以收割了。《中国农谚》曰：“种麻要稠，种谷要稀。”虽然，村民们不一定说得出这条谚语，但多年的种植经验早已熟稔于心，因此，所有的麻地都是密植。诗经《王风·丘中有麻》中写道：“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将其来施施……”不仅给我们展现出了一幅表达美好爱情的意境，也让我们从中看到了古人种麻的迷人场景。短短几个月的工夫，麻就长得有一两人高。麻生得笔直，浓密地挤在一起，一片片青绿色的麻叶从根部一直长到头顶，几乎连风都很难穿过它们。整个春夏，一片麻地就是绝好的一处风景，尤其是雨后，青翠的麻，身姿挺拔、妙曼修长，犹如列队的士兵，整齐而壮观。麻叶狭长如柳，有竹叶般的俊秀，麻的主干和茎叶上都长满了细密的刺，很是扎人。但麻地却成了麻雀等身体灵巧的鸟雀很好

的藏身地。每个清晨或者黄昏，大量的麻雀聚集在那里，叽叽喳喳地喧闹，觅食，一飞而起，很是壮观。寂寞的田野，也因为它们而有了生机。

麻叶的味道很是好闻，有股淡淡的清香。小时候，不论是在上学的路上还是放学后，路过一片麻地，我总喜欢摘几片嫩麻叶，放在手心里揉搓。柔嫩的麻叶，揉搓几次后会渗出清绿色的汁液，把双手放在鼻子前，一股浓郁的清香味便扑面而来，顿时让人神清气爽。麻叶是很好的喂养家畜的青草料，第一次打麻叶的我吃够了苦头。因为不懂方法，我钻进了麻地打麻叶。才刚进去，我就发觉自己惹了麻烦，衣服被麻的刺挂住，手背上也拉出一道道的血痕。我几乎大哭起来，却只得硬着头皮忍着痛，退出麻地。乖乖地站在地边一片一片地打麻叶。

坚硬的青麻可以用来做鞭子，那是男孩子最爱。笔直的麻，去掉麻秆上的叶子，在麻根处合适的位置掰断，把上半部分剥好的皮均匀撕成三缕，像编辫子一样编个麻鞭子，用手攥住鞭杆，抡起胳膊，

使劲往空中一打，发出“噼啪”的一声清脆巨响。聚在一起的男孩子们，比较谁制作的鞭子发出的声音最响亮，那绝对是一件特别自豪的事情。爱美的女孩子们则采集些麻叶，头天晚上将凤仙花花叶和少量明矾，放在蒜臼子里捣成泥状，敷在指甲上，用麻叶裹上，再用线扎紧。第二天早上，解开麻叶，指甲会被染得红红的，像一颗颗晶莹发亮的石榴籽，一如她们似水的豆蔻年华。她们则三五扎堆地凑在一起，伸出手指，比较谁的指甲染得鲜红艳丽，每个人眼里散发的光别提有多清亮了。因为麻笔直纤细的特点，家乡人喜欢用“尜杆子腿，麻杆子腰”来形容一个女孩子身材苗条，很是形象。

麻，是坚韧的植物，因表皮富含纤维，抗倒伏能力极强。五六月间狂风暴雨说来就来，此时，麻地就像平静的海面上突然掀起了一阵巨浪，波涛汹涌，此起彼伏。狂风过后，有的植物如油菜、小麦等被吹得东倒西歪，匍匐在地，麻则安然无恙。秋日，虽说麻叶变黄大都零落了，可收割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准备收割麻前，农人们会把镰刀全都磨得锋利明亮，先用左手握住一棵麻秆，然后将镰刀用力地抡向它的根部，一棵麻便倒下了。砍麻时总在地边四周留一至两行不砍，那是留作麻种用的。青青的麻很是沉重。将麻一捆捆地扎好装上板车，拉回家，同样很是费力。“沤

麻池水里，晒枣日阳中”，麻拉回后，男人们会在屋门前、后约齐腰深的池塘水里沤麻。

《陈风·东门之池》曰：“东门之池，可以沤麻。彼美淑姬，可与晤歌。”东门外面护城池，可以用作沤麻塘。栽下四根木桩，然后把成捆成捆的麻，码放在木桩中间，用铁锹挖出黑污的塘泥，覆盖在上面，沤麻。沤麻的制作传统由来已久。很小的时候，父亲沤麻时，我总是避而远之。因为将散发着腐败气息的塘土挖出，盖在青麻上混合的气味很是难闻。更麻烦的是，沤麻一周后，还得翻麻。将码放在底部的麻，翻上来，再盖上塘土。谚语说：“吃了一杯茶，误了一池麻。”沤麻是个技术活，火候很重要，生则难剥，沤过头则影响纤维质量，甚至腐烂。有经验的村民一般通过观察水泡来判断麻的发酵情况，决定起池时机。

每年有一段时间，尤其是麻沤熟后的深秋，村子里都弥漫着一种难言的腐臭味道，它让我头晕目眩。可说不清为什么，大人们似乎对此并不在意。他们每隔几天都会下池塘，抽上一两根麻，看看麻皮是否脱离麻秆。麻沤熟后，父亲会把它们一捆一捆地从池塘里拖上岸，等待母亲空闲时把麻从麻秆上剥出来。剥麻时，同样很脏，即便母亲系着围裙，可剥完麻后的她，依然会满头满脸的污泥水。但看母亲剥麻

真的是一种享受。母亲坐在板凳上，拿起一棵麻，从根部分瓣剥开头，左手攥着麻披头，右手拇指、食指、中指拢住麻秆，左手用力撕拉，麻皮抓在手中，麻秆穿向左前方，就听“嘶啦”一声，一整棵麻皮便剥了下来。一捆麻剥完后，母亲将麻皮放在清水里涮洗，干净后，拿到空旷处晾晒。母亲忙的时候，有时会让哥哥姐姐们去剥麻，姐姐们喊我时，我总是逃之夭夭。可等到再大点时，我终于明白了，麻，对于一个乡村女人甚至一个家庭，意味着什么了。而每次回想起，我想方设法逃避剥麻的举动时，内心便涌上难言的愧疚。当然，如果谁家的麻剥不完，怕淋了雨水发霉，邀请邻居帮忙，邻居一定会欣然相助的。招待的饭菜，哪怕再简单，邻居也不会介意，那浓浓的邻里情，早在朴实的言语中铺满整个心胸。

麻皮经阳光晾晒后，便成了一缕缕、一人多高的麻丝，原本青绿色的麻皮变成了金黄色，和现在满大街女人们栗色的头发极其相像。所以家乡人把麻叫做黄麻。黄麻纤维粗糙、耐磨性强、散水性好，《图经本草》中，详细记载了黄麻可制麻衣、麻绳、麻袋的用途。小时候，每到夏天，最让人头疼的就是蚊子了。防蚊，全靠手工编织的黄麻线蚊帐，蚊帐很是结实耐用，即便十几年也不会坏。端午节，家家户户除了摆放艾草外，还用黄麻编制各

种形状的挂饰，驱邪避凶，祈求平安。

《礼记·内则》记载：“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执麻枲，治丝茧……学女事，以共衣服。”古时，女孩子到了十岁就不能再外出疯玩，得开始培养自己的淑女品德和性格，习练制作麻绩，养蚕纺丝，织布制帛，学习女红，做衣服。麻的用处实在是十分宽泛。范成大在《田家·昼出耘田夜织麻》里写道：“昼出耘田夜织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这首诗，真实地描写了我国古代农村夏日生活中男耕女织、其乐融融的场景。古人以“桑麻”喻农事，由此可见桑麻在我国农业中的重要地位。桑麻，不仅仅是必要的经济行为，也是宁静安定的象征。

剥离麻皮后白白的麻秆，轻轻点燃便蹿出火苗，它既不像麦秸的火苗那样柔和也不像木柴的火苗那么烈性，是蒸馒头、炒菜的好柴火。在那买不起玩具的年代，小小的麻秆成了农家孩子眼中的宝藏！我们手持用麻秆、铁钉、橡皮筋制作的手枪、冲锋枪，学着电影里游击队员的模样，在树林里尽情地玩着捉迷藏和追击游戏。我我摇着用麻秆、火柴盒、橡皮筋、筷子做成的摇鼓，学着摇鼓货郎的模样，吆喝着走街串巷，逗得大人们哈哈大笑：“这孩子、这孩子……”那次声笑语溢满我清贫却又幸福的童年时光。

麻还是很好的制作混凝土的辅料。在乡村，不管是盖房子所用的混凝土还是用来简单的糊墙，都离不开麻。那时，几乎家家都住着土房，农人们建房并没有水泥。将熟石灰、麦壳、黏土、剁碎的麻，按一定的比例混合，加入水搅拌便成了混凝土。有了麻掺入的混凝土砌起来的房子结实而耐用，虽历经数年风雨，依旧牢固。黄麻还能入药，《本草纲目》中曾记载，黄麻的根部有治疗腹泻、麻疹、清热解暑、消肿之效。

在家乡，秋种完毕后，对于一年四季忙碌的乡村女人们来说，终于有了一大段闲暇的时光，可骨子眼里就勤快的女人们，根本不会让自己清闲下来，这时，麻丝便派上了用场。几乎每个庄户人家都有一个线锤，用来纺线。把约二十厘米的牛腿骨，中间钻了一个洞，插入结实的一端带有倒钩的竹枝，便做成了线锤，用来把麻丝制成麻绳。农闲下来的女人们，在秋后的早饭过后，抑或阳光很好的傍晚会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她们端着竹筛，筛子里摆着麻丝、剪刀、线锤、针线等物。两根麻丝往线锤上一系，女人们用手旋转线锤，随着旋转两根麻丝便麻花一样地扭结在一起，女人取下麻，两端打个死结，一条简单的麻绳便做成了。这样细细的麻绳，大多用来做布鞋纳鞋底用。女人把平日里积攒下来的废布头，洗净了晒干，用麦面掺

水熬成浓浓的糨糊粘在一起，粘成面积很大的一块，晾干。根据脚的大小，剪成鞋样，沿边包上白布，便开始用麻绳纳鞋底。女人们左手拿着粘裁好的多层鞋样，右手用锥子扎眼。然后将穿在粗针上的麻绳穿过去拉紧。有时还会把针在头发上划一下，以便让针更光滑，容易穿过那细细的孔。一下一下，单调却富有韵律。厚厚鞋底随着针线的穿梭，便出现一个个、一排排，错落有致、均匀细小的麻点。女人的针线活，做得越细，鞋底的线头越少，就越说明这个女人的女红好。而女红好的女人，在村子里是会受到村人称赞的。年前，女人们大多会将全家人的布鞋做好，以待到新年，能让家人全部穿上它。而小时候的我，尤其喜欢随着母亲，看着她们围坐在一起，一边纳鞋底，一边聊着家常。那是一段静美而温馨的慢时光。

都说“心乱如麻”，但和麻打了多年交道的母亲有自己的看法。母亲说，一缕一缕的麻丝从头扎好挂在墙上或摆在箩筐里，是如何也不会乱的。即便糨杂在一起，只要稍微用心也很快就可以解开。人最怕的是，自己的心先乱了。勤劳能干的母亲和众多农村妇女一样，哪怕再贫穷的日子，也总能把家里操持得满是温馨。缝缝补补中，一针一线都显得齐整、条理。素净，是母亲挂在嘴边最常见的词，也是她最主要的审美观。农田里劳作一辈子的母亲，

给人的感觉是素净的，她的衣着也是素净的，如同一支苍翠的麻，不枝不蔓，毫不张扬。

大一那年暑假，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我留在学校所在的城市打工。尽管我十分卖力，但我所挣来的工资还是和所需的学费及生活费，依旧有不少的距离。无奈中我只得求助于父母，约定好了时间，我到长途汽车站去接我的母亲。当人群如潮水般地涌出站门外时，站在十几米远处一直观望的我一眼就看到了脚穿一双半旧布鞋，满头白发的母亲。说不清为什么，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汹涌了起来。身上背着厚重包裹的母亲，除了给我带来学费、两件毛衣、家乡的烙饼、炒熟的花生外还有四双布鞋。她把东西匆匆地交给我，简单地交代我几句，要努力学习，照顾好自己的话后。顾不上吃饭，为了节省住宿费，母亲便返回车站内，立即购买了返程车票。那四双布鞋，我一直穿到大学毕业，它们整整伴随了我两年的时光。每次准备穿上布鞋，在我凝视着它白色的鞋底，黑色的鞋帮和那些用一根根麻线缝制起来的细细的针脚时，我的眼前总会浮现母亲在院落、在灯下，一针一针专注地纳千层鞋底的情景。而那一双双黑白分明，结实耐穿，带着母亲体温的布鞋，也让我在异乡的风雨中，多了份坚韧与温暖。

母亲老了。当我在城市立稳脚跟后，

我把她接到城市生活，她早已不再做布鞋。这些年，在城市的风尘中，我脚下的鞋换了又换。家中的鞋柜，也摆着上班穿的皮鞋、健身用的运动鞋、夏天穿的皮凉鞋、寒冬穿的保暖鞋等各种鞋子，可唯独没有布鞋。记得几年前，我在一家鞋店发现了手工布鞋的身影，虽然价格不低，但我还是买下了。只是让我想不到的是，用来做布鞋的麻线被棉线取代了，而且它的底子是一层层用胶粘上去的，仅穿了几次，鞋帮就被撑破，鞋底也开了胶。自此我再也没有买过布鞋。

大三那年，我和现在的妻子小桃谈起了恋爱。我很爱小桃，遇见她，我的世界一下子明亮了起来。小桃是个城市女孩，她的家境很好。小桃长得小巧可人，温柔聪慧，可在她身上丝毫没有城里女孩的娇气，反而很是朴素，她最爱穿的就是麻布衣服。小桃送给我的第一件衬衣，也是麻制的。加工后的麻料，质地细腻，颜色淡雅，穿在身上很是舒爽，即便夏季出汗，也不会沾身。这件衬衣质地很好，我很是喜欢，穿了二十余年虽然有些落色，但我依旧珍藏着。《蜉蝣》中的“麻衣如雪”，郑玄注：“麻衣，深衣也。”但麻衣，绝不止一种样子。麻衣，可以是王侯不厌其细的深衣，也可以是贫者透气耐久的劳动服，可以是文人雅士不饰朱紫的一身傲骨，也可以是修行人“麻衣草座亦容身”的清静之心。麻，

在不同人身上，有不同的样子；在不同人眼中，是不同的表征。它可以是权利等级，也可以是清风明月。

自麻种落地，到长成青青的麻，再经过沤熟，麻秆与麻皮脱离变成一丝丝的黄麻线，麻便完成了麻生。麻，没有艳丽的花朵，也没有好看的外表，但麻却在无人的野地自成风景；麻，曾是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用品。麻生短暂，但意义非常。麻，是我童年的记忆，青青的麻，在我的童年仿佛一直绵延着，从密密匝匝的幼苗，瞬间长成密不透风的青纱帐，我的故乡就被层层莹润的绿包裹着、浸润着。而我也一直认为，那些修长的挺拔的青青的

麻，就是环绕着我们村庄的士兵，默默地守护着我们。如梭的时光里，麻已经渐渐渐远了。可它那婆娑、繁茂、曼妙的姿态和清香的气息，却一直在我心里，没有走远。我更怀念乡村生活，那挥之不去的人间真情。

荀子《劝学》中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离开乡村很多年了，可我一直记得，有一种植物叫做麻，它很普通，但浑身都是宝。它没有弯曲的心事，即便在荒野，在贫瘠的土地上，依旧坚守一片净土，在天地间笔直地生长。麻，不扶自直的品质，更是我多年于大地上行走时，一直仰望的姿态。

—— J_4 ——

乡戏

金 毅

爱上越剧，在浙江，是不由自主的，也是欲罢不能的。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心化了一地。

山里人听鸡鸣狗叫方便，听鼓瑟吹笙困难，耳朵能找到的大多是来自天籁的乐趣。因此，我老家许多上点年岁的人，看戏、听戏、唱戏成瘾，尤其在“娱乐基本靠吼”的年代，戏曲充当着“大众情人”的角色，像流行歌曲一样被爱得如痴如醉。

越地山娇水柔，越人秀外慧中，糅合了越地俚文和越人性格的越剧，吐字发音都带着浓郁的本土风味，口口相传，凡有袅袅炊烟处，就有悠悠歌声起。乡亲们自娱自乐，无论有人无人，厨房地头，走路钓鱼，纺线洗衣，走夜路壮胆，甚至在田里扶着犁耙赶着牛，来了兴致，鼻子一哼嘴一张，装在心里头那架上满了发条的留声机，就旋转起来，喉咙自动播放越剧的段子，唱词是早已烂熟在脑子里的，抑扬顿挫，九曲回肠，掺杂着早饭吃下去的臭花梗的气味。

山野开阔，有高山流水，却无“知音”；有莺声燕语，却无“毒舌”。老牛似懂似

不懂，有时停下吃草，扬起头“哞”的一声，像是应和喝彩，又像是发泄不满，把鸟雀吓得张翅高飞。唱到畅快处，草木伴舞，虫豸伴奏，高天流云，真个逍遥自在，生活的重荷减轻不少。

歌声悦己，心头春风拂柳。

一

我们大石人，不叫“演戏”，叫“做戏”，演员叫“做戏人”，非常大石化，能闻到浓厚的泥土味。

做戏的舞台，设在村里的祠堂里。

浙江的农村祠堂，属于宗族公产，也是宗族文化的代表符号，在封建宗法伦理自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但源远流长，而且遍地开花。成气候的村庄，必有祠堂矗立，像现在无处不有的“文化活动中心”，属于标配，也可以说，是陪着村庄慢慢变老的原配。观其数量，在全国恐怕都能名列前茅。这要得益于浙江自古以来，乃富庶之地、鱼米之乡，仓廩实而知礼节，锄头杆向来敬重毛笔杆，讲究仁孝礼信，尊祖崇宗，追远报本，血脉传承。

当然，有钱也不敢建宗庙，那是天子独享，士大夫以下岂肯拿脑袋开玩笑，退而求其次，大兴土木建祠堂，雕梁画栋，富丽堂皇，宏伟气派。

祠堂千千万，造型各有千秋，但其核心部分，都有一个装饰华丽的戏台子。

大石岭下村，大体上说只有两个姓，全盛时人口过万，这也说明两姓的祖宗，似乎早就懂得“人口是最大红利”的个中奥义，在繁衍后代方面十分勤奋，不用扬鞭自奋蹄，成果喜人，厥功至伟。因此，大兴土木，祠堂建了两处，姓金的家族修了“金氏祠堂”，姓陈的家族修了“陈氏祠堂”，虽自立门户，却和谐相处，风格相近，像出自同一个设计师之手，规模亦不分上下，各自供奉着自己的列祖列宗，逢年过节，也会各自响起“咚咚锵锵咚咚锵”的开戏锣鼓声。只是陈姓人少，祠堂稍显冷清。

无疑，这是最草根的舞台，也是戏曲最接地气的摇篮。

余音绕梁，一唱三叹，不绝于耳，越剧在民众中不想普及都难。

二

我童年的夜晚，最为难捱，过得无味而潦草，总是找不到乐子可以活动一下闲得难受的小筋骨。

电视机、游戏机、录音机，反正需要用电而名字后缀一个“机”字的，都还是“王谢堂前燕”，不曾“飞入寻常百姓家”，手电筒是唯一的家用电器，大人半夜三更去田里放水用。因为缺电，老师连作业都很少留，让我们从小就为如何打发漫长的业余时间而处心积虑。村里有个小水电站，发电机大部分时间保持沉默，像个哑巴蛋。乡亲们要照明，点一盏煤油灯，芯火如豆，光线微弱，三米开外重陷黑暗。即便如此，大人们也要早早地把孩子撵上床睡觉，不是教育我们养成早起早睡的良好习惯，而是煤油金贵，能省一点是一点。夏天稍好些，凉风吹拂，蛙鼓阵阵，星星月亮挂在天上，我等孩子们可以吸溜着或长或短的清水鼻涕，不时吹几个涕泡玩，像一群结实的小猪仔，到大晒场上撒欢，玩老鹰抓小鸡之类的游戏，不然就借着月光去溪坑稻田，逮些严重丧失警惕性的螃蟹、黄鳝打牙祭。冬天的乡野天寒地冻，万籁俱寂，我们只能钻进被窝，像钻进泥里的黄鳝一样“冬眠”。

黑夜像一个空荡荡的洞穴，吞没乐趣，只有到了“做戏”的日子，我们才能把乐趣重新捡回来。

三

剧团进村，不像鬼子进村那般偷偷摸

摸，而是一路张扬，敲锣打鼓放鞭炮，意在驱邪避祟，净化场地，保障演出顺利，也有吸引人们注意，起到广而告之的宣传效应。

戏班子来的消息，跑得比风还快，幸福来得很突然。老少爷们无不喜上眉梢，欢欣鼓舞，看戏是农村最高规格的精神享受，比起听老人讲古，看黄鼠狼偷鸡，支使长颈鹅追啄光屁股男孩的小鸡鸡，都提升了无数个档次，有戏看的日子是个好日子。

能莅临鄙村演出的，一定是价格便宜的民间艺术团，说白了就是“草台班子”，来自越剧的发源地——嵊州一带的居多。演员的技艺基本上通过师徒传授，或业余爱好自学成才，戏文烂熟在肚子里。他们平时散落在各村各户，农忙还要干农活，一旦有人上门联系，他们便放下镰刀锄头，抖落“某某越剧团”旗帜上的灰尘，为同一个梦想而集合到一起，就像“散是满天星，聚是一团火”。演戏都选择在农闲季节，这样演的人有空，看的人也有空。剧团一般有十来个人，人多了不行，多一个人就会多分走一份钱，带上几块布帘几身行头，跑龙套的兼职脚夫，抬戏箱，扛道具，进村入乡，走南闯北，像游击队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也不能因他们是“草台班子”，就小看了这样的“团”，没有灯光音响字幕，以及复杂的道具，全凭本身的动作和唱腔，

更体现出演员非乌合之众，有些台柱子的业务水平颇高，一颦一笑风情万种，一抛一收水袖长舞，有板有眼，一个字能唱一分多钟，有时她刚拉长音，内急的观众匆匆上个厕所回来，她的嘴还没合上。

功夫是了得的，印证着高手在民间。只是生不逢时，那时官方没有“星光大道”，民间没有“抖音”，想走红，水陆两路都交通不便，人才只好埋在村级祠堂里。

当然，也有凑数的，光会嘴上“唧唧呀呀”地唱，做不了高难度动作，有时候屁股冲着观众，犯了舞台大忌自己还浑然不觉，直到观众嘘声不绝，才回过神来。总体来说瑕不掩瑜，失误不算多，要不会砸牌子，坏事传千里，今后没人请。最值得称道的是他们态度认真，一板一眼从不糊弄事，也不偷懒，记得一位脸上的褶子多得跟折扇似的老演员，一把老骨头把后空翻摔成大马趴，不好意思地爬起来，连连作揖。还有一回，一位演林黛玉的半老徐娘唱串了，唱着唱着就拐到《打金枝》上去，急得贾宝玉直冲她挤眉弄眼，老林黛玉发现自己唱拧巴了，仍硬着头皮将这一段唱完，然后匆匆下场。观众听得一头雾水，反应过来哄堂大笑，没想到总是哭哭啼啼的林妹妹能逗个乐。也有个别演员，因出场密度太高，嗓子高度疲劳，可精神依然可嘉，一副破锣嗓子照样吼得歇斯底里，好像以此告诉观众，自己既然德艺不

能双馨，便以德独馨，起码态度端正。

县里的专业剧团，现在卖门票都有困难，那时却是我们很难见到的。据说凤冠霞帔，阵容华丽，花旦美如天仙，我们村有人有幸看过一次演出，便把该花旦牢牢铭记于心，在村民面前夸夸其谈，从青年一直持续到晚年。正规的团体，对我们来说高不可攀，那可是瑶台仙乐，霓裳飘香，都盘旋在九霄云外。

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似乎相隔千山万水。

四

村里唱大戏，不会凭白无故演一场，因为缺钱。

即使遇到风调雨顺好年景，农民手头也紧巴巴的，油盐酱醋是刚需，吹拉弹唱先靠边。

广播里说，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咱父老乡亲也认为此话有理，可觉得抓什么都不如抓庄稼地的害虫更要紧，如果双手空着了，不如抓几条泥鳅下酒。

那图个啥呢？重阳、中秋、除夕等大节到了，村里的头头脑脑经过密商，意见很快统一，必须闹出点喜气和热气来，这关系到村庄的荣誉，村子一年到头晚上黑灯瞎火，冷冷清清，于祖先面前无法交代，

与邻村相比没有面子，因此，做戏的事上升到祭祖的高度，便神圣不可或缺。

于是，咬牙也要到外地雇一支戏班，村里钱富裕时连唱三天，手头紧时唱一天，实在没办法时，用几担稻谷作交换也要弄出点动静。长辈人心里明白，还有一个秘密愿望需要完成，天地要拜，祖宗要敬。

管着人间冷暖的各路神仙都要意思到，但大环境不允许，破“四旧”，铲除封建迷信，草木皆兵，不可违逆，谁吃了熊心豹子胆也不敢往枪口上撞，既然不能明目张胆地烧香点烛、敬酒供果、叩头跪拜，只好采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战术，可劲儿唱几出大戏，鞭炮一放，锣鼓一敲，歌声一起，给隐身团结在祠堂周围的先祖们，以及对人间疾苦明察秋毫的仙界各部门领导，举办一场节日慰问演出活动。以此告诉列祖列宗，我们活得好好的；也以此求告诸神仙，戏你们听也听了，看也看了，希望保佑我们继续活得好好的。

不独如此，谁家喜事临门，需要隆重庆祝，若家底殷实，也会请戏班子来唱上一天，其间主人站在台上，或者请演员将糖块坚果大把大把地往台下撒，大伙一起乐呵乐呵。

五

做戏的夜晚，锃亮的汽灯把祠堂照耀

得如同白昼。

最兴奋的是我们这些熊孩子，平时散养着，无所事事，这下像打了鸡血，精神焕发，乐不可支，而且不用排队买票。当然，我们小屁孩欣赏不了戏曲的精妙，看不懂一招一式，分不清什么小旦花旦、老生大面，不在意水袖能甩多远，别说“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就是接二连三地再掉下十个八个来，也休想让我们春心荡漾。总之，兴趣点不在舞台上。

卖小吃的摊点，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对象。迈进祠堂大门口，便有一位年近80岁的老太婆，脸上的皱纹纵横起伏，态度和蔼可亲，说话轻声慢语，点一盏小油灯，守着两只篾箩。翻仰过来的箩盖上，一只盛着小油赞子，指头粗细，1分钱一根；另一只箩盖里堆着小螺蛳，5分钱两勺，用汤匙量，舀起来时手要抖一抖，落下一两颗，用报纸折成的小圆筒装，一份正好装满。油赞子香喷喷，炸得金黄酥脆，只是不经嚼，咬三两口1分钱就没了，让人心痛。螺蛳用油炒，撒上小香韭，吃起来有点麻烦，找一条木板缝，把螺蛳尖尖的屁股塞进去，用力一掰，“啪”的一声，螺蛳断成两截，放进嘴里一嚼，肉被吸溜出来，油香韭香螺肉香混合，端的是好滋味。吃过一回，我就爱上了，总想当“回头客”，只可惜5分钱对我来说，是一笔“巨款”。堂堂三尺小村民，口袋却不给力，

只得把冒出来的哈喇子，咽回肚子里。

理智告诉我，如此重要场合，不能一门心思贪图口福，还有许多事情等着我去忙。

大人们看戏，一个个像鸭子似的把脖子伸得老长，聚精会神，心无旁骛，跟着笑跟着哭，一把鼻涕一把泪，入戏很深，为几百或者上千年前的爱情故事爱恨交加，根本顾不上我们。一出戏演下来，比如他们百看不厌的《梁祝》《柳毅传书》《追鱼》《红楼梦》等等，都要两三个小时，我必须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开展一系列上房揭瓦的活动。

其中一项是占领石供桌。我的麾下有一支军团，都在八九岁左右，猫嫌狗厌的年龄，来自左邻右舍，也有个别从邻村不远千米投奔过来的捣蛋积极分子。

队伍披挂上阵，腰里不是别着木头手枪，就是手里攥着木头大刀，还配备了弹弓、木箭等暗器，装备比舞台上还要复杂精良，常常模仿电影里的情节，把别的等量级军团当作鬼子的干活，杀得屁滚尿流。

石供桌作为中堂“高地”，谁占领谁胜利。为什么要大动干戈占领毫无用处的石供桌，我也不知道，反正每次祠堂做戏，这场战斗就避免不了。可能在每一个孩子的心里，都有刚萌发的血性要张扬，都藏着一个英雄梦，渴望做梁山上的好汉，信奉胜者为王。我们那一代人，打闹追杀，

很少日后会长成“娘炮”。

我们狼奔豚突，无所顾忌的阵阵喊杀声，经常扰乱戏场视听，容易引起后排大人们的不满。实际上我们风一样刮来刮去，一点都不比台上的演员轻松，但他们累能得到喝彩，我们累只会受到呵斥。一次，村里负责维护戏场秩序的家伙忍无可忍，他矮壮墩实，是个狠人，突然逮住我的“参谋长”，捏着他的衣领，像拎小鸡一样拎起来，扔出祠堂大门。我们也都是可忍孰不可忍，选了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把他家的烟囱堵了，报了此仇。

打仗的游戏，一般持续的时间不长，对方一败，人落荒而逃，我们只得鸣金收兵。还有什么事可干呢？只要用心研究，因地制宜，还是广阔祠堂大有作为的。

我无意中发现，悬空的舞台下方，是一片空地，而舞台木板因年久老化，腐烂出许多大小不一的窟窿，有时演员正好把脚踩在上面。我琢磨，如果站在下面，用小木棍往上顶演员的脚底，相当于挠痒痒，这时，不知道即将倒霉的演员正演得起劲，突然脚底一麻，没准浑身一激灵，或者痒得憋不住劲，“咯咯”大笑起来。演员“笑场”，一定能让全场观众莫名其妙，岂不是很好玩？对于风险我也做了充分考虑，大可放心，演员在台上演着戏，对来自脚底的异常，怒又不能怒，嚷也不好嚷，更不可能演了一半，就穿着戏服下台追将过

来。

经过深思熟虑，想好及时逃跑的对策，我找了根小木棍准备付诸行动，这时我却发现，男演员一般穿高靴，木头鞋底几寸厚，真的是隔靴搔痒，捅上去效果达不到预期。演小姐丫环的穿薄底绣花鞋，捅上去必定效果显著……

可意外的事情发生了，那位曾被扔出大门的“参谋长”找了来，见我鬼鬼祟祟的，充满好奇，我便把周密计划和盘托出，没想到这家伙对唯恐天下不乱的事，都充满激情，小脸兴奋得通红，并积极贡献馊主意：我们何不拿针刺？她们会痛得一蹦老高，那样更好玩！这厮的鬼点子就是多，说明封他为“参谋长”是有道理的。但是我略一沉吟，觉得要从大局出发，这一招阴损过头，便断然否决了他的建议。担心演员受伤，台上的戏就演不下去，恶作剧变成了伤人案，我们会成为全村广大人民群众的公敌，若被发现，挨一顿胖揍在所难免。“参谋长”却不以为然，坚持认为扎一针不要紧，不会瘫痪也不会死。而我坚决不同意，宣称要是这样蛮干，就撸了他“参谋长”的职务。显然这句话具有相当大的威胁性，“参谋长”只好服从命令，可表情仍然怏怏不乐，撅起嘴扭头就走，临走还表示从此不再与我肝胆相照，以及收回为我两肋插刀的许诺。听起来像临别分手赠言，从此与我一刀两断，但我知道

这不可能，他一般生气时就去捡烟屁股，抖出烟丝装在口袋里，献给他老爸抽，只要捡得多，他很快就能消气，还会回来找我，跟没事人一样，感情毕竟经过“战火”洗礼，友谊的小船不会轻易说翻就翻了的。

虽然计划流产，着实有些遗憾，可也避免了我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六

比起台上的节目，台下的热闹更能吸引我的注意力。

舞台前面的正方形天井，是年轻后生的天下，这些人二十啷当岁，精力充沛，荷尔蒙无处排泄，便发明了“挤摩搓”。这种情况，会出现在演员演得不好的时候，他们看得无精打采，听着索然无味，干脆发泄一下不满，相当于提“抗议”，个别时候也不是，就是年轻力壮不安分，故意制造闹场。

发起人也就几个精壮汉子，他们如果站在左边，猛然一齐用力，把上百号挤得密不透风的人群推向右边；右边的人群不甘示弱，一齐发力又把人群推向左边。就这样，来回推攘，人群像潮水一样，一会儿倒向左边，一会儿倒向右边，呐喊声如山崩、似海啸，一浪接一浪，淹没了台上演员嘹亮的歌声。

这种野性的爆发、戾气的宣泄、力量的张扬，经常会有人被挤伤，也有人的衣服被扯得稀烂。

我不敢上前，卷进去的唯一后果是被踩成板鸭。

七

几十年过去了，今天想来，童真最生趣，那时听到“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就想从空中掉下来，没有降落伞，怎么连门牙都没摔断一颗？听到“手心手背都是肉”，再翻看婆婆的手，手心有肉，手背都是青筋，大惑不解。

哪曾想，现如今，春如旧，鬓渐霜，脑子里杂草丛生！

台上台下，戏里戏外，真是人生如戏，生活何处不舞台。人的一生，不是在看戏，就是在做戏。看戏时，能喝彩处不吝惜，别人偶尔唱错了词，跑了调，也没必要捅人家脚底，挤摩搓，喝倒彩，让人下不了台。做戏时演好自己，演技可以不精湛，分寸却要拿捏精准，没必要百炼成戏精。也不必苛念才子佳人，企求出相入将，小生花旦，青衣丑角，合适就好，因为到头来都是红楼一梦，化作云烟。

试想，待到人生谢幕，几人此处有掌声？

方马老爹的牛

辛旭光

生在浦东乡下，有了牛戏不寂寞，斫了兔子草，候在草丰偏僻处，等着方马老爹（奶奶的弟弟）牵着大水牛来。老爹低喝几声“下！下！下！”牛头低俯。扳住牛角，踩到牛头，老爹又是一声口令：“升！升！升！”牛头抬至牛背，于是一蹬跃上牛背，汗重湿滑，泥腥蒸腾。老牛温顺如马戏团的大象，我就成了漂亮的小丑。三年薄粥买头牛。一头牛值半间房，主人从不骑自家牛。

老爹个小肚大，垂臂过膝，掌大若扇。每顿一大钵薄粥加三只山芋。干活赤膊，免得汗水浸烂土布褂子。架好牛车盘，牛也盖上牛眼罩，任它转多少圈，不晕不迷，牛尾甩得活泼，拍得牛牯黑蚊嗡嗡叫。老爹也捧一手稀泥，摔在前胸后背，蓑衣一垫，陷在草丛中呼呼睡着。牛乏了轰隆隆扑进泥塘。老爹跟着下河，摸上一草帽的螺蛳河蚌，可湃二两土烧。夕阳热风，老爹在牛后哼着：“六月里么车水苦，鸡叫做到鬼叫回，生活在自己手里，饭在东家屋里。”

牛命不沾荤，老天就给它三只胃，吃不够的草，日夜嚼个不停。老爹舍得半夜

为牛添把草，“等到耕田时，就分上和下。”一锅烟丝抽完，牛头上敲灭了烟灰，骂上一句：“牛吃稻柴鸭吃谷，各人生的福。”他在安慰牛，更像安慰自己。

牛的睡相极好，前脚一跪，收于腹下，后脚一折，藏入巨臀，一堆圆鼓鼓肉丘，福搭搭的示好你。一夜不躁不动，从不与人抖机灵。故牛卧之处都被称为“牛眠吉地”，是旧时“发屋”（建房）和奉安的不二选处。

牛龄在角上，一岁一圈。雌牛过了五岁，每年总有个三四次使性子，挣脱桩头抵树绕圈。牛发性子了，老爹早选好雄牛，塞上五元十元。两厢一扑一颠，呼哧牵开，少有不着床的。

约莫一年，雌牛寻个空地就“落”（分娩）。牛犊保留着草原食草动物习性，俟亲牛舔净胞衣，立马撅起。主人家则拾得牛胎盘，血肉混沌足有五六斤，洗净去腥，切碎投入大砂锅，加入黑枣、核桃、莲心和冰糖，炖个一天一夜，熬成浓稠的牛牯大补膏，挖了几碗暗下分给长辈。若有男童女因馋癆偷食，则一概打落筷子。

养牛户偏爱养自家牛犊。雌的留下，

雄的换回十元。再眇脚杆高肚子圆的，下水田力气就大。三看牛舐（头膈），长在额头正中，这是“正舐”，牛性就温顺易驯。身上还有螺旋状毛流，或者额头上的毛膈位置偏斜，这是“逆舐”，牛性就倔难驾驭。一般的牛角成圆弧往后翘，老爹家的牛角横着长，到了角尖才稍后翘，犹如持双刀的大将军，威风凛凛。

牛犊一岁后，小铃铛乱响，开始撞破篱笆“撩田头”（啃庄稼），有天老爹扯了根柳条，捋下树皮，结成一圈绣球状的芽团，逗得小牛乐颠颠地跟来，老爹极尽温柔地抱住它，突然将小牛牢牢绑在大树干。取过缝麻袋的一根长铁针，刺透牛鼻间那层神经簇密布的薄膜，带入一根细铁丝，拴住牛鼻，无血无痕，处牛惊悚。一年间牛鼻孔渐大，鼻绳由细到粗换了三四次，最后换成了粗铁链，于是一抖缰绳，鼻间神经膜疼不可忍，终于“俯首甘为孺子牛”了。第一个穿绳的牛郎，大概被牛踢过脑袋，才想出此阴招！龙生九子，牛贵为长子。牛郎犯了天谴，从此被罚去了银河那头，让他们夫妻永世不能团圆。

旧时江南野浜多，有人急呼小孩溺水，老爹蒲扇大手倒拎溺童，合扑放在宽阔的牛背上，连抖缰绳，老牛颠跑，小孩肚里的水咕噜咕噜自七窍颠落，侥幸得救。怪不得老爹百年后，给他磕头的人多。

大概拜牛胞膏所赐吧，养牛户人丁兴

旺，且以男丁为主，老爹有兄妹七人，六男一女，奶奶是老二，老爹是老三。家贫识字少，却个个活蹦乱跳。我奶奶是唯一的女囡，帮爷娘做织布缝补，26岁还没出嫁。恰巧30年代，我祖父前两位太太都因难产往生了，家底耗损，再续弦只找乡下姑娘。打听到镇西乡下养牛户家，有个老姑娘未嫁。八字契合，于是我的大脚奶奶“带着12床土布被头嫁来了”。我家大奶奶留下一个女儿叫“大媛”，小我奶奶8岁。大媛出嫁前半年，遇上出痧子。好比是“小猫翻骨”（猫身反弓抽搐）。老里说，小十岁前出痧子容易熬过去，18岁出痧子就是闯鬼门关，民间视天花皮疹为恶症，轻则“麻皮脸”，重则送命。

曾祖或是个秀才，眼见孙女满身满脸的痘疹，粒粒如珠，却痘闭不出，俗称“不发痘”。“秀才作医，如菜作齏”他就自行开了几帖药，但不见效。有天翻书看到叶天士的医例：“将病人置于牛羊圈内，借牛气和牛屋多蚊，任其嗜病人肌肤以发之也。”他立刻叫来我奶奶将大媛送到乡下牛棚中住一阵。牛棚是稻草顶，小窗塞紧稻草，搬进一只竹榻。病人只遮一袭土布床单，任牛骚圈粪溷染熏烘，凭由蚊虫叮咬。头天大媛浑身滚烫，第二天痘疹爆发，三天脓水流出，第四天痘包结痂了，第五天讨吃土灶的饭糍了！等到大媛出嫁，头发还没长齐，然戴上凤冠，已经不碍事了。

从此大媛叫我奶奶，将“新妈妈”换成“妈妈”。

曾祖得意洋洋直说讨对了养牛户家的新妇。奶奶果然不辱使命，连生二胎，都是“雄头”（男丁）。1945年奶奶的大男已15岁，人样俊朗，读书成绩名列前茅，7月5日到舅家寻些玉米芦粟尝鲜。中午阳光灿烂，大男在河边戏水牛。遇上盟军飞机对日军基地轰炸。老爹家离黄浦江边日军油库只一公里。一枚炸弹偏离目标，冲下小河边，将抱住大柳树的大男的左臂齐根斩断。握住搭连着筋皮的断臂，大男惊吓乱蹦。鲜血喷溅了牛头一片，嗷嗷哀叫，这是主人家的血！方马老爹飞奔而来，扯下汗重的褂子，将断臂和身体裹绑在一起，托起大男狂奔三里到姐姐家。

鼎革后的十年，大男已是镇上小学片区总校长。空荡荡左袖管整整齐齐地放在衣兜里。

再十年，一群小混混架住走资派大男，要他承认，左臂是去乡下偷甜瓜被砍掉的。大男连喊冤枉，可是独臂难挡扫帚和拖把夹头夹脸的抽打，鲜血淋漓。有人跑来叫奶奶，奶奶大哭：“我家是养牛户，是雇农呀！”

方马老爹带了两个精肉爆绽的儿子，狂奔到小学，牛头一抵，铁门洞开，一彪人牛冲进会场。老爹背起大男校长。咬牙切齿挤出一句：“谁敢再动我外甥一个指

头，就叫老牛拆了你家！”于是人群鸟散，门外老牛嗅着血滴，灵魂中熟悉的血证。牛心左性，见人逃逸，奋蹄追踏，横角如唐刀，势不可挡。

再二十年，拖拉机轰隆，抽水机欢唱，机械的效率大过牛马。又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无人承担费用，形同休牛散马。老爹索性将牛赶到黄浦江边泥滩，任一堆牛群自由自在颐养天年。有好事者来噓老爹，养着不派用场，不如杀了全村吃一顿。老爹暴跳起来：“谁敢敲牛宰马？罚你下辈子做牛做马！”他越想越不对，就怕这些杀千刀的偷偷杀牛。于是赶去草滩，取下牛鼻中的铁链，狠心一脚，看着老牛惘然跳入黄浦江，从此“老牛还了耕耘债，啮草坡头卧夕阳”。

上面又说卖牛到山区去，好派些用场。老爹没好气地回答：“冬天一间房，夏天一泥塘。牛在黄浦滩上，你们自己去牵。”其实老牛知归，三天五天会踱回来。老爹着急，索性“横竖横拆牛棚”，将牛棚推倒，烧了稻草顶，了断了老牛的念想。

没了牛伴，老爹浑身的栗子肉，苍黑塌拉，慢慢萎缩。黄昏头坐在拆了牛棚的空地上，一根滑溜泥腥的牛绳挂在树上，小铃铛隐约风动。一瓶“小炮仗”，一撮盐炒豆，喝了，晒了，鼾声牛鸣。有天不想醒来，蒲扇大手端正耷拉竹椅旁，魂归了自家的牛眠吉地。

听到消息，已退休十年的大男失魂落魄赶到灵堂，单臂支撑，双脚跪下，咚咚三个响头：“老娘舅啊，救命恩人！”他琢磨着“方马大人千古”的挽联，从无关心过老爹的真名，坊间老少都叫他“老方马”。读音简单，也方便写。也传说是英语“farmer”的谐音。我查了《康熙字典》“方马”条目，大概是“训马排阵”的意思，那么方马老爹就是“弼牛温”啰。牛没有名字，概如老爹叫“老方马”，结伴耕地吃饭了一辈子。更无南泉普愿禅师在斩猫

的刹那，会有人追问：“那只猫，可有名字？”但总有一刻，那些未被命名的生命，以沉默在撼动人类的自负冷漠。

牛事沉寂已久，AI已粉墨登场，网间晒出崇明岛东滩湿地，隐没着一群水牛，并无牛绳羁绊。居然都是大横角，一簇头牯长在正眉心，威风彪亮。“哦，是老方马的牛呀？”它们回家了，牛能生犊我有孙，世世相从老故园。我不由得兴奋高喊：“下！下！下！”“升！升！升！”醒来才知是梦，梦牛兆勤劳，天道酬东方。

—— J.A ——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温可铮： “声震天中，无远弗届”的美妙歌声

李榕樟

温可铮（1929—2007），世界著名男低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与理论家。从艺68年，演出2000多场次，保留曲目多达800余首，是我国从艺、从教年限最长的声乐教授之一，也是国内演出曲目最多的表演艺术家，被国际声乐界誉为“当代的夏里亚宾”¹。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在国内开独唱音乐会的歌唱家，也是在国际舞台上开独唱音乐会最多的中国人之一，并在海内外斩获多项荣誉。2010年，上海市静安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南汇路85弄立“温可铮旧居”纪念牌；2013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静安区旅游局在其旧居举行“温可铮音乐家庭艺术馆”挂牌仪式。

一

上海南京路的繁华喧嚣中，斜对老字号凯司令西餐店的南汇路，虽仅230余米

长，却像一条被音符浸润的丝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里住着不少歌唱家、乐器演奏家和音乐教育家，琴音与歌声常从窗棂溢出，在马路上空传扬。就是在这条与音乐缠绵的小街的85弄14号三楼，两只被称作“天才歌手”的画眉鸟，被窗内传出的雄浑歌声吸引，飞落窗台不愿离去——那是著名男低音歌唱家温可铮教授的寓所。

温可铮教授仪表堂堂，自9岁登上童声歌坛，10岁时在北京（北平市）的歌唱比赛中斩获北京市天才儿童音乐奖，同期在华北地区歌唱比赛中还获得天才音乐儿童金奖。他以童声高音演唱意大利古典艺术歌曲《爱情的喜悦》参赛，凭借出众的音乐天赋和演唱表现拿下奖项，为其后续深耕声乐领域奠定了专业基础，也自此与歌唱相伴一生。前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谭抒真曾评价：“温教授演唱数量之巨、范围之广、水准之高、场次之多，国际罕

1. 夏里亚宾 俄罗斯男低音，被誉为“低音歌王”，其音域宽广，音色多彩而有柔韧性，声音运用能从极强到极弱，假声、半假声、笑声、哭声的使用和转换完美无瑕。夏里亚宾在演唱俄罗斯民族歌剧的角色时尤其充满魅力，他最有魅力的角色是戈多诺夫。

见，即便囊括器乐演奏家，国内也无人能及。”2001年，72岁的他在台北举办独唱音乐会，不用麦克风却“声震天中，无远弗届”，低沉雄浑的嗓音裹着清晰吐字，将每个音符种进听众心底。这一唱，打破了19世纪德国男低音路丁·威士创下的72岁用真声开独唱音乐会的纪录。

这份对歌唱的执着，贯穿了他的一生，此后数年，他仍应邀登台，若歌坛也有奥林匹克赛场，他便是打破世界纪录的真英雄。

歌唱，是温教授一生的兴趣追求和精神锚点。20岁起，他便先后在金陵大学文理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声乐，成为业内少有的青年声乐教师，退休后仍沉浸在声乐世界里不曾离开。他20岁便能登上声乐教学讲台，并非偶然，而是多重优势叠加的必然。他天赋早慧，是公认的音乐天才，并非单纯的“童年歌星”，而是从小就展现出专业级的声乐天赋。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爱好音乐，他自幼受音乐熏陶，少年时考入顶尖音乐学府，系统深耕声乐专业，练就扎实的专业功底。中学毕业后，他以榜首成绩考入南京国立音乐学院声乐系（后为南京音乐学院），接受科班化、系统化的声乐专业训练，为声乐演唱和教学打下了极其扎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这也是他能早年任教的核心专业支撑。且他1950年毕业于南京音乐学院，1949年任教时已是学业尾声阶

段，彼时已完成南京国立音乐学院的核心专业学习，专业能力和知识储备均达到任教标准，符合当时高校对青年教师的选聘要求。青年时期他师从国际顶尖声乐名师，专业造诣快速提升，远超同龄从业者。1946—1956年，在南京国立音乐学院学习期间及毕业后，他接连师从著名俄籍教授苏石林、保加利亚索菲亚音乐学院院长契尔金教授，两位均为国际声乐领域的权威人物，顶尖的名师指导让他的专业水平与国际接轨，形成了兼具专业性与系统性的声乐知识体系，为从事教学工作提供了关键的理论与技巧储备。同时，早年的舞台经验让他兼具“表演能力”与“教学能力”。他持续积累舞台表演经验，演唱实践与专业学习同步推进。这种“演学结合”的经历，让他不仅能熟练掌握声乐演唱技巧，更能深刻理解演唱中的难点、痛点，以及不同学习者可能遇到的问题，这份实践经验让他在青年时期就具备了指导他人学习声乐的能力，而非单纯的“纸上谈兵”。男低音歌唱家本就稀缺，为守护这副珍贵的嗓子，爱好广泛的他活得像“半个和尚”：不沾烟酒，推掉所有应酬，连媒体采访都惜字如金。“我的嗓子是用来唱歌的，不是闲聊的。”他总这样说。每日雷打不动的练声课上，他悉心打磨共鸣与关闭技巧，其低音能稳稳落至大字组降E调。那些年，俄罗斯浪漫曲《跳蚤之歌》、柴科夫斯基《祝福你森林》经他演绎，成

了乐坛公认的权威版本。

二

更动人的的是他对中国元素的创造性融入。自幼浸润京剧、民歌与国画的他，深谙东方美学的留白与写意，在西洋声乐的框架中，为东方韵味找到独特的表达载体。唱《红彩妹妹》（河北民歌）时，他借鉴京剧黑头的胸腔共鸣，让“妹妹呀”的尾音带着秦腔的拖腔余韵，西洋发声法包裹着黄土高原的质朴；演绎《凤阳花鼓》，他将钢琴伴奏改编成类似民间锣鼓的节奏型，歌声里既有歌剧式的戏剧张力，又透着街头艺人的鲜活。1984年纽约圣约翰大教堂音乐会上，当他用醇厚低音唱出《茉莉花》的婉转，西洋听众忽然懂了：原来东方的温柔可以这样雄浑，西方的技巧能载着东方的魂。当地媒体惊叹：“中国竟有如此了不起的歌唱家！”这种融合绝非简单拼接，他会逐句拆解民歌的韵脚，在西洋声乐的“母音统一”原则里，为汉语的声调找到独特共鸣点，让每一个汉字都在旋律里自然呼吸。

三

作为声乐教育家，他的课堂像一座桥梁，一头连着严谨的技巧，一头系着滚烫的情感。学生紧张到声音发颤时，他不急

于纠正技巧，而是拉着对方坐在钢琴前：“你听这和弦，像不像老北京胡同里的暖阳？”待学生放松下来，再示范如何让声音“贴着后咽壁滑出来，像顺着屋檐流下来的雨线”。教“关闭”技巧时，他举着茶杯打比方：“高音就像杯里的茶，关紧盖子（喉头稳定）才不会洒，但得留道缝透气（保持音色开放），不然就闷成死水了。”他的学生遍布世界舞台，背后是严苛到近乎精益求精的训练。清晨六点的琴房里，他常让学生对着镜子练微笑，“嘴角提起来，声音才能亮起来”；分析作品时，必做“5W1H”案头工作——即厘清作品创作的时间、地域、背景、动机及表达手法等核心信息，哪怕是诸如作曲家早餐吃什么这类能勾勒其性格的细节，也要挖得一清二楚。“你唱的不是音符，是活生生的故事。”他总这样叮嘱。有次学生唱《伏尔加船夫曲》，他忽然叫停：“你见过纤夫拉船吗？他们的腰是弯的，但脖子是梗着的！声音要有那股子不屈的劲儿。”说着，70岁的老人竟弯腰模拟纤夫步态，喉结稳如磐石，声音却像从云端坠下的惊雷。1952年因全国院系调整，他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后担任声乐系主任，这份融技巧与情感的教学理念，在上海音乐学院的讲台上传承了四十余载。

温可铮教授因材施教、桃李满天下，培养出的著名声乐家不胜枚举：晚年最欣赏的弟子之一余笛，为流行美声跨界组合

“力量之声”成员，唱功扎实且兼具舞台表现力；宋颂获俄罗斯格涅辛国立音乐学院硕士学位，多次出演经典歌剧第一女主角；崔宗顺赴欧洲深造，深耕声乐表演领域；王亚伟受聘于多家专业艺术团体，斩获多项声乐专业奖项。此外，他的学生遍布世界舞台，诸多弟子在声乐表演、教育领域均取得不俗成就，传承了他融合中西的声乐艺术理念。

四

无数知音喜爱他的歌声。日本粉丝山本美惠子追了他二十三年，从东京到北京，机票存了满满一盒。“每次听他唱《教我如何不想他》，就像看见故乡的樱花落在黄浦江上。”她说。

最懂温可铮歌声的，是担任他钢琴伴奏的夫人王逮女士，六十载琴瑟和鸣，她的指尖总比丈夫的歌声早半拍呼吸，温可铮的嗓音也总踩着她的琴键起伏。“她是我声带的另一半。”歌唱家曾在采访中难得地流露了这番温情。

2007年4月19日，这颗声乐界的恒星在北京陨落。78岁的他因突发心梗离世，南汇路的画眉鸟似乎也沉默了。

悼念仪式上，王逮女士轻抚着他生前常穿的演出服，轻声说：“他只是换了个舞台，歌声还在呢。”

温可铮音乐家庭艺术馆内陈列着他

的音乐历程资料与相关物品，曾长期于每月第二、第四周的周五下午1:30—4:30向市民开放。好些年来，王逮女士仍住南汇路85弄的老房子，她表示房间里仿佛有温可铮的气息，晨起对着床头的照片道一声早安，便觉满心安稳。这份深沉的情感寄托，藏着她对丈夫从未削减的怀念。

笔者是温教授的街坊，住在南汇路几十年，曾见他在卡车搭起的舞台上歌唱，邻居和路人引颈倾听，道路为之阻塞；儿时也曾在他家隔壁的幼儿园，听过他雄浑的歌声。因这层缘分，对他的采访格外认真，反复听过他赠予的CD，那些歌声穿过半个世纪，混着京剧的韵、民歌的魂、西洋的律，在时光里酿成酒，每一口都能喝出：有些热爱，从不会真正落幕。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在他家客厅采访现场，他说着说着，耿直地打住话题，对我表示“自己的嗓子是用来歌唱的，不是用来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好在有王逮女士在侧帮忙，才让采访得以顺利完成。

时光匆匆，多少年过去了，但正如温可铮教授自己所说：“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它在流逝中永恒。”他的歌声，2015年出版的CD《生命的咏叹——低音歌王温可铮声乐艺术集成》等，如同神奇之光，穿透岁月的迷雾，照亮无数喜爱他的人们的心灵。而他的艺术精神，也将在这座城市的记忆中，永远回荡。

微笑着回忆你

桑胜月

考萍萍，今天是你离开我两周年的日子。我常常想起你，今天尤甚。

我提醒自己，一定要微笑着想你，就因为你是个乐观的人，你不愿因自己的遽然离世带给亲人、朋友以哀伤，是的，你曾经说过类似的话。

我的回忆是散淡而不讲章法的，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吧，就跟平时与你谈话那样，好吗？

相识

先说说咱俩的相识。这得感谢新民晚报的牵线。当时的你我都是晚报的作者，虽同是作者，但我在你之下：你早在夜光杯上“喝了”多年的“葡萄酒”，我依然在“家事”版里书写着柴米油盐。你笔下酿造的葡萄酒香引得我思慕不已。你的行文流畅简洁，笔锋时而犀利时而幽默，文风轻盈而时尚。初始我以为你是位年轻的女郎，后经打听，方始知道你也五十好几了。知情人说，你很平易近人没架子的。于是才斗胆给编辑部讨要了你的电话号码。感谢

这连线，将我俩连在了一起，一连就连了近三十年！

我永远忘不了我俩的第一次通话。我拨通了号码，心怦怦直跳，不知人家如何反应，愿不愿与我，一个普通的撰稿人搭话呢？“你是考萍萍吗？”我怯怯地问。“哦，桑胜月老师啊！久仰久仰……”这让我懵了一下，继而反应过来，一定是编辑部预先通知了你。当时具体说了些什么，已经记忆不清，只记得说了双方各看过对方的哪些文章，印象如何，在我看来，我是仰慕，你是鼓励。及至后来很熟了谈起这，你不同意“鼓励”一说，而是强调同是仰慕与吸引，给足了我面子。

记得很清楚的是你的语速极快，显然你的思维活跃异于常人。你的声音清脆如少女，难怪你的文章像是出自年轻时尚女子之手呢！

第一次的通话至少讲了四五十分钟。哦，补充一句，彼此发现我们同住一个行政区，一站路的车程，哈哈，我的居住小区与你的居然是同一个物业！

我俩的相遇是磁石的相互吸引，难道

就没天造地设的缘分吗？

读书

自我俩一认识，电话里、微信里，谈的多半都是书。有时也会扯开去，但绕一圈回转来，不觉又回到书或书的作者上去了。

我记得，你和我共读的第一本书是邓一光的《我是太阳》。书里的旅长关山林和蒙古族女战士乌云结合相守又历经大风大浪不离不弃的故事，让我俩在电话里唏嘘不已。二十多年过去了，故事的细节多已忘记，但邓一光有别他人的深情诉说、哀而不伤的语调仿佛一直在我耳边回响。日后但凡见着邓一光的书，即收入囊中。

你的名言是：天天都是读书日！

有朋友陪着天天读书、说书，是件多么幸福的事啊，你让我享受了几十年这样的幸福！我忘不了，你极力向我推荐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细雪》，你听说，此书村上春树曾阅读了三遍，作者曾被七次提名诺贝尔文学奖，萨特更称此书是日本现代文学的最高杰作。谁能抵挡你这样的力荐？我立马下了单！

这部写没落望族冈家四姐妹的婚恋生活与三妹雪子屡次相亲受阻的故事，透出的温情与挣扎无奈，令人长吁短叹。故事引人入胜，书中的唯美气息扑面而来，

书中人赏樱、扑萤、观月、起舞、听歌……件件至美！你动情地说，我无法亲赴日本，这本书带我去过了，一生无憾！一个雪子的命运攫住了电话两头两个读书人的心，还产出了衍生品两个：我接棒你继续推荐《细雪》；我因迷恋此书，烧坏了一口钟爱的锅。哎，读书人啊！

来往

交往时间长了，便熟稔起来，熟稔时间长了，便走动起来。记忆里，我到你家总共有四五次。第一次是女儿陪去的，自然也拎了些俗常礼物，在我看来，不成敬意。但你却对我说，不要带礼物，阿拉是朋友，越随便越能多走动。下次不准带礼物！

你听说我会摊饼，兴奋得很，想吃我做的饼。我说，我愿意上门一展手艺。知道你是南方人，家里多半不备着面粉，我便带上了面粉一袋，其余的如鸡蛋、牛奶、葱花、食油一应所用，都由你提供了。

那天，你拄着拐杖，站在炉灶前看我摊饼，一边评说：面糊不厚不薄，正好；勺子划着圈三刮两刮，像舞步旋转；饼翻面、叠合、出锅，线条流畅丝滑……说得我喜不自胜。那天你备的是绿豆薄粥和脆脆的小酱瓜，还有咸鸭蛋。

后来的一次登门，我遵嘱带的是家

近旁四如春的松松软软的花卷。你我桌边对坐，喝着粥，吃着饼和花卷，说着闲话，朋友间这样的家常小聚，不知上海如今可还有几例？

知道你烧制饭菜都要假手钟点工，要么就是买半成品加工。那天近傍晚，我包了烧卖，除内含肉糜，又外加了虾米，估计味道还可以。想让你趁热吃，便打了的送去你家。你见了，那个感动，那个惊喜哦！当场尝了一只，连说好香好鲜啊！又说，烧卖乘差头，老尬钿（大价钱）啦！晚上你又电话打来谢，说女儿也说好吃好吃。我知道，你称赞的不是烧卖，而是友情！

我烧制的食物一般都不如上海本地人地道，太过清淡，卖相也不太灵光，一般不敢送给美食家朋友尝鲜，唯独敢给你啊！哈哈！

阿拉再说点别的。

2005年，我去英国参加了小女儿的毕业典礼。在剑桥的国王学院对面的店铺里买了三条苏格兰小毛毯，其中就有一条是给你的。你那个喜欢啊，每年冬天必盖在腿上，看书、看电视，你说再不怕膝盖冷了。你称它是友谊牌苏格兰毛毯！

我也忘不了，你将崭新的格子披肩送予我，我自知不时尚，出门不好意思披，也做了另用——当小毛毯，也盖在膝上。每当夜寒袭来，想到阿拉两人都在各自毛

毯的呵护下，捧读着心爱的书籍，这情景岂是一个温馨之词可以形容？

你也来过我家，拖着不便的腿脚撑着拐杖，让女儿陪着，多么不易啊！你赠与我的精美茶具和一套别致的蟹具（吃蟹所用），我一直珍藏着。

呜呼，这岁月不再！

永别

有一次，你对我说，你早就办了捐献遗体的手续，我简直难以相信！捐献遗体在现代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出自身边熟人之口，却还是惊到了我。

“真的？”

“当然真的，这还能开玩笑？”

我默然半天，不知该说什么好。心里总戚戚然。

又过了几年，你突然哈哈大笑告诉我，说家里来过两个人，身份是来自遗体接收单位的。“来干吗？”我大惊失色！

你笑得喘不过气来：“大概来看看我是否快死了吧？”这件事，你终究没有详说，我也不许你说下去。我就当你在开玩笑，一件让我心酸的玩笑。真是瞎三话四，吓吓吓！

时间很快在你我微信互动中欢乐流淌，一下就到了2023年的8月。考萍萍，你知道吗？9月里我心神不宁，做事总

脱头落攀，又总有十一二天不见你的微信，我就生疑，这是怎么了？从未有过啊！于是我写了文字过去……是忙呢，还是身体欠佳？我挂念着你。精力尚可时给我一个微信。不得回复。于是又写：回我几个字，不必多写，让我放心。依然不得回复。

又几天，女儿突然轻轻地按我在椅子上坐下，低沉地说：考萍萍阿姨走了！我问：她不出门远游的，去哪里了？

她去世了！

晴天霹雳！你就这样走了？！

你知道你的女儿女婿，你的外孙，谁都离不开你吗？你知道我更离不开你吗？

你就这样走了，我的朋友！

我痛悼你，但我不能哭，你不喜欢眼泪！

当天，你的遗体得以捐献。当天，大雨滂沱后，彩虹高悬，那是天公渡你去天国的七彩天桥！

我相信你已往生！以另一种生命的形式在宇宙间快乐自在……

—— J.A ——

学书小记

潘 都

学习书法一直是心里的一个“执念”。得要弄个明白不可——

多年前，曾看到上博的几件明人手札，里面写的内容很是家常：牡丹花开了，明艳动人，莲台芍药也开了，来看吧，来喝（天下第二泉）惠泉泡的新茶——风雅得一塌糊涂。相比魏晋名士服食五食散而暴走那样癫狂的名士行径，明代文人的生活，看上去更加写意，更有一种“松弛感”。靠在圈椅上看花，饮茶，喝酒，送礼……这种朋友间互相来往的帖子，历朝历代都有，连正儿八经的信都算不上，只是一张张通过仆人往来传递的纸条子，古人发的一条条微信。写信的人，应该也没有预料到数百年后，会有人将这些字条裱起来，放在博物馆的玻璃窗里供人观赏吧。沈周致祝允明扎里写道：“但缠头之赠恐是虚语，所见者星银之犒耳，呵呵。”古人也说“呵呵”？一声“呵呵”，六百年后似乎也听得到沈周的笑声。

明人手札只是漫长的中国书法史之管中窥豹，这些美妙的汉字，它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该如何欣赏？苏格拉底固然说过美就是美本身，直觉它们就好，未必要弄个明白，可是人往往却非

学书的第一目标，只是“知之”而已。

某次大病初愈之后，终于下定决心，如同避世一般，去到了杭州的郊外，在马云开发的云栖小镇附近，一座名为“狐狸山”上的“将军阁”里学习书法。“将军阁”里的学生主要是在准备高考的书法生，也间或开设一些成人课程。

刚到的那几日，爬了附近的好几座小山，它们的名字都很奇特，诸如“蜈蚣山”“蟒蛇山”之类。我有散步的习惯，某日中午饭后，从山道走上阁后的“狐狸山”，过了一小会儿，就发现几块墓碑淹没在山中的荒草之中，举目再往上看，忽见满山都是坟茔，吓得赶紧沿着原路落荒而逃。刚走进学校大门，又迎面撞见山脚下赫然立着一块涂抹了淋漓红漆的石碑“泰山石敢当”，怎么之前从未注意到过？

是夜，在宿舍上铺翻来覆去久久不能入眠，竖起耳朵听着窗外的动静，细想想附近的山名，多是“狐狸”“蜈蚣”“蟒蛇”之类的精怪，简直如同走入了“聊斋”里的地界，自己吓自己，害怕得睡不着觉，然而直至天明，并没有狐狸精前来打扰。将应

考的学生们聚于这“荒郊野外”，倒是个绝妙的主意，隔绝了闹市区灯红酒绿的打扰，出门又是一片荒冢，只有呆在阁里安心向学一条出路。

阁主老师五十岁上下，两鬓已经斑白，有如丐帮帮主一般，手持“打狗棍”（一根长竹竿）。入学会上，他说，不是水平高的老师都愿意教，不是水平高又愿意教的老师都会教，不是水平高、愿意教，又会教的老师都有精力教，很多老先生上了年纪，想教也教不了一一所以，你们很幸运找到了我们这些愿意教、会教，又有精力教的老师。这位“丐帮帮主”姓周，名建威，即为“将军”本人，所持“打狗棍”，实则为指点江山的教鞭。汉代设有“建威将军”，后世沿用，至于清，更是武阶中的正一品。学校里有“将军”坐阵，又有年轻的莘莘学子，正气充盈，后山的“狐狸”们，想必不足为患。

起初是想报楷书班的，无奈已经满员，只好退而求其次，报了汉隶班。由隶书来入门，倒是属于歪打正着。楷书班教的是褚遂良，像我这样的“小白”，一上来就学这精致、萧散，一笔一划灵动而飘忽，“有美女婵娟，不胜罗绮之态”的褚体，很可能落得个东施效颦的下场，导致学书之路可能更加艰难曲折。

汉隶班教的是《张迁碑》《石门颂》《西狭颂》等。隶书字形相对好辨认，结构要

求没有那么严谨，又不像篆书那样难以辨识，最要紧的是可以练好“线条”，对我来说，实在是入门的最佳选择。线条练好了，如“丐帮帮主”老师所言，就像一个人有钱了，怎么花都行。中锋行笔而形成的凝练的线条，所谓“如印印泥”，令我受用至今。结业时，老师给每位同学写一纸小字，我要求写的就是“中锋行笔”，老师却又连忙说，可千万不要以为书法只能写中锋。我当然不会这么以为，写侧锋如小孩子学撒谎，往往不用教也已经会了。

以建威老师的看法，写字的“清气”乃是最高标准，与此相反的则是鼓弩为力，淋漓不尽等某些时下书风。提倡清气、文气，书卷气，而非标榜自我、张扬个性风格。某些“创新”形式的书法，则只可归入行为艺术的范畴。秉持着继承传统的为书之道，真可谓难矣，所谓进步，也是站在前人山头上长出一寸小草。通过学习书法，我倒是体会到了传统与传承之间的关系。

在“阁里”学习时，我闹了不少笑话。比如有一次，洋洋得意地拿了自己的字帖给同桌看，一边问，我的字帖清楚吧？一边给他展示我特意买的电脑修过的《石门颂》，那本帖子细致地将碑上的裂纹修去，还将缺损的字修补完整，使得每个字看上去都是四角俱全的样子。书法专业的同桌瞪大了眼睛，想要说什么，然而又吞了回去，后来我才明白，人家这是“不足为竖

子道也”，懒得和我多作解释。那电脑修过的字帖，就像人美颜过，好看是好看，已经完全失真，看不出本来面目了，如何从中学习古人的种种笔法？

就这样，我从隶书学起，于“第一口奶”《张迁碑》和“隶书中的草书”《石门颂》用功颇多，四尺对开的宣纸写完后，曾经挂满了小院，而后学金文大篆，《散氏盘》《虢季子白盘》等等，和隶书用的是相似的笔法，一派浑圆，或可称之为“篆隶合一”吧，而后习王羲之的小草《十七帖》，再后是米芾的行书，兼写黄庭坚、赵孟頫等，最后方才习楷书，学的是《九成宫醴泉铭》。欧体在我正式学书法之前自己就临过，其字体相当之板正，又有一种高古严峻的气息，教课的老师一边教欧，一边又怕我们学僵了，反复强调着笔势需相连，形断而意联，试图将欧写活了。学完之后，我却将《九成宫》抛到一边，而又写起了颜体。方方正正的字形底子，正是多宝塔打下的。颜鲁公小字之中也能见大气，无欧之峻，无柳之硬，无赵之媚，更加符合我的心性。其他楷体如智永《千字文》，以及《灵飞经》《张黑女》等也断续写过了，但也都没有下什么功夫。教授楷书的老师说，学书法的学生是最笨的（实在无法正常升学，就做了艺术生），你只要能数清数学里的123，就可以学好书法。这123实际上他说的是比例，亦即间架结构，

这对于楷书是最为要紧、性命攸关的一件事，点画之类倒可以排在后面，美女罗敷“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古埃及女王的鼻子长几分就会让历史改变，也是相同的道理，所谓“楷法无欺”。非常遗憾，我的“间架结构”一直很难写准，我把它归因为自己属于“空间感失调”的人群。

行书学的是米芾，他是“炫技派”，所谓“金针度人”嘛。新文人画的代表画家朱新建（我们称之为“朱爷”）曾开玩笑说，国美是“中国美术技术进修学院”，大概是讥讽国美专注于技术训练，而我倒是正中下怀——正是来进修技术的，“人文”暂且放一边，已经浸淫其中几十年了，到了书法界的蓝翔技校，肯定要学习好技术。米芾在书法史上是将技术追求到极致的人，也是第一位有意识地将自己的身份定位为“书法家”，而非官员、文人之类的人。最爱的还是米芾的手札（可能我对书写日常与表达性情的手札情有独钟），而不是他名声最盛的《蜀素帖》。一边临摹一边看他说的话，“教天下第一者，恐污了眼”，也似乎能听到米芾一边嘴里推托着“哎呀，不敢当，不要这么客气”，一边开怀大笑，笑纳了这“天下第一”的名头。客观地说，写了米芾再去写其他体，在“技术难度”上总归会觉得下了“天下第一”一等，当然诸如气息、格调之类，那又是另有说法了。

书法拼图最后一块没有认真涉及是大草，大草我极喜怀素上人和黄山谷，临写得最多的也是他们的帖子。

我写的所有的汉碑隶书母亲都看不惯，直言这字真丑，有谁会喜欢？后来有一次写《九成宫》倒是得到了她的肯定，说你终于写得像样些了，这张可以留着。当然，对于她，最爱看的还是“田老师（田蕴章）”的字。田体将欧体的高古险峻与微妙的变化去除掉了，只剩下预料之中的形式上的好看，但不可否认，符合大众审美，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

从杭州回来之后，有一段时间我学书几近“入魔”。“入魔”后的症状为：其一，每日必写，不可一日不写，如不可一日不食。其二，刷到书法相关的文章、字帖、短视频必看，其三，定期去博物馆观摩古人的碑贴……然而，现在想来，并没有做到日进寸功，绝大多数时间，很可能只是在做低水平的重复。一味地重复是一种心智上的懒惰行为。朱爷也曾经说，书法表面上的那点好看，也要花一辈子工夫。想到这话，不免灰心一回，而这话却又有祛除“心魔”的作用，既然是一辈子的工夫，那便更急不得……

在母亲看来，我的学书生涯基本上是失败的，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精力、金钱，最后字仍然没有写好，无人欣赏，至少她不欣赏，更加无法用来赚钱，最糟糕的是

还耽误了其他“正事”。

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做这些母亲口中“无用的东西”，对于我，又岂是第一次，想要和母亲解释庄子中的无用之用，又想罢了罢了，且不和这些俗人计较。我宽慰着自己，采取“精神胜利法”，任尔东西南北风，充耳不闻。

时间长了，渐有朋友求字，我基本有求必应，也有一些人给些润笔，居然也算“开张”，母亲慢慢也就“不响”了，有时也欣赏起我挂在墙上的字画来。一次画了张芭蕉肥鹅图，她还饶有兴致地告诉我公鹅和母鹅的区别，母鹅的肚子下面坠了一块肉，所谓“母鹅肚下一把刀”，公鹅就没有这样的肉，公鹅脖子细长些，母鹅脖子肥短些——我的学字，还有个缘故是为了能够题画，谁知世事不易，需要如此九曲十八弯，字既未成，更早把学画的心思丢开了。

“入魔”几年下来，渐渐有了“疲态”，从每日必写变成了每日一写也可，三五日一写也可，乃至周一写也可，一月不写也可，朋友揶揄说，这是必然的，写下去，也没有什么用途，也没个出路，慢慢肯定就疲了。手札之风雅也是不要再想了，在AI时代，突然想起传递手札也是件想入非非的事。然而，不知哪日开始，记性极差的我，写字时脑海里常常能蹦出一个个字的楷行草写法，还能顾及字与字之间的

笔式勾连，虽然往往力不从心，还无法考虑章法之类。当然，复杂的篆书还是没能记住。在去博物馆看字画时，也能够辨识许多字画上的文字内容，这岂非我学习书法的“初心”？画油画的朋友自嘲自己是最后一代打少林拳的人，我倒是相信自己不是最后一代写书法的人，泱泱中华，文脉源远流长，岂能让书法这门传统艺术失传呢，况且书法不是简单的艺术形式，而是自古以来文人修养的一种综合体现。

一日重返母校复旦，偶遇计算机系的学生在演示最新的研究成果，其中一项是AI书法创作软件。那款AI软件像临帖多

年的人一样，可以根据王羲之《兰亭序》，或是颜真卿《颜勤礼碑》等等的碑帖风格来创作一幅自己的书法作品，而不是拿已有的帖子来“集字”，亦步亦趋地临摹。然而，AI终究无法和明人一样，坐在圈椅上赏花，品天下第二泉泡的茶，也无法亲自研磨执笔，笔酣墨畅，无法爬上郊外的“狐狸山”。诗人强调AI时代需要“人诗互证”，写字的人是否也可以说“人书互证”？脱离了实用功能的书法，不断走向纯艺术供人欣赏，而它始终不能脱离作为语言承载工具的文字本质。人书互证，我想是一种必然。

— J·A —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旅欧纪念

苏剑秋

一枚辣椒

抵达法国里昂已是傍晚时分。入住酒店，晚餐毕，出门沿着两边林荫道漫步。里昂到处都是出售丝绸产品的商铺。走到路的中段，忽然看到一家很小的店面，推门而入，发现是专营瓷器工艺品的。货架上多无釉素白作品，粗粗浏览，一个个皆独具匠心。营业员是一个法国金发小伙子，他指着那些瓷器，说都是他自己的作品。在日用品摆件里，我一眼相中了一枚素白色无釉小辣椒。

小伙子年纪轻轻，毕业于巴黎美术学院，独自创业，经营小店，不容易。中国瓷器传入欧洲有几百年历史，由法国造的白瓷，想到中国传统的白瓷。小伙子说，过几年，他想到中国去发展。后来，听朋友说，上海建国路上，有位法国人开了一家美术店，不知道是否就是里昂的金发小伙。



那枚素白太湖石色无釉小辣椒，造型与质感皆佳，我给它配上老红

木底座，看到的朋友都说：“灵额。”

熊

到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已是凌晨一点，第二天的行程很紧张。早起到西贝柳斯公园。芬兰是世界设计之都，果然名不虚传。琳琅满目的瓷器商铺，一家家地扫眼过去，突然，被一家小店中的一尊木雕吸引。是一头北极熊。北极熊的艺术品在芬兰随处可见，可是这个袖珍木雕小熊雕刻精细，憨态可掬。它置放在大件艺术品的前面，可能原来只是某种点缀，却让我一见倾心。小熊虽小，底部写就的制作年份却毫不含糊。它，揣在我的大衣口袋里，跟随我一路寻找西贝柳斯的足迹。



在英国伦敦近旁的巴斯小镇玩。巴斯是英国国宝级女作家简·奥斯汀的故

乡。巴斯小镇游人不少，满街都是古玩古董店，其中也售中国百年前的古玩。有一家小店的地上，置放着一堆石头。一块太湖石，吸引住我的目光。我拿在手里，仔细欣赏。太湖石是中国传统赏石文化的瑰宝。好东西呀，老外未必懂。手中的这一块，瘦皱漏透。我立刻买下。“用底座将它竖起，该是多么优雅呀。”我想。

花瓶

这只铜质花瓶是在葡萄牙波尔图购买的。波尔图市位于大西洋与地中海交界处，风景优美。中世纪的建筑物比比皆是，美不胜收。老火车站外围是用青花瓷铺就的。大铁桥横悬两岸，与古建筑互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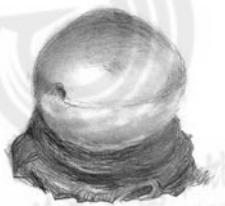
导游将我们带到市中心的超市。“超市有什么可逛的？”心里嘀咕着，不曾想，商场三楼，林立着一家家的古玩商铺。走进一位葡萄牙老人经营的店子，喜欢上了带有印象派风格色彩的铜质花瓶。花瓶古



朴典雅，色彩和谐，蓝色与白色巧妙融合，花瓶瓶身线条自然流畅。店主说，这只花瓶怕有百年历史了。晚上，在酒店的灯光下，看到了花瓶底部的作者签名。

桃子

荷兰海牙，去的人不多。我有幸游览。在海牙老城区的美术馆，看到了维米尔那张《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的原作。老城区广场，维米尔的故居，也去参观了。



海牙街上除了古玩店铺，多是慈善商店。导游说，若购买价格低廉的商品，不要还价，人家本来就是做慈善的。某家小店橱窗中的一个桃子瓷器艺术品，吸引了我。我让店主把桃子拿给我。是葡萄牙艺术家的作品，有些年代了。桃子的造型饱满生动，釉彩雅致。我买下了这个属于海牙的纪念。

渔翁

那件黄杨木雕有些年代了。渔翁双脚踩在浪花上，肩扛斗笠，手拿拐杖，置放渔网于河水中。作品包浆到位，生机勃勃。

西班牙龙达古镇，高山峭壁，古树掩映，历史悠久，风景独特，是人气很旺的旅游胜地。一座不长的石桥，远处望去巍峨华丽。古老的石板路，漫步闲逛，幽思阵阵。黄杨



木雕渔翁，是在一家不起眼的店铺里发现的。它静静地躺在角落里，毫不起眼，当店主拿着抹布擦去灰尘后，它让人眼睛一亮。这不是清末中国扬州黄杨木雕工艺的精湛作品吗？竹子皮色泛红，渔翁生动。没想到，在西班牙龙达古镇，觅到了心仪的宝贝。

玩童

在夕阳西下的荷兰小镇走街串巷，回到酒店大堂。礼品柜里陈列着荷兰当代雕塑家的许多铜雕塑，造型丰富，风格不一。“玩童”就是在这里“亮相”的。铜质感有泥塑的丰厚，作品气息灵动。从橱窗里取出来把玩，看得更仔细了。玩童那歪斜着的身姿活泼可爱，腰间竟然还悬着一根鞭子。情景交融，栩栩如生。当时前台已经下班，没法结账。

第二天一早，赶到前台，购下玩童，那来自梵高故乡的纪念。

琉璃青蛙

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在渡轮靠岸的一刻起，就想到露天市场去看看，感受一下北爱尔兰的艺术氛围。于是，一只琉

璃青蛙进入了眼帘。它青釉黑眼红嘴唇，小巧灵动有神采。把玩

之际，仿佛能听到“哇哇”的鸣叫声。回国后，将朋友送的一个冲绳琉璃彩碟，做青蛙的底座。琉璃碟仿如一片湖中莲叶，青蛙在上面游弋倒也和谐唯美。



猪

我生肖属猪，所以对猪题材的艺术作品特有兴趣。那年在德国南部小镇，是个星期天，一般商店都不开门。只能在街上随便走走。德国的猪手出名，以猪为题材的艺术品便很流行。总算看到一家在营业的商店。推门进入，是一位年长的德国老人。老人热情和蔼，说，东西随便看看，有喜欢的，对他讲。陈列架上，有猪为主题的大小艺术品，布谷鸟挂钟在墙上滴答作响，店堂气氛温馨。我看中了一只木雕猪猪。猪猪的底部有德文签字。老人说，那是他做的作品。小猪精致玲珑，色彩诱人，我开心买下，不虚此行。



猫头鹰

从荷兰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仅仅一步之遥。游览了布鲁塞尔大广场，拜谒了马克思当年喝咖啡的咖啡馆。回酒店的路上，看见了一家蛮大的专营古董瓷器的商店。古董店原来就在所住酒店的马路对面。放下行李，即刻奔赴该店。又是一位当地老者在经营。店内的东西多是德国、

匈牙利、荷兰制品。我选购了匈牙利皇室御用小摆件。还有，就是这件猫头鹰。猫头鹰双目炯炯有神，作品釉色漂亮。难得的是，猫头鹰在人们印象中，属于凶悍猛兽型，但现在，经过欧洲艺术家之手，它是如此温柔有趣。它跟随我，去了上海的家。



— J.A —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黄黄

秋 声

那天在电视剧《灵与肉》的故事里，我看到许多画面与自己童年时代的生活环境很相似。于是，那一夜我又梦见了童年时代我们家的“黄黄”。

“黄黄”是我们家早年养的一只狗，因为毛色金黄又通人性，我们家老老少少都喜欢和习惯喊它“黄黄”。“黄黄”来到我们家是将近一个甲子前的事了。

那年，我的父母分别被摘掉头上那顶本来就不大的乌纱，一同下放到了那间十里不见人烟的土坯屋。睁眼见山，山的外面还是山，天天与大山为伴。我父母为了不让“黄黄”牵连受累，便将“黄黄”托付给了当年一起在山里打游击、家境还算殷实的老邻居。没想到，我们一家举家进山的时候，“黄黄”还是硬生生挣脱了绳子，离开那座徽派四合院，跟在了我们家进山的队伍里。父母挥着扁担，高举石头，像吓唬自己的孩子那样吓唬驱赶这只狗，可任凭主人如何驱赶，“黄黄”就是死活不回头，硬是一路跟了三十七公里，跟进了大山，跟进了那间土坯屋。

打那天起，别说吃肉，就连骨头也很难见到影子。好在这片土地还不算太贫瘠，

种些玉米、红薯，短时间内还可以生存度日。我的母亲常煮一大锅红薯，留在锅里，什么时间饿了，谁饿了，或者生产队里收工回家，就到锅里拾一颗两颗啃啃，日子就这么过着。大人还能扛扛，可四个孩子正在长身体。

一天早上我起床刚进堂屋，父亲突然叫住我：“老二，走近一点让我看看，你怎么睡了一觉突然胖成这样？”当赤脚医生的母亲睁眼朝儿子的脸上一看，两个眼窝就止不住涌出了泪水。她转身埋怨我父亲说：“明明是水肿，是一年见不到一点荤腥落成这样的。你以为是儿子偷吃了仙丹，睡一觉会胖成这样？”

父母在对话的时候，“黄黄”就蹲在他们身边。没想到，第二天黄昏的时候，“黄黄”竟然从山下的竹林里拖来一只野山鸡放在我父母面前，“嗷嗷”两声悄悄走开了……

“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啊！”母亲含着泪低吟了一句。母亲的这句话一直存在我幼小的心底，说这句话时的表情，也一同刻在我的心灵上。我的记忆中，人会不会为了动物舍命相救，印象不多。但

狗会舍命救人的故事，我听到过不少。但是真正刻进我骨髓里的还是我们家的“黄黄”。

进住土坯屋的第二年，母亲为了给一家老小补补身体，冒着随时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风险，偷偷养了一公一母两只鸡。

母鸡会歌唱，公鸡会报晓，养鸡不管多少，总是有声响的。这就使山下的那头狐狸有了可乘之机。那天，就在那只母鸡生完“处女蛋”，“嘎达”“嘎达”兴奋地同主人报喜的时候，已经觊觎良久的那头狐狸，趁主人和“黄黄”不注意，一个纵身扑过来抓走了那只母鸡。

母鸡哀嚎，声嘶力竭，由强渐弱，我们一家人闻声全都惊呆了在那里，毛骨悚然，仿佛天塌。老家的老人说狐狸抓鸡的时候，在场的人都会被吓成这样，“这叫狐威”。那只刚学会打鸣不久的公鸡，此刻歪着脑袋，望着伴侣被狐狸拖走的方向，目光呆滞、神情沮丧……就在这时，“黄黄”“嗖”地一下，朝着母鸡嘶叫的山下冲去。山下恶狐与“黄黄”来回厮打互咬的声音响彻在静静的山谷。半个时辰的样子，即见“黄黄”满身是血，喘着粗气，把那只死去的狐狸一路拖到了我们的面前。接着，又转身，把半路上被狐狸咬死的那只母鸡也叼回了家，然后，它自己精疲力竭，一头倒地，嘴中大口喘着粗气。

几十年后，我们兄弟几个聊天时，我

说，想起母亲当时抱着“黄黄”痛不欲生的那种哭法，我相信母亲的哭是百感交集，满含辛酸。有时候，狗比人伟大。

来到土坯屋后的第二年冬天，母亲为七岁的我在十里外的一个山村小学报了名。尽管每天起早贪黑翻山越岭来回要走二十几里山路，我还是很珍惜这次上学的机会。学校设在一间四面透风的土坯屋里，约有十来个同学，年龄大小跨度很大。因为天气冷，有好几位同学的手里还拎着一个竹篾制成的小碳炉。

教我们的老师，竟是村里外号叫“瘰鬼”的那一位。他漆黑的脸上满是疤，两只眼睛因为伤疤的缘故，相互拉扯着，说话时发出的声音，就像有人掐着他的脖子，沙哑尖细。“瘰鬼”识字不多，却来当老师，村里人说因为他能“镇得住孩子”。平时孩子吵闹不听话时，大人一喊：“再闹就叫瘰鬼来！”孩子立马就不吱声了。

学校让我失落，还不是这位“瘰鬼”老师的相貌，而是他领着一年级同学读课文时，一百字少会说错五十个字。我虽然也是刚入学，但我已经识得好多字，还跟着小叔叔学会了珠算加减乘除，“九九八十一”的珠算口诀背得滚瓜烂熟，还能将父母之前在生产队里的工分，记得一清二楚。到学校的第二天，不知天高地厚的我，就开始忍不住纠正老师上课时读的错别字。

刚开始时，老师还觉得这孩子挺聪明，就干脆让我领着同学读课文，自己忙自留地里的活去了。有一天，老师的堂弟戴着一个“红袖章”迈着八方步走进教室，像一方大员给“瘪鬼”老师也是给在场的同学发号施令：“你们学校来了一个‘黑五类’的孩子，大家一定要对这个‘狗崽子’加强看管。”这个“黑五类”的“狗崽子”自然就是我了。

那天我还是天真地纠正老师的错别字。

“啪！”冷不丁，我脸上挨了一记耳光。

“你这狗崽子，想造反了！”

我一边捂着脸抹着眼泪，一边看着课桌上的场景发呆。“瘪鬼”老师在扇我耳光的时候，不小心将我课桌上的一瓶墨汁打翻了，墨汁恰巧倒在了我课本那张伟人封面上……“好啊，你这个狗崽子！看你做的事！”“老师，不是我泼的，是你刚才打翻的！”我一边揩着眼泪一边辩解说。“你这狗崽子，还敢嫁祸老师，你们几个过来，把他绑上送到大队部去！”

大队部那帮“红袖章”果真表扬了“瘪鬼”老师的“革命义举”。他们恰好在讨论下一场对我父亲的批斗会如何加码升级，正在寻找理由和证据。这下好了，“瘪鬼”老师送来了“及时雨”。队部一群“红袖章”当天就宣布将我开除出学校，立即把我送回家，因为我未成年，罪责必须追加在家

长身上。

我母亲看到儿子被五花大绑送到自己跟前时，没问清缘由，一把将我拽到跟前，从胸前到后背，从手臂到大腿，死劲掐我。母亲一边掐一边嘶喊着：“掐死你这不争气的东西……”母亲是有些疯了！母亲曾经是一个很骄傲的人，17岁就走在妇救会队伍的最前列。为十里八乡的乡亲行医问药做接生。为游击队员上山采药抬担架当救护。她演过白毛女、演过刘胡兰。全家命运的陡转，长时间的压抑，我理解她打我时，那瞬间的崩溃。

“黄黄”一直在母亲掐我的时候发声。它和我最要好。黄黄“嗷嗷嗷”地叫个不停，它用悲伤凄楚的眼神看着我，然后，突然冲过来与我的哥哥一起，一个顶一个拽地拉开了我母亲的双手。接着，它在母亲掐我的那些伤口上，用舌头舔了又舔。我一下抱住“黄黄”嚎啕大哭。

当夜，我滴水未进，一声不吭地进了房间。听到哥哥责备母亲：你都没问问怎么回事，还不如“黄黄”知人心懂人情，弟弟平时那么懂事的一个人，你不觉得这事奇怪吗？晚上，母亲举着煤油灯走进我的屋里，左看看右瞧瞧，嘴里嘟噜个不停：“可能是我错怪孩子了。”“我出手太重了。”门外，“黄黄”的两个前爪不停地在地上猛抓，嘴里不断发出“呜呜呜”的嘶鸣……

我们一家来到土坯屋生活的第三年冬天，我父亲的“历史问题”升级了。“红袖章”们对父亲的批斗，增加了次数和力度。因为有看家的“黄黄”在，他们不敢轻易靠近我家的土坯屋。这个“拼命三郎”，先是“汪汪汪”三声警告，如果警告无效，冲上去就咬。“红袖章”们对其恨之入骨。于是，有一次“红袖章”一队人马有备而来，快接近“黄黄”时，有人直接操起枪将“黄黄”打断了一条腿。我看得清清楚楚，那个扣动扳机的人，就是“瘦鬼”老师。

少了一条腿的“黄黄”，为保护我父亲，仍然不改它的英雄气概，那伙人就是

轻易进不了我家。于是，三天后，他们增加了人手，备齐了武器，把“黄黄”打死了。父亲被他们带走。

我们四兄妹在土坯屋对面的高山上挖了一个土坑，小心翼翼地、悲痛地将“黄黄”埋葬。“黄黄”的坟上插满了雪白的蒹葭，风吹动的时候，能听到“嘘嘘嘘”的声音，这大概是“黄黄”的魂魄亲近我们的声音吧……

“黄黄”长眠的位置是我提议的，在蓝天白云之下，无竹无树遮挡，家人们站在门口能一眼望见。

我这一生，再也没有养过狗。

—— J·A ——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少年茶校

包光潜

一

小坑茶校是我少年时代经历过的最重要的地方之一。

那个时候，我从童年的阴霾中走了出来，算得上一个阳光少年。助人为乐，热爱劳动，并始终葆有年幼时的梦想，即长大了做一个小队会计。一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书读得再好也不大可能被推荐上高中或大学。我能被推荐上初中，已经非常万幸了，好事不会都落到我头上。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学历永远终止在小学。二是因为小队会计掌握了整个生产队的账目——管粮，管钱，管秤砣，管工分……他是生产队的实权人物。

其林生产队（即麒麟生产队）会计就住在我家隔壁，两家共一条屋檐沟出水。他姓徐——麒麟畈人不读 xú，而读 qí——右手六指，歧于大拇指。他喜欢眨巴眼，一眨眼就有歪主意或小聪明。有一

次，祖母叫到我他家借杆秤一用。那杆秤悬挂在写字桌上方的墙上，秤砣和秤杆连在一起。我年纪小，做事不牢靠，从铁钉上取秤时，秤砣竟然从秤纽上滑落下来，重重砸在桌面的玻璃板上……

赔了五块钱——简直是天价！

长大后，我知道当时的那块玻璃顶多值一块钱。这是我这辈子花费家里最大的一笔钱。我发誓念好书，算好账，长大了也要当会计。

劳动之余，我要么耪到竹林里，用竹片掘一种俗称“党参”的植物根茎充饥；要么坐在小坑茶校的山坡上，没事儿就幻想着自己做会计的模样，没少神气活现的，然后一个人呆呆地傻笑，仿佛现实即在眼前。

上了初中后，我才踏进传说已久的小坑境地。这里原有一个村庄，山清水秀，白云飘荡，炊烟袅袅地住着十来户人家，如同我的出生地——麒麟畈。

第一次听说小坑，出自我的小学语文老师方灿华之口。他给我们小学生讲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和日本鬼子在小坑村犯下的滔天罪行。方老师嘴里吐出了不少成语，譬如罪不可赦、罪恶滔天、罄竹难书等。它们最终走进了我写的批判稿子，并得到方老师的表扬。

日本鬼子不仅屠绝了小坑村民，还烧光了房屋。一片焦土，寸寸渗血。出人意料的是，有一个出生才几个月的娃，竟然躺在溪边睡着了，为小坑村留下了一粒种子。他姓姚，成年后个子也不高。经过多年培养，他后来成为双河大队的民兵营长。

小坑村消失之后，几十年都没有人烟，也没有人敢靠近。于是，便有许多传说。传说越广，人们越不敢靠近。只有胆大的村民，试着在周边的坡地上开垦荒地，除了种植蔬菜，还偷偷地种点小麦。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拓荒者被人举报，土地又撂荒了。

1975年秋天，墩上公社革命委员会批准墩上中学在小坑村创建茶校，开辟茶园，搞开门办学，学工学农，教育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小坑茶校成为墩上公社开门办学的典型。它隶属墩上中学。全校五个年级（初一到高二）的学生按年级和班级轮流进驻小坑。茶校距墩上中学本部6公里，离麒麟畈的直线距离只有千米——乡道弯弯，又要过桥渡河，到达茶校也有

5里路。

校长不叫校长，叫主任，即墩上中学革命委员会主任。他姓方，叫德祥或得强，好像军人出身，知识不多，文化不高，性格好，挺阳刚，好茶，每天捧着个白瓷茶缸在校园里溜达来溜达去，或大大咧咧地走近教室，看看哪个老师在上课。如果课堂闹哄哄的，他就在窗外用力咳一声或两声。不等到他咳第三声，教室里就安静下来。

我的印象中，校园里处处都是方主任的挺胸收腹的身影或中气很足的声音。但凡老师请假，都由他代课。他的万能之能，就是以不变应万变。他上课特别简单，从头到尾讲茶叶——如何挖茶山，如何采茶籽，如何种茶籽或栽茶树，如何采茶，如何做茶……滔滔不绝，不厌其烦。有意思的是，他喜欢在讲茶叶的过程中，穿插一些跟茶叶有关的故事。在《校园人物》系列里，我写过《方主任》，最初发表在《池州日报》教育周刊。一位从乡下进城的校长读后对我说：“你写的方主任活灵活现，很到位。”他们是熟人，一个大队的。

方主任不仅会讲茶叶，而且躬身示范。他时常从墩上中学本部，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赶到小坑茶叶，撸起袖子和师生们一起劳动。有一回，他和我并排挖茶山。他对我说，我记得你——你就是那个经常迟到的包光全；我也知道你为什么经常迟到，因为你每天早上要挣工分……透

过他的板寸头，我清晰地看见他的青头皮和亮晶晶的汗珠。

我的班主任姓查，跟哲学家冯友兰同名。她是芜湖来的下放知青，很年轻，长得好看，说话也好听。后来，我们又成为杏花村中学的同事。她教英语，我教物理。她毕业于贵池五七大学，我毕业于淮南师专化学科（系）。她教过语文、数学和英语，我教过政治、化学和物理——我们都是多面手。我对她很尊重，她以我为骄傲。

中考还没开始，她就离开了墩上中学。

她结婚前，叫我做了一桩事，即委托我奶奶给她熬糖粑。乡下人纯朴，没要钱，她好像也没说给钱。她之前的班主任姓陶，名春芳。后来调到贵池二中。虽为女性，却有威相。她是我这辈子唯一怕的老师。她批评学生，瞪着两只眼睛，很吓人。

有一次，她把我搞到位了。

那是在小坑茶校回本部墩上中学开展“评水浒、批宋江”的分组讨论会上（不在下放的陈店，而在学校本部。关于陈店，可关注拙作《1976年的春天》）。我以劳动委员的身份兼任一个学习小组的组长。其他学习小组的组长也是由班干部兼任。组员周涛友不知从哪里搞来一顶军帽，大家抢着往头上戴。几个调皮鬼，屁股坐在课桌上，不认真讨论学习，而是嘻嘻哈哈地抢军帽。等我抢到手，帽子正好翻过来了。我就把翻过来的帽子戴

在了头上。自鸣得意时，身边竟然鸦雀无声——陶老师正瞪着眼睛，站在我们面前。帽子戴在我头上，还是翻过来戴的，我又是主持讨论的学习小组长，可想而知，结果会是什么样的……打那以后，我远远地看到陶老师就躲避。

查老师来自大城市，长得漂亮，追求的自然人多。本校教体育的闻老师，个子比较矮，心眼儿活络，浑身都是劲。连学生都看出来，他对查老师有意思。估计被查老师拒绝了，他心里有疙瘩。在一次抬石头的劳动中，闻老师见到查老师款款而来，十有八九是故意撞了过去。结果横在肩膀上的竹杠，直抵查老师的胸脯……查老师泪水汪汪，强忍着没有发火。

查老师自尊心很强。一次数学课上，她给我们讲平面几何。有道题，她讲错了。我不懂事，竟然在课堂上指出了错误，搞得她下不了台。下课后，她喊我到了她的房间——很简洁，很温馨，很女性的房间。她拿着系钥匙的红头绳，一边给我量题目中的弦与弧的长度，一边口中不停地说：“我怎么可能错了呢？”那一刻，我突然醒悟了：“老师，我错了。”

从那以后，我反而对查老师有了好感。也是打那以后，我对性别有了认识。那段日子，我喜欢偷偷地看漂亮女老师和女同学。

茅屋所在的山坡，是周遭最矮的山坡，一直逶迤至燕子洞。它将小坑分割为两个山坳，四个基本坡面。坡南是茶校的大片茶园，也曾是小坑村民居住的地方。开荒时，我们挖到许多火烧的遗迹，甚至有清晰的灶台遗址。坡北以下是合心大队的旱地，种了大量的玉米和山芋……坡西是丘陵的主脉，过嶂就是大家向往的小三线——325发电厂。工人全然来自上海。

茶校所在的山坳，呈U形。西峰是屏障，易守难攻，隐蔽性很强。经常有新四军活动于此，成为新四军的落脚点。我有时趁工间休息，到村庄遗址所在的那片山坡走一走，看一看，实地判断村庄具体的位置，以及村居的大致情况。我想起方灿华老师讲的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想起我们大队的民兵营长姚竹耕。想起给我说故事的老人王永干。他说日本鬼子抓劳工，怕他们逃跑，竟然用铁丝穿手心——几个日本鬼子便可以驱赶许多劳工。他还说，我的远房伯伯包某某，小时候很可爱，鬼子把他抱在怀里给他吃糖果，要他擦洋火（火柴）点香烟，结果烧了鬼子的胡子……想起驻扎在我家老屋和麒麟畈的川军，他们每天步行十几里，赤足涉寒水，横渡九华河，至云山狙击日本鬼子。回到麒麟畈，不是少了人数，就是缺胳膊少腿。我的祖母当时18岁，已经嫁到麒麟畈。

她说，缺衣少食的四川佬，从不惊扰百姓。跟我后来在电视剧里看到的不一样。

溪流清澈，遇石翻腾。小花鱼相互追逐，喋喋不休。数量不多，寸把长。看到它们，我就有逮鱼的欲望。涧中的青蛙、蟾蜍、蜥蜴……小动物无处不在。偶尔遇到山鸡，甚至野雉。

午休时间，我便钻进篁竹林中，仍然用竹片掘“党参”，剔皮后，可以充饥。渴极了，不得不就地趴在溪边喝点冷水。虽然我喝了不拉肚子，但它永远不及麒麟畈的水好喝。生水不好喝，熟水也不好喝。这与水的化学成分有关，特别是微量元素有关。小坑的水是硬水，钙镁离子多，即溶有大量碳酸氢钙（镁），稍一加热就分解成碳酸钙（镁）积淀在容器内壁。烧一锅开水，黑铁锅就变成了“白铁锅”。不是渴到那种难耐地步，我绝然不会喝小坑的水。每次从小坑茶校回麒麟畈，便牛饮一番。

燕子洞离茶校茅屋只有里许。有时候热了去乘凉，或出于好奇去探险。

洞口并不明显，有杂树遮盖。进去后也并非别有洞天。除了习习生风的凉爽之外，便是压抑，而且粪便味太浓，不宜久留。去过两次，均未深入。我很讨厌蝙蝠粪便味儿，简直让人喘不过气来。临近村庄（塘埂小队），年年有人掏蝙蝠粪便。它是上等的种菜肥料。

出了坳口，有一口石灰窑。每次看到有人从窑洞里取出洁白的生石灰，我就想起双河小学的那口砖瓦窑。一个是把石头烧成泥，一个是把泥烧成石头。这就是石头的辩证法。

很多年后的某个午后，我请求送我回麒麟畈的司机绕道至小坑。茶校没了，茶树也没了，山涧也不见了。一度轰轰烈烈

的乡镇企业（主要生产白石子），也停产待业好几年了。水泥大道生出了苔藓，空空荡荡的厂房发出热胀冷缩的声响，密密匝匝的野生葛藤盘绕着树枝和路面……触目惊心，心酸不已。

—— J·A ——

（本栏责编：路明）

山海关路，兜住曩昔几多情

吴道富



1993年山海关路动迁推进，路上已搭好工程队简屋（前下），后为444号房子（延陵里1号）

山海关，有着山之刚、海之瀚，雄伟壮阔才配得上形容它。然而，上海却有一条文静平和的上百年老路叫山海关路。其始建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初名“小沙渡路”，因沪西已有小沙渡路（今西康路），为免混淆，1919年按租界以中国地名冠名道路惯例，改称山海关路。其全长约700米，东起新昌路，西至石门二路，有中心城区较完整的石库门建筑群，中段建有颇具规模的钢筋水泥二层楼菜市场，名闻遐迩的育才中学大门就开在山海关路上；1950年代，3路有轨电车起点站（终

点站为东新桥）与“育才”操场仅一墙之隔。

我曾住山海关路，思之安可忘，时生故园情。

最小弄堂掩异宅

山海关路440弄延陵里，或许是沪上最短小的弄堂，一共两幢房子，却编有1、3、5三个门牌号，1号体量大过3号加5号，均为砖木结构。3号和5号是连体的传统石库门房屋，有天井、晒台、灶间、后门、亭子间，无煤卫，弄底建有当

时标款垃圾桶。在后弄堂有一小门通某尼姑庵（其正门在石门二路，早称“同善堂”）。

1号奇特，中西合璧。沿山海关路浅灰色墙高约五米、长十米多，墙上“科达药厂”四个米余见方的黑楷大字醒目；两扇枣红色大门上有纹饰铜环，铭蓝底白字路牌“山海关路444号”。人可有有名号，一房标有2个门牌号，少见。此房长约十八米，东头稍窄，西侧较宽，呈凹字型，包着小花园；大门常关，在弄内另有两边门，一通小花园，常闭。从另一边门入，过狭长的淡紫红磨石走道，上三台阶登楼；梯宽扶手适，转角处饰以火炬状圆柱头，挺气派的。二层楼朝南并排五大间，每间隔墙前端有门，双向的，须互开方可通。房外有室内连廊，宽一米许，为L形，显敞豁；内开式方格彩花玻璃长窗，一扇扇列于廊前，十分漂亮，还可脱卸清洗。房间的“窗”也特别，设上下两部分；上为若干棱形木格无色玻璃窗，下为框条装饰的矮门，均外推式，全开通透明亮。通向连廊的房门，款与“窗”同，毫不违和。楼的東西两房（不计过街楼）各有考究的精美硬木雕花壁炉架（内烟囱直通屋顶），上面还有一大二小镜子三面，尽仿西洋贵族作派。西端房直接临街，为方便调节光线，安装了三扇木质百叶窗。东头是过街楼，室内阳台临街，该房独有小条柚木人字型拼地板，打蜡油光可鉴，不逊舞厅。

过街楼和西端房后面，均有卫生间，马赛克地砖，瓷质墙砖，台盆、四脚浴缸，抽水马桶，俨然新式居所。双亭子间，各有小楼梯可达。自东侧亭子间门旁登水泥台阶至大晒台，居然还有一室，号称三层楼，这间屋曾居住过电影界大导演王为一的继母，我们叫她王家妈妈。

显然，1号二楼风格西化，而底楼则中国风浓郁。自正门看，与二层楼廊上下对应的酒红色“美人靠”抓人眼球，这是在园林亭阁长廊才能看到的景物呀。斜长方形的院子两边各栽一枝夹竹桃，因墙高追阳，长成高个，六至十月桃红色花朵盛开，时会探入二楼廊内撩人。有井一口，花卉少许；水泥砌弯条状小池，金鱼游弋，平添生趣。客堂间，蓝底暗红线条图案的地砖显得庄重；朝北房屋数间，还有大灶间，砌有柴灶；无煤气，盖建造时全路尚无。

延陵里身世有点趣

春秋时期吴王寿梦的第四子季札封地延陵（今江苏常州武进一带），季札乃吴氏家族先祖，品德高尚，后人多以“延陵世家”称之。由此推断，建造此弄的应为吴姓人士。我祖父吴鑑国，早年在四川邮政局管理部门任职，退休来沪购入此弄，1号自住并开办“科达药厂”，3、5号出租。祖父有四子二女，大儿子珙、小儿子

珑均学西医，二儿子珍、三儿子瑞皆习西药，这当是开办西药厂的缘由。药厂开张时黑社会来敲竹杠要钱，而以祖父的脾性当然不从，叫伙计关门打电话报警，竟把他们吓退了，看来这伙地痞流氓也没啥背景。抗日战争前后时局纷乱，年尾派去各地收账的伙计卷款潜逃，损失惨重，药厂关闭。抗战胜利至新中国成立前后，为生计又复业，然渐缩至药房格局。子珍二叔对我讲过：延陵里经手过三位吴姓业主，我祖居三。第二位业主还曾来访，说他们是从建弄的吴先生处买下的，发展都不如意，遂转手。事实上，我祖父“接弄”后也不顺遂，卖掉了3号和5号，岂宿命乎？

尤为奇特的是：弄口东侧下方有直径约8厘米带螺纹的厚铁管凸露，管周以小碎石铺砌，手伸管内不及底，管口被人摸得锃亮；将小炮仗点燃甩入会发出闷响，小朋友乐此不疲。其下，半埋地的石碑上刻示1929，应为建弄时间。据邻友揣摩，初建时管口可能有圆形装饰物覆盖，日久或脱落或被窃，也可信，但又疑为啥摸不见底的金属管道呢？设计者和业主究竟谋何？有甚奥妙？唯求教于方家了。

段校长与小人书摊

看延陵里弄堂的毛爹（似今之门卫）一家就住过街楼下，靠墙单砖围三面不加

顶，便成卧室，煮吃和桌凳在外。毛爹兼营小人书（连环画）摊，几个木架子斜倚于墙，一排排横档上小人书齐整排列，另备几只低矮大条凳供坐阅。雨天摊设于过街楼下，放晴则沿街摆在弄口两旁。记得1分钱就可租阅，要是新书2分、3分也可看一套了。毛爹客气，对弄内小朋友常不收钱。育才中学的学生放学后也被小人书吸引，几乎天天有租阅的。一人租几人围观是常态，而为某个人物或情节争得脸红耳赤的事亦时见。这时候，慈眉善目的毛爹总会过来轻声喝住，务求保持“阅览室”安宁。《水浒》中的武松、鲁智深，《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曹操，《火车上的战斗》中的抗日游击队长老洪、彭亮，乃至“血滴子”等等，我都是从这里最先获知的。由此，记住了刘继卣、程十发、贺友直等画家，还喜欢上了《新民晚报》画连载小说插图的画家乐小英、董天野。可以讲，毛爹的小书摊是我受启蒙教育的课堂之一。暑期，小书摊经常一席难求；入夜，路灯下仍有大人小孩做“低头族”。大人讲起毛爹也翘大姆指：上海沦陷辰光，米价飞涨，百姓无法饱腹，毛爹水性好，曾冒着日寇枪炮封锁之危，肩扛米袋凫水过苏州河贩运谋生……真没想到这位和气、亲善的老人竟有这般勇气和本领，令少儿们多了分敬意！

延陵里正对育才中学大门，受捧的小

书摊自然引起了著名教育家、“育才”校长段力佩的关注。有一回，我们几个小朋友正津津有味地围阅着《鸡毛信》，一位慈祥的中年男子躬身轻问：“小同学在看什么？我看看好吗？”我们示书，他拿起翻了一下便归还：“慢慢看吧。”他又去看问了几个同学才离开。毛爹过来说：“你们知道他是谁吗？对面育才的段校长啊！”后来数次看见中等身材、戴着眼镜、谦和慈祥的段校长穿过马路到小书摊，或同毛爹闲聊，或从书架上抽出几本翻阅，或与站着阅读的同学交谈。今忖，这就是教育家的作派吧，关心学生真还不能忽略课外一环。补上一笔：我住1号二楼，正对“育才”，其实早已远远看到过住学校二楼的段校长做家务的样子，可哪会在意呢？自打零距离会过后再看他忙家务，就格外感到亲近温馨了。“文革”期间，段校长和女儿曾在延陵里短暂住过，大家与之虽不多语，但也亲热地招呼着。



育才中学操场内合影（1957年）

跳舞母女戏剧人生

育才中学斜对面有一测字摊，悬“徐半仙”小帜，竖伞遮阳挡雨，笼内黄雀偶鸣，衔牌算命。半仙五十余岁，面目清癯，架圆框眼镜。平时求代书信者也不多，算命者益稀。这一日，潘家姆妈忽起兴给领养的女儿盼盼算命。黄雀出笼在一叠纸牌中衔出一张，半仙即喂以小米嘉奖。或是他先已知晓些潘的背景，故析牌较准，说其女出息，今后有盼。潘家姆妈闻之大悦，说与众邻听了。

潘家姆妈上世纪50年代借住延陵里，是戏馆潘老板的外室。本来她也是苏州一位小家碧玉，书读初中，父亲从业于绸缎庄。抗战爆发后来沪，无奈做了“仙乐斯”舞女。她讲，要不是当年潘老板拿手枪逼着，她是不会从的，成婚后无育乃领养了盼盼。潘老板一周会来两三趟，她总是挽臂送行。潘家有“三宝”：RCA收音机、三枪牌女式脚踏车和镶玉琵琶。收音机时放丝竹之声、吴依软语，潘家姆妈偶也会怀抱琵琶自弹自唱“莺莺操琴”和“宫怨”，亦尚中听。她欢喜小囡，我们没少吃她的祭灶果、粽子糖、鸭胗肝。她常喜欢在弄堂口抽香烟。路东头一男子自仗卖相挺刮，又得知些她的旧事，揆度易于得手，举止轻薄，时来搭讪，岂料遭潘家姆妈严斥，从此销声匿迹。

盼盼高瘦灵巧是块“舞料”，潘家妈妈送她去区少年宫，一选而中。此后只要女儿在家，RCA总收放乐曲，想是让其增加乐感吧。盼盼是努力的，而母亲为她付出更多！弄堂里几乎没有人没看到过娘骑“三枪”后驮女儿接送学舞的情景。一次雨夜，潘家妈妈小心地骑车接女儿返家，哪想飞来横祸，一男子不打手势超车而过，她急忙刹车，已轮滑车倒，她奋不顾身托护女儿，盼盼无虞，而她则左脚小指趾骨骨折，进医院上石膏。潘老板要寻娘姨帮她做家务，被坚辞，讲还是自己做称心，况且小伤有石膏固定就没事，这段日子请邻舍帮买些菜食即可。没久，石膏尚未拆，她又不听众邻与女儿劝阻，骑车往返于少年宫，了解女儿学舞情况。“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盼盼终于考进了上海舞蹈学校。

“文革”起，潘家妈妈断了经济来源，进里弄生产组做生活，收入虽微，不闻怨言，香烟还是抽得蛮凶，就是蹩脚点。生产组做的是糊纸盒，潘家妈妈手巧做得快且齐整，还常常帮别人完成定额，颇得人缘。像她这种“资本家小老婆”的身份，当时遭抄家批斗司空见惯，而潘家妈妈却幸免了。盼盼呢，选入芭蕾舞样板戏《白毛女》剧组，在“大红枣”群舞中展露英姿，潘家妈妈高兴自不必说。再后来的故事，我讲不出了，一来我大学毕业分配入

川工作，二来潘家搬走。若潘家妈妈健在，该福享期颐了。闻传盼盼有个美满家庭，退休后在区文化馆传授舞艺，极受敬重。

陈云同志在此办公

盛暑向晚，山海关路上吃过早夜饭的人，手摇蒲扇笃悠悠晃到弄堂口，有的还拎着小板凳、矮竹椅；男的赤膊短裤，女的薄晒衫一套，大抵为“标配”。安顺里弄堂口，乘风凉长者中，曹家伯伯总是端着老黄包浆的藤靠椅先登场，旋又回转取热龙井一杯，置扶手专放茶杯的圆孔内；躺定，眯眼，抖开描荷竹骨折扇轻哼“我正在城楼观山景”之类的京戏。他是某公私合营丝织厂的私方代理，五十模样年纪，面貌六分与滑稽名家周栢春相似，一口上海话清脆中听，乃小朋友们“百科全书”。我要好同学住在安顺里，听他“吹嘘”我甚向往，遂时往听“山海经”，果真不虚。那天无风，曹伯伯招呼：乘风凉，旣没风哪能凉？有办法，大诗人李白总晓得格，大家静下心，一道慢慢跟着我唸几遍，“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奇啦，竟有了丁点儿飞流泻身的凉意……曹家伯伯小儿子阿鹏与我等年龄相仿，亦乘风凉常客。新月夜，阿鹏捧了一叠连环画，讲今朝爷生日，屋里厢长寿面也吃过了，爷买小书分送人手一本。我们即学大人腔，

颂“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曹家伯伯笑谢：勿敢当，大家开心；轮转看看，蛮有意思格。又从洗旧的浅棕色短袖对开襟香云纱衣裳口袋摸出钞票，叫阿鹏点人头去买可可雪糕。他啜着龙井瞧我们美滋滋呷冷饮，笑容可掬，我更觉得他像周栢春了。

一回，曹家伯伯坐起身用折扇指指路西头，顶真又神秘兮兮地讲：晓得伐，该搭也有革命根据地，地下党指挥部就在前面。“啥地方？”众问。他颇认真地讲：解放前，中国共产党淞浦特委机关就设在山海关路387弄里厢，从前叫育麟里，以正德小学名称作掩护，当时白色恐怖哦，特务、黑帮多来些，外表看勿出，其实很紧张，现在党中央领导陈云同志曾经在迭里厢办公，指挥上海郊县农民武装斗争，给反动派沉重打击。大家听得紧张兮兮又特别扎劲，问依哪能晓得？曹家伯伯一本正经道：阿拉政协里厢交关人讲过，绝对勿会瞎讲！确然，1960年这里已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11月17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在此立碑：“中共淞浦特委办公地点旧址”。现有旧址陈列馆供人瞻仰。

风驶电掣一道景

“当！当！当！”绿皮3路有轨电车驮着夕阳转向慈溪路再往新闻路驶去，比

它行速快的竟是一辆三轮车。三轮车夫大家叫伊“阿定”，他称得上山海关路上的名人。不管是蹬车还是步行，他总是穿得清爽、得体，方脸上头发三七开，梳理得油光可鉴，我总觉得他像是在写字间做的。碰到小朋友，阿定也会点首含笑打招呼，正是这一笑，我发现他有两颗镶金牙，要知道，上世纪50年代这也如同后来戴粗金项链一样“吃香”呢。阿定踩车的动作尤为潇洒，匀称的身姿毕挺，脸带自信的快意，似观街景，而车速却疾。阿定家住近旁的慈溪路，车就停其家门口。他的车必定天天“搞卫生”，车如其人，干净锃亮，座上彩格毛毯也具英伦格调，车两侧配玻璃灯，堪称“豪车”。夏日，阿定蹬车更是一道风景，白仿绸短衫随风飒飒飘拂，黝黑的脸膛上微沁着汗，而头势依然煞清，神定气闲，何等风采！进一步了解阿定的事发生了：一年冬夜，“美和祥”烟纸店的黎家阿婆发急病，救护车一时忙不过来，其儿直奔阿定家求助。约十分钟阿定车到，扶老太上车坐稳并裹上毛毯，阿定飞车载母子直驱市六医院，并帮着挂号、照料，忙了一阵坚决不收钱，临走阿定还对他们讲“有事体叫一声，邻舍就是朋友就是亲眷”。老太转危为安，黎家人后来老说阿定的好，正应了“爱人者人恒爱之”这句古话。阿定后来进了公交公司，这样的人到哪里都出彩的，我相信。

小橡皮球难忘怀

从前，弄堂里小朋友白相物事还是蛮多的：打弹子、造房子、踢毽子、滚铁圈、斗独腿、飞香烟牌子……这些玩事，他人文中多有叙述，唯“打小橡皮球”，似还不见提及。“天下之乐无穷，而以适意为悦”。侪辈小辰光特别热衷于此。打小橡皮球其实是篮球运动的雏型。弄内墙上钉个小铁圈，考究的还编个篮网，用白粉在墙上画个小篮板。小橡皮球直径约十厘米，玩球时步法、记分、犯规、罚球等与篮球基本相同。仅因在狭窄的弄堂内玩耍，比赛只用一个篮筐，双方各派三人（可换人），设裁判吹哨，以约定时间得高分方为胜。风行时，不少弄堂都组球队，队名取得彪劲十足：飞弋队、银鸽队、雄鹰队、腾龙队，有的还专门制作了统一队服，挺认真，像煞有介事。延陵里虽小，同样装起了篮筐，开展了活动，还出了高手。僦居3号的朱家独子朱迪康，长得比同龄人高，虽不善言语，却球技出众，投篮准，过人捷，篮板控，因之“球王阿康”名闻遐迩。朱家伯父母均在药厂工作，望子成龙，逼他勤读，尽量限制他玩球。一次，阿康用力“派司”（传球），球不慎砸碎了1号后间陈家阿婆的玻璃窗，阿康急得渗汗流涕，众伙伴个个挺身而出揽下责任，唯恐阿康从此断送球路。陈家阿婆的碎窗慢慢打开

了，丢出了球，还连说“旡告旡告”（宁波话没事之意）。大家这才宽心，凑钱去赔，反倒是陈家阿婆安慰大家“莫响”。真是好人呀，她晓得闹开了小朋友就旡没白相了。我们直到如今都念着她的爱幼之仁。

弄堂球队之间的比赛即将开场。当时比较出色的有成都北路修德新邨队、新闻路赓庆里队、凤阳路建德里队等。延陵里名头响的仅阿康一人，独木难成林。正好新闻路福康里派人来洽谈，意欲与延陵里组成“福陵”联队，他们出三人，我们出二人，我忝列其中。可问题棘手，阿康无暇常战。福康里的“胖刁”突生一计，他仗着父母宠爱，拖着父亲拎着礼品去阿康家，求阿康父母同意为他“补课”（他俩同校同班），这才解决了大事。修德新邨弄堂较宽，冠亚军对决在那开战。是日，观战者大人小人几乎站满弄堂两端。修德三将水平均等，盯防紧，补位勤，配合默契，很难对付；延陵仅阿康出场，与福康两将也还“来电”，两人常把球传给阿康，但见他虚右实左，跨步上篮连连得分，且造成对方违规追加罚球。比分交替上升，打得难分难解，最后3秒，58比58，眼看要打加时赛了，只见阿康面对严防，遽然平地拔葱，后退跳投空心命中，锁定胜局。我们相拥欢庆，几近落下英雄泪。

小橡皮球运动现今乏见，我以为对于少儿健身还是颇有裨益的。听说当年国家

篮球队队长张宏达（外号“红头”）、沪上篮球名宿金耀林（外号“鹤哥”）等，少时都玩过小橡皮球呢。再说阿康，考进华东化工学院，选为校篮球队员。毕业后经人介绍轧了女朋友，某日到外滩“情人墙”（密度为两公尺三对），阿康虽大学毕业依旧不擅言语，他自作聪明想从旁“取经”照搬些话头：“我昨日大丰收，吊到五斤河鲫鱼。”弄巧成拙，女友大惊：“依昨日不是一直在阿拉屋里厢吗？！”阿康颀颜语塞，无地自容，好在女友懂他，拉拉他衣袖一笑而过。这趣事还是阿康妻后来在弄堂里说笑时“泄密”的。他们育有一子，不知打球基因继承与否。

殷承宗琴声犹在耳

上世纪 50 年代中叶的一个周日上午，延陵里 1 号时常会响起殷承宗时而铿锵有力、时而恬静柔美的柴可夫斯基钢琴曲，感心动耳，荡气回肠，响彻全弄堂。可真？真！我祖父母偕小辈其时都宅于此。堂兄吴道威 1954 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即今上音）附中，与来自厦门鼓浪屿的殷承宗乃要好同学。殷独自易地求学，堂兄常邀其周末来家宿玩。鼓浪屿历来是全国拥有钢琴密度最高的地方。殷 7 岁学琴，天资颖悟又勤奋好学，附中老师认为他已达大学生水准。年少壮健的殷，击键

十分有力，我近观他练琴，天凉时额头还渗汗哩。殷告，弹奏某些曲子，一支就需费 500 磅之力！令我惊讶不已。世界名牌钢琴“斯坦威”的名儿，我小小年纪也是从承宗哥这里听得的，我想他一定先就弹奏过。这期间，我隔房堂姐吴乐懿（著名钢琴家，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上音钢琴系主任）到延陵里来探望长辈，对殷亦极称赞并倍加鼓励。殷承宗 1956 年破格升入中央音乐学院，进而在世界钢琴大赛中屡获殊荣，成为名扬中外的钢琴家。我堂兄后来也考入中音，毕业后主要从教，培养了不少出众人才。

钢琴声远去了，恰有京戏声续响。一位我们称他“奎叔”的京剧演员来延陵里龛舍。只要不下雨，他几乎天天到晒台上吊嗓子，从轻缓的“伊呀”颺至高宽的“吡啊”之声，约莫十余分钟，接着就会合掌击拍唱些我等小孩听不明的戏文，不过那有板有眼、高低婉转的调儿倒是蛮动听的。现今想来“奎叔”大概是专工老生的。他一人独住亭子间，家人在天津。与奎叔相处虽仅年余，他却带我们小朋友到“共舞台”看过好几回京剧武戏，想必他晓得少儿的喜好吧。京剧名家筱高雪樵的《挑滑车》、小王桂卿的《闹天宫》等名剧，拜奎叔之赐我都有幸观赏过，什么“连空翻”、“十字花”、“僵尸”、“双枪探海”、“三桌高叠鸽子翻身”等，无不看得目瞪口呆，

刻骨铭心。奎叔离沪，“戏苗”犹存，我们小朋友省下零用钱专买三层楼（戏馆最高层价最廉）的票，“居高临下”去看过几出京剧武打戏，有“机关布景”的犹为过瘾。

在那独崇“样板戏”的岁月，“纯武戏”竟在延陵里登场了。怎么回事呢？长我几岁的邻友丁锦生当时已经工作，因缘际会与戏校京昆剧班的几位学生交好。丁热情大方，几位学生常来弄堂里白相，我们一帮小青年就怂恿他们表演。毕竟科班出身，个个身手不凡，但见他们一个接一个大声哼唱几句之后便显出真功夫来：空心跟斗、侧身腾跃、十几个连续小翻……那窄弄堂净是坚硬的水泥地，一点保护措施都没有，饶是如此，这班好汉照样乐而跃之，看得大家像在戏馆里一样连声叫好，这越加激发、鼓舞了他们，各人又变着花样翻转腾飞，力竭方罢。想想后怕呀，幸好无人受伤。他们中最出色者有两，一位“阿发”即上海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张达发，擅铜锤花脸，曾获白玉兰奖配角奖；另一位大概是袁玉成。感谢他们在那特殊岁月里给大家送来的欢乐，没齿难忘。

小皮匠摩登结婚照

延陵里弄堂口有个高级皮匠摊。何冠“高级”？它有可移动玻璃立柜，陈列着

自产的各款皮鞋，现卖、定制、修理兼营。大小两位师傅动作麻利，常引围观欣赏“工坊秀”：把鞋面裹住楦头，以密集的鞋钉四周棚紧，并不断前后摆看拉皮修正方位；在内外层鞋底脚弓处嵌入钢条，再用糯米糰糊使劲胶牢；缝制沿条边，必先在弯而尖的锥头上用唾液抹一下再锥，蜡线对穿后又必两头抽紧……工匠技艺，夺人眼球。

皮匠摊是有老板的，姓王，不常来，他别处还有门面。大小两皮匠属外来务工者。这天，小皮匠要回乡完婚的消息传开，弄内顶热心的汤家伯伯起劲地发动邻里送红包，连看弄堂的毛爹也送了。汤伯大眼粗嗓热心肠，又擅寻开心，蛮讨小朋友欢喜。大凡哪家大人责打小人，汤伯总会及时“救助”，一番调停，“众人熙熙”。小皮匠回来分送蜡纸包的水果硬糖，汤伯叫他拿新娘子照片看，小皮匠腼腆告无。汤伯面孔一板：不看也可以，红包统统呕出来！转而贱忒嘻嘻：看看又呒啥关系，大家为依添喜呀！经不住硬缠软磨，小皮匠终于掏出一张二寸照片。汤伯讲，蛮灵格让大家看看，说得他脸也泛红了。一对新人是站着拍摄的，新娘子手捧一插花瓷瓶，新郎倌脚穿黑亮长统雨靴，模样般配。今付，当时农村摄影已开始追逐西式摩登，此乃鲜花、革履之前身也。

60年代后期，皮匠摊瘫，小皮匠回原籍了，而汤伯的故事还在继续。某日暮，

一队红卫兵进弄入户盘查，问汤：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汤面露愁色、支支吾吾：加入过一个，不过是普通会员。红卫兵以为查出了漏网坏人，更厉声逼招。至此汤伯方从抽屉取出一证递上，竟是“中苏友好协会”会员证。红卫兵悻悻然离去，汤家伯伯莞尔，他又在寻开心哦。

汤家伯伯梦想成真

我们小辰光，也就是50年代吧，夏季逢大潮汛，黄浦江水倒灌，苏州河泛滥，殃及两岸街道。我们少不更事，不听大人劝阻，只想着划大水好白相，夜里勿睡觉，偷偷溜出去“观潮戏水”。路边阴沟洞七拐八弯通着苏州河，只要洞口咕噜咕噜冒水泡，接着脏兮兮的水溢出，就说明河水已漫上岸。我们随即往山海关路东头赶去，至大通路（今大田路）口，潮水已夹带着垃圾涌来，浸过脚背二三寸，且戏且退，片刻已成涛涛之势，愈发扎劲。说一划大水做好事，至今引以为趣、引以为荣的往事吧。那夜大水结棍，小伙伴们划得正起劲，倏忽，但见一只只硕大的西瓜顺流而来，猛听得汤家伯伯粗声高喊：西瓜是瑞安里弄堂口水果摊的，大家勒牢伊，送过去！汤伯本是小朋友心目中的“大咖”，一声令下，汤伯的儿子和众少儿在尺逾高的水中拦瓜抱瓜，经大人小人共

同战斗，西瓜很快归拢摊位。摊主阿六头连声道谢，汤伯发话“小朋友衣裳侬湿了，开两只瓜慰劳慰劳”。阿六头说应该，正要切瓜，汤伯忙伸手止住开腔：看侬有良心，算了，明朝我来慰劳小朋友。说真的，我们当时真没想吃瓜，只觉得做好事、有成绩、蛮光荣。划着齷齪且散溢异味的大水回弄堂，大家方觉得腻心兮兮立马冲脚。翌日，一位小伙伴脚因脏水感染去医院诊治。长辈批评道：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叫侬勿要去划大水，偏勿听，现在拎清了伐？此后大伙确有所收敛。汤家伯伯常与大人们感叹：苏州河介齷齪，真勿晓得啥个朝代会变清爽……

汤家伯伯是白领，在长江航运局上班。1942年秋，我小娘舅程仁涛（小名锡生）失踪，急得外婆和我妈四处托人寻找。事巧，第三天被汤伯在十六铺码头瞧见身影，他一把抓吼：锡生，侬娘急煞脱了，马上跟我回去！原来，吾舅乃进步青年，向往革命，地下党安排他秘密乘船去新四军根据地。众人不明真相，汤伯也帮了倒忙。不久吾舅还是潜入了根据地，后与“中国保尔·柯察金”吴运铎成为亲密战友；新中国成立后终为里弄美谈，汤伯还曾想托锡生邀请吴运铎到其单位作报告呢。

历史上的苏州河也是一脉清流。从19世纪60年代起，外商开始在苏州河以

北和黄浦江两岸开设工厂；在“实业救国”的理想下，民族资本在上海开始发展。据1949年统计，苏州河两岸各类工厂企业有近两千户，人口膨胀，商贸兴旺，然而，从前环境保护罕有人提，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直接排泄于苏州河，长年累月，河水岂能不浊不臭？！新中国成立后，逐步推出了治理苏州河的举措。改革开放的春风，加紧了工厂的升级和拆迁，加速吹散了苏州河的异味浊气；政府花大力气建设污水处理厂和地下管网铺设；同时，新的挖泥船、环境清洁船不停作业。如是三管齐

下，苏州河终于碧波荡漾，清冽可鉴。近前，延陵里老邻友欢聚，同乘游船夜赏苏州河，两岸新老建筑彩灯镶边，光影变幻，璀璨夺目，美轮美奂！汤家伯伯的儿子感慨万千地讲：阿拉爷一直念念啥个朝代苏州河水能变清，就是今朝啊！不但水清了，而且景色如画，他虽看不到了，但我们子子孙孙都能享福哉！

山海关路，上海地图上一个时代的鲜活印迹啊！岁月人间促，正如法国诗人夏尔说的“我们居住在闪电里，闪电处于永恒的心脏。”

—— J.A ——

(本栏责编：杨晓晖)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厦门一组：黑与白

瑞 箫

1

唱雨说
大海
就是一些水
你远道来看这些水
波浪冲刷着波浪
在你见到大海之前
有多久了
波浪冲刷着波浪
在你见到大海之后
又有多久
波浪冲刷着波浪
现在
大海
就是一些水

2

忍耐是那么漫长
你总是安静
你多么像一个安静的疯子
——写着写着就疯了
你总是安静
为了不落下前人的恶名
——他是个疯子
你总是像兔子一样安静
兔子一样潜伏着生活
睁大眼睛
你活像只被剥了皮的兔子
时时躲在黑暗的青草里

3

白日的昏睡
绵延千里
只有火
翻卷上去
只有昏暗中的葡萄
火红的葡萄一样的旋涡
疯狂
是黑夜里止疼的胃药
黑眼睛的安眠的神
无休止的昏暗
黑暗

4

你看
无数的海水像雨雾
从四面涌来
高楼下的雨
雨
淋湿了全身
只剩下一副牙齿
齧在黑暗里
春天
海岛的淫雨
内心的疯狂忽忽如雷电
静止
在无边的黑夜里

画室里的插花（组诗）

曹小航

寒露之夜

桃花没有见过桂树
桂树在天上等她
花香漫过灯街
如女子轻曼的披风
扇过秋天
一明一暗

雁儿一字南飞
日子越过越薄
影子越来越厚
我摘几把繁星钉在路上
坐在月光宝盒里
等你

芦花插在花瓶

捻一秆白色的芦花
举起又放下
天空里写着色戒
拂扫秋天

枫叶染红池水
一对白鹭被风吹瘦了
我知道你在惦念
芙蓉绿 杏树黄

芦苇荡在水边
夕阳暖了

一个人影飘过
穿透梦境浮来浮去

雪 就要下了
你找不到我了
它是唤醒的旗帜
在花瓶里遇见

印象成都

宋朝的倒影
在宽宽窄窄的江湖交错
雅鱼 牛羊 搅拌着松茸
丝竹箫管
一声比一声更慢

出世的面具
麻辣香锅里滚
半个月亮
美人眉心的一点红痣
指尖微凉
凉在谁的意境

卷起飞云
踏上莲花
我在天府的酒界醉吟
现世安稳
如你所见

纬度沉入时间的波浪（组诗）

枫 肥

侘寂

是一种必然
就如那些物件
搁置于自然中
朴素存在

继续包裹光阴
等你回眸，转身
填补留白

竟然会溢出
跌落又飘起

问：我不来
是否浪费了这些景致

开往“人民广场”的地铁

门的那边的那边
还是门
门的里面的里面
有着不同的
你我

我们面无表情
穿行交叉于城市心脏
还会擦肩、摩擦
美好、纠结在手机屏幕内上演
以及深处不愿触碰的雷区
随呼啸声飞驰

下一站，将有十八个出口
门那边的那边
还是门
门里的门里
出现不同的你我

开始选择
出口

在申报馆旧址喝咖啡

城市的天空
开始淅沥
打湿旧人眼眶
一伸手，脱落的阳光
往尘埃里泛起烟火

战火在报纸背后喘息
叠叠又重重
广告，结婚启事，自由谈
小说连载在泛黄的纸上
无声告白
旧事密密麻麻

往昔容许侧身而入
故人，故事
此生追寻，场景一个个
留下点滴痕迹
抬头凝望
灵魂开始摆渡

听雪（外二首）

高 阁

当你足够静
这场雪就能听成一场音乐会
一场交响音乐会
但你总是静不到足够
总是被内心的嘈杂所颠簸
这场雪只好静静地下着
静静地等你，雪白包围着城市
包围着市民的琐琐碎碎
每个人包括你
都在雪中交出自己的嘈杂
一点一点地交出
直到静静下着的雪
输给你内心的静
你即成为天地间贵重的听者
听一场雪的合奏
听纷纷扬扬的交响情绪
慢慢落下慢慢地落下
把你的里里外外都洗白涤净

我的剩余价值

合上厚厚的经典著作
我掂量自己的剩余价值
几乎降为零
谁想榨也榨不出来了
这倒不是坏事，接下来要做的是
是按需分配时代的事
是让自己还笑得出来的事
这样的事，注定载不入史册
却可以自娱兼自娱
可以随意浪费余生

可以认真地荒唐一把
或者什么也不干
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
完全摊开自己
将自己已归零的剩余价值
放到路灯下面晒
对于一个不太老的老人
这还是办得到的

浮尘

无非是一粒尘
与其粘滞在明镜之上
看上去鲜亮有着落
不如浮在空气里
随风舞出那无限来
为了这份自由，曾不惜粉身碎骨
曾不惧声名狼藉
当然犹豫过
而且准备回到舒适区
风来了，风忽大忽小地来了
鼓励着一粒尘
做一名舞者
凭空去哲学地舞动
将一粒尘所有的能量
画成优美弧线
这番勇猛注定不能持久
不持久又怕什么
舞过了再消失
对一粒尘已然值了

乌蒙抒情·牛街古镇（外一首）

陈衍强

从镇雄逃亡到盐津的白水江
 翻过彝良的高山和峡谷
 如同在云南说四川话的大风
 翻开雷平阳摘抄过的《牛街镇志》
 江南和江北
 头戴青瓦的王冠
 身穿瓦官寺和万寿宫的霓裳
 用马鞍山的铁索桥拔河
 从 1936 年纠缠到今天仍不松手
 天麻和笋子
 从盐商拜过的码头顺水推舟
 填满现在叫宜宾的叙府
 明清的花楼
 在飘摇的风雨中
 早就春梦无痕
 只有四合院里的水井
 还在用水花朗诵民国的事情
 只有青石板上的马蹄印
 还回响马帮遥远的铃声
 从天上看牛街
 白天是陈守仁的微雕
 夜晚是乌蒙山的小香港
 巷子里涌现的一个又一个美女
 不仅春暖花开
 还弥漫着桐子叶粑粑的芳香
 她们像吊脚楼一样
 把最好的年华伸进江里洗脚
 当细鳞鱼从她们的脚背
 游到端午节的钵里
 哪怕你是过客
 但愿与时光一起留下来

把生活的忧愁和欢乐
 酿成菜籽沟的玉米酒
 灌醉风平浪静的日子
 牛街人确实了不起
 就连昆明西山的“龙门”两个字
 都是牛街秀才毛以亮古朴的楷书
 怪不得到过牛街的人
 会使劲喜欢牛街
 甚至用余生的竹竿划着竹筏
 在白水江上练毛笔字

袁滋摩崖

说的是唐贞元十年
 主管组织和统战工作的袁滋
 受皇上委派
 到李智红的家乡大理
 任命异牟寻为云南王
 由于当时还没修内昆铁路
 他只能骑时速 20 码的马
 从首都长安
 历时 3 个月才踏入云南
 在盐津的石门关
 踩着只有 5 尺宽的二级公路
 他不喝庙坝白酒
 也不找樊忠慰谈诗
 仅仅在悬崖上用楷体和篆书
 发一条微博
 成为他后来写《云南记》的开篇
 只有目击那些深刻的文字
 才能读懂大唐与南诏

城市印象（组诗）

甘美珍

寻龙尺

离火运的炙热
于掌心，寻龙尺轻颤
像被无形丝线牵引

那扇逼仄的门后
藏着岁月多少的蹉跎
如今，蛛网封存无人问津

它疯狂旋转，似在提示
冰冷玻璃幕墙后
梦想被挤压成虚空的曾经

经过熙攘的广场
寻龙尺静止，仿若凝固
眼前是欲望的伤口
人们在名利的浅滩挣扎吞噬

这沉默的寻龙尺啊
在天与地，繁忙的城市
不被羁绊，步履不停

刮痧

面对面热聊
你把自己掰成两半
露出刚出锅的柔软
蒸腾的热气里

全是掏心窝子的话

塑料花瓣打着旋儿
在风里跳着假面舞会
那些开得艳丽的姐妹花
凋谢时
碎成一地锋利的玻璃碴
扎进还在发烫的真心

夜色透过窗台时
我握着刮痧板的手
学着老师傅的样子
一下又一下
在皮肤上刮出
暗红的邮戳
每道血痕都盖着
名为“不值得”的印章

滤镜

冷柜的聚光灯下
番茄红得像涂过的嘴唇
咬开才发现
酸涩正从心里渗出汁液

红毯尽头的闪光灯
万人迷的脸照成标本
夸张的笑纹里
藏着永不衰老的硅胶谎言

你被裹进透明的保鲜膜
和这个时代隔着无菌布对视
两具反光的躯体
交换着没有温度的赞美

签证

孔强新

一

儿子去年圣诞节就想回沪探亲。阿芳对他讲洋人放洋假，凑什么热闹？回来机票贵不说，你还没有完成学业，趁休假有时间，正好多看些外文专业资料，为今后完成博士论文早作准备。儿子说同一幢公寓里的硕士生都回来了。阿芳说你年纪比他们大，任务艰巨，不要耐不住寂寞。儿子说知道知道，只是想回来看看，吃些好吃的。阿芳撇撇嘴：代价太大。好吃的，波士顿龙虾不好吃？还有三文鱼，便宜又新鲜。儿子硕士毕业时，她去参加毕业典礼，逛了那儿的超市，正巧大龙虾搞促销，花了相当于人民币六七十元的钱，买了只生猛的大龙虾，店员当场给蒸熟，阿芳只尝了一只大螯，那细嫩鲜美的滋味不用多说。阿芳没有说出来，来回飞机票，好吃多少只你们那儿的大龙虾。当然这不是主要原因，她不赞成儿子回来休假，还有别的道理。

儿子咕哝着，似乎很不乐意，语速又快，祥生正凑在一旁，只要听见母子一通视频电话，他在外面厨房淘米洗菜，或

者正在上厕所，便马上停止一切活动，凑过来听几句说两句。此时听不清儿子说什么，只在视频里瞅见儿子拉长的脸像条苦瓜。儿子学业忙，一般休息日才发微信和视频，习惯同他母亲联系，有时联系不上阿芳，才让老爸传话。祥生免不了心里吃酸，曾经半开玩笑地对阿芳说我只配当中介。都说儿子同妈亲，他们家更是如此，别看阿芳喜欢对儿子管头管脚，甚至狠三狠四，多年来确实在儿子身上花费的心血多。儿子在本市上大学时，每个周末她烧两样可口的菜肴送到学校宿舍。留学去读硕士，学费生活费都由阿芳亲自从银行兑换了外币，出面汇出去。儿子读博有了生活津贴后，阿芳不忘每年汇上一两笔外币，让儿子手头宽裕些，波士顿远郊名校多，学区房房租也不便宜，儿子居住的那楼上不大的房间，差不多花了三分之一的津贴。其实，阿芳在儿子身上向来舍得花钱，当年儿子上的初中就是收费昂贵的私立学校，哪怕打肿面孔充胖子也要凑钱供他去读。照阿芳想法：初中该读私立名校，打好基础，才有希望考上公立高中名校，进了公立高中名校，等于半只脚踏进

985大学的门槛。儿子后来确实这么一路走来，拿到部分奖学金出国留学。别看培养儿子深造阿芳肯投资，自己却相当节俭，多年不曾添置件新衣服，现在身上穿的白色全棉厚实外裤，还是徐家汇某商店处理出口转内销时淘来的便宜货，当时她穿了熨帖，回家后让老公冒着蒙蒙细雨，骑自行车赶去又买了一条，春秋季节替换着穿。老俩口退休后，日常开销不多，省下的钱，她隔段时间悄悄兑换些外币攒着。

关了视频，祥生对阿芳说小赤佬想家了。阿芳明白他意思，眼珠子一弹：你又要宠他。祥生讨个没趣，心里很不爽：别人家的儿女留学在国外，只要有假期，当妈的盼星星盼月亮催儿女回来团聚还来不及，阿芳你却把儿子拒之门外，不知打什么算盘？上海滩上像你这样的女人恐怕少有。儿子出国留学多年，包括读博士前在纽约一家化学检测小公司实习打工了两年，总共回来过一次。想想这小子平日过着实验室寝室两点一线的生活，又没有合适的女朋友，形单影只，像只远飞的孤雁，实在寂寞得很。四年前儿子回来探亲时，还没有碰上新冠疫情爆发，他只住了半个月，走马灯似的转了一圈，匆匆回去了。儿子是十一月下旬返回波士顿学校的，幸亏走得及时，如果再呆上两周，就走不掉了。阿芳后来对祥生说：你儿子运气好，没有被关在这里。他块头长一码大一码的，胃

口又好，那些日子里，街道居委会前前后后发送的荤荤素素，供他一个人吃恐怕都不够。后来疫情不再，国际航班逐渐恢复正常，海外学子到了假期，争先恐后赶回来。西邻山东大妈的外甥女，在加拿大多伦多才读了一年本科，去年暑假与圣诞节，连续回来两次了。自己儿子归心似箭，做老爸的一百个理解。嫌机票贵不是理由，虽然没有恢复到儿子第一次回来时的价格，国际航班机票已经便宜了不少。只是阿芳在家里发号施令的一把手当惯了，即使她眼睛翻到头顶上，祥生闷声为妙，否则喉咙一响，吃相难看，让外人听了笑话。

这天早晨祥生还没有起床，阿芳已经起早出门去了邻近菜场。她家居住的老破旧小区别的不称心，就是图个生活便利，地铁、公交离得不远，菜场、超市、药房、熟食店、饮食店、水果摊，像马蜂窝簇拥在附近。她不像往常在菜场里走马观花先兜一圈，直接去了水产摊，水泥池子里游动着青鱼、草鱼、鲢鱼、鳙鱼、鳊鱼、河鲫鱼、昂刺鱼，塑料大盆里养着黄鳝、河鳗、甲鱼、泥鳅、小龙虾各色贝类水产品，摊头前已有三两顾客。摊贩满脸堆笑招来着生意，这个黑胖贩子卖的鲜活基围虾、大头虾、斑节虾，里面混杂着半死不活的，又不让挑拣，阿芳上过几次当，哪怕对方阿姨长阿姨短叫得再热络，她也是冷着脸走开。旁边的鱼摊阿芳也不去光顾，

往年过春节阿芳总是在这儿买条五、六斤重的草青，让宰杀了，回去做熏鱼、炒溜鱼片什么的。去年准备腌制咸鱼，没让宰杀。拎在手里掂掂分量好像不足，往公平秤上一称，竟然缺了半斤多，摊主谎称生意忙，看错了电子秤。她没有多说，只是让摊主退赔缺了分量的钱。别说这儿商贩素质差，在阿芳眼里，外国商家也会做小动作，那年她在儿子那边的超市第二次去买大龙虾，那位白人大叔将中个的算作大个的价钱，阿芳啥个眼神，一下看出猫腻，不会讲英语的她，马上让儿子指出。事后阿芳略带得意地对儿子说：想糊弄你老妈，没门。

现在，阿芳经过这儿第三个鱼摊时，也不瞄一眼。摊贩虽然不会缺斤短两，顾客稍有挑拣，就哇啦哇啦乱叫，好像买他的鱼不花钱似的。阿芳习惯去光顾最里面的鱼摊。那个女摊主手脚麻利，捞鱼过秤，宰鱼放血，动作如行云流水。只是抄起鱼时，网兜变得不老实，湿淋淋的连鱼带水往塑料袋里倒。男顾客往往不在意，女顾客回头发现掺水，也有会再来计较的。阿芳没同她红过脸，只要摊位上还有别的顾客，总是耐心等待。等别人走后，再挑拣鱼虾，也不等女摊主往电子秤上称，她一手接过塑料袋，捏牢袋口，拎起，淌净了水。有时买了鱼什么的，阿芳拿回去让自己老公宰杀。她对祥生说，等刮了鱼鳞，剔去

肠子鱼腮，就不知是否少了分量。时间长了，女摊主知道她是个精明的角色，也不敢糊弄她，见她专跑自己摊头照顾生意，反而对她客气三分。

阿芳对笑脸相迎的矮个女摊主说：蛏子有伐，要新鲜的。买了蛏子后，阿芳又去了蔬菜摊，挑了天目山竹笋、崇明小豌豆几样时鲜菜蔬。经过鲜肉柜，衬着红纸的灯光打在柜子上，五花肉夹心肉腿肉卖相好看，像刚宰杀了的热气肉，不去摸不去闻，谁知道是不是隔夜卖剩的，现在的商贩挖空心思赚钱。她没有逗留，直接回去了。

刚才出门时东方吐露出一圈红，霞光似锦，这会儿云绕雾缠，小区绿化带里杂树也浓暗了，像洒了淡墨，鸬鹚躲在浓荫处咕咕叫着，担心着天要下雨，清洁工刚清扫了甬道，正推着垃圾桶往垃圾房走，滑轮一路格格响，不知清扫马虎还是没看仔细，下水道的的水泥槽里残留着丢弃的纸杯、撕碎的商品广告纸，即使下大雨也冲不进阴沟。她查了手机上15天天气预报，今年谷雨时节不似往年，雨水不多，但忽晴忽阴天气多变，今天也是多云转阴。

她瞥见邻居梅阿姨正在家门口绿化带前早锻炼，抽风似的拍手拍脚，正想绕过去，梅阿姨主动搭讪：菜买好了？起得介早。她唔唔敷衍。这个老女人照上海闲话讲神经有点搭进搭出，有时你客客气气

向她打招呼，她爱理不理的，虎着一张发面似的黄胖脸，像欠她债没还清。又爱管闲事，喜欢竖着耳朵听壁脚，搬弄口舌，当年阿芳刚搬来时，她外地侄女大学毕业来沪找工作，暂住她家，看侄女与她儿子年龄相差一大截，梅阿姨联想丰富，同人说侄女是阿芳拖油瓶。真是笑煞人。如果不是住在贴隔壁，阿芳懒得搭理。不过话说回来，阿芳这么早去买菜，在别人眼里确实难得。她平日早起，习惯洗洗衣服烧壶开水什么的，今天破例，因为儿子要回来了。

儿子决定回来探亲，是半个月前订好机票告诉她的。当时阿芳一愣，忙问导师准了假没有。得知导师答应了，阿芳又忙问回去签证有问题吗？儿子F-1签证快到期了，必须续签。网络上传言不少，现在美方对中国留学生签证卡得紧，回来容易，出去难，国内某些985、211学校还被纳入黑名单，理工科类的别说读博，连申请读硕的也有拒签。儿子说没问题，前不久实验室两位博士生到国内休假后，都拿到签证回校了。阿芳将信将疑，见儿子口气肯定，也不多追问。关照祥生赶紧将堆积在家里的旧书报整理打包处理掉，一些衣物也尽量堆塞在壁橱里，腾出空间，好给儿子搭张床铺。阿芳在微信里对儿子说，你回来，先在家里将就两天，然后替你在附近连锁宾馆订间标房，你住得舒服

些。不知儿子为他们省钱，还是别的原因，只说了句不用。她原先担心儿子回来那天会下雨，拖着沉重的行李箱行走不便。儿子离开波士顿前夕她还关照别忘带把折叠伞。现在天气倏忽之间转阴了，她心头冒出一丝担忧。波士顿还没有直飞上海的航班，儿子乘坐的航班先降落韩国首尔后再换乘，首尔换乘还算方便。阿芳问清了换乘后的落地时间，说会提前到浦东国际机场接他，儿子又说了句不用。

祥生正在电饭煲上煮大米粥，阿芳提着一大包荤素菜回来，先拿出塑料袋里蛭子，倒进盛了清水的塑料盆里，又滴了几滴食用油。祥生见那些蛭子白白胖胖的，说蛭子带泥才新鲜，不然泡了药水也不知道。阿芳睨了他一眼：怎么会呢？那个摊头我是老主顾了。祥生知道她向来自以为是，告诉说自己不是瞎编，从网上看来的，鱼贩用一种叫海结晶的工业盐融化水里，蛭子吸了分量增重，卖相好看，也不容易死掉。阿芳显然听进了，蹙了下眉尖：还不便宜哩，四十几元一斤。如果不是儿子要吃，我舍不得买。这是实话。儿子出国前，阿芳年年买几回蛭子让他尝鲜，虽然是寻常海鲜，儿子也吃得眉开眼笑。现在正是蛭子肥美的上市时节，平日买菜精打细算的她，只要儿子喜欢吃，她花钱不再掂掂厚薄。祥生怕自己的话会让阿芳不悦，又见蛭子已经养在净水里，不多话了。

他用竹筷搅搅电饭煲里冒出热气的粥，讨好她说：我替你去买菜馒头。阿芳有糖尿病，不吃粥。走到门口，他又回头关照：电饭煲你关心一下，小心粥溢出来。阿芳面露几分不耐烦：你快去快回。等会儿再到龙华跑一趟，听说那边烤鸭店烤鸭生意好，去买半只，拣不要烤得太焦的。

老夫妻俩早早吃了晚饭，收拾了碗筷。祥生漫不经心刷着短视频，等到手机显示出该出门的钟点，对阿芳说我到轻轨站去接儿子。阿芳说讲好不要接的，要接的话，早该去浦东国际机场。祥生坐等也闲着，出门骑上了自行车。他们小区附近的轻轨3号线、地铁1号线，机场2号线换乘都方便。儿子从首尔上飞机时讲好乘3号线回家。

阿芳在家等了半个小时，不免心焦，正想锁门出去，看见祥生骑车驶来，忙问：他人呢？祥生说后面。只听见滑轮声一路响来，白炽的路灯光照着儿子高大身影，他拖着两只鼓囊囊的拉杆大行李箱，阿芳见上面还摞着一只不小的旅行包，吃了一惊，问进门的儿子：带介许多东西？不怕超重？儿子说：买了些咖啡巧克力保健品，你们正好送送人。阿芳说还送不够呀？上次回来你看望了大学还有中学里的老师、同学，几家亲戚的礼数也尽到了。祥生说：带也带来了，他也不嫌吃力。刚才见他从轻轨站自动电梯下来，路上想帮

着拖一只，不肯。阿芳白了男人一眼：你落得省力。儿子说我从纽约搬家到波士顿，拿的东西更多。

儿子卸下背着的双肩包，阿芳仔细打量着儿子：人家读书辛苦不长肉，你怎么比上次回来还结棍，面孔上肉都溜了出来。祥生说你视频里又不是看不出来，多问。他喜欢吃甜食，喝碳酸饮料，那边食品又是高热量，不胖也会胖。再胖下去，恐怕轧不到女朋友。儿子说我自己觉不着，拉开拉链，取出两条中华香烟：免税商店买的。阿芳说你老爸又不抽烟。祥生接过香烟，忙说一条正好送给他舅舅，一条我拿来做人情，几包一发，没有了。儿子说还想买免税的茅台，问过妈。阿芳说酒瓶容易敲碎，不要买。祥生瞥着阿芳，笑道：我又没有开口，你急什么，是儿子想尽孝心，免税的正宗，下次回来不要忘记。

阿芳招呼儿子赶紧洗手吃饭，儿子说飞机上吃过了。阿芳说再吃点，我让你老爸买了半只烤鸭，知道你喜欢吃。本想到淮海路上光明邨买酱鸭，路远，乘车要换乘，不方便。儿子说，蛏子呢？祥生把一只行李箱拉进里面小间，说：你妈已经养在面盆里，让蛏子吐干净泥沙。现在不少养殖场水质不见得好，贩子批发来还会把蛏子浸在药水里，贝壳类的少吃为妙。阿芳已经把保鲜盒里的烤鸭摆上桌，蘸料倒进碟子，听了说：哪样东西吃得安全？农

药菜、催肥猪、抗生素鱼、个把月的土鸡土鸭。只好眼开眼闭，反正一时吃不死人。然后对儿子说：蛏子明天烧。

看来烤鸭蛮对儿子胃口，他就着蘸料，不多一会儿，桌上只剩一堆骨头。他擦净了手，去整理行李箱。见小间里堆满了杂物，皱着眉头对进来相帮整理的母亲说：上次回来，里面堆得转不过身，四年了，老样子。阿芳说我现在能烧点吃吃蛮好了，别的弄不动了。你爸前些天已经整理了一些，都堆在旁边小隔间了。那小隔间也几年没打开，哪想到楼上人家私自移动抽水马桶下水道，管子没接好，污水一点一点渗透下来，把闲在里面几百本书刊污损了。上个月楼上人家才把下水道修好。你这次回来，等办了事后，正好相帮把杂物整理一下，当废品卖，或者扔掉。

二

第二天儿子吃了清炒蛏子后，对他妈说：想吃蚌肉。收拾碗筷的祥生听了说：现在不是吃蚌肉辰光，冬天蚌肉才好吃。祥生记忆中，他少年时，母亲经常买蚌肉回来。那个年代猪肉凭票供应，荤腥少，常有乡人摸了河蚌螺蛳拿到菜场外面路边售卖。顾客买了河蚌，乡人拿斜刀剖开蚌壳，轻轻一划，白嫩的蚌肉刨了出来。蚌肉比猪肉便宜得多，烧青菜，撒点胡椒

粉，是一道微辣含鲜的荤菜。儿子出国前，阿芳偶尔也会在菜场鱼摊买到蚌肉田螺之类小鲜。蚌肉烧咸菜，红烧田螺塞肉，也是好滋味，想不到儿子吃了念念不忘。如今乡间水质污染，野生河蚌、田螺稀少。阿芳对儿子说蚌肉菜场里看不到，你想吃，过几天去金山你舅舅家，看看乡镇上有没有。你这次回来，还要到美领馆办签证，预约了啥个辰光，先把这件大事体解决好。儿子说来之前已经预约好了，明天上午。阿芳说我陪你去。儿子说又不是头回去签，不用陪。阿芳说你老妈性子急，看你当场签出来了，我睡得着觉了。

儿子去梅陇镇广场美领馆办签证了。赶到那儿换乘两辆地铁，一长段路要步行，上午八九点钟正是上班高峰时间，阿芳早餐没有顾得上在家吃，催着儿子换上整洁服装，早早出门。儿子说急啥，我已经叫了网约车，会停在小区门口。祥生对阿芳说：不要空着肚皮，抓紧时间，你们先去马路对面老盛昌吃点心。等办完了事，正好在梅龙镇吃中饭，听说那儿美食多多。南京西路王家沙是老店，可以顺路弯去看看，两面黄、蟹粉小笼、排骨年糕都好吃，我老早同朋友去过那片饮食店。

祥生等母子俩走后，去了邻近社区食堂买了几只肉包菜包，准备自己中午混一顿。他不善烹饪，一个人在家更懒得烧饭。天气晴好，他不能闲坐着翻看短视

频，免得阿芳回来说闲话。他把儿子睡的被褥拿到后门口的晾衣架上。底楼潮湿，被褥几天不晒，睡上去总有一种阴滋滋的感觉。儿子难得回家，不嫌弃住房逼仄，也该让他睡得舒坦些。这一室半的老工房，是当年结婚时单位优惠购房买下的，原本打算等儿子长大些再拣宽敞的置换，那些年阿芳把全部精力花在儿子读书升学上，一时也顾不及。祥生历来缺乏经济头脑，照阿芳的话没有财运。当年发行股票认购证时他隔岸看戏，等人家赚到第一桶金时才红了眼，也想跟风炒股捞一票。虽然投入不多，省下的烟酒钱被套得死死的，所以阿芳有时嘲他，他闷屁不放一只。后来，他又轻信了某经济学家口吐莲花：大城市房价会跌到千元一平米，错过了贷款也要及时改善住房条件的良机。当房价蹭蹭往上直蹿到天花板，凭他们的工资收入，哪怕千千万万华夏高楼空置着，只有干瞪眼的份。没有后悔药好吃，指望儿子在外面混出个名堂，不再像父辈晚年还蛰身蜗居。

晒了被褥，坐在隔壁后门口拣菜的梅阿姨问他：儿子回来啦？早上去买菜，看见你老婆同儿子急急忙忙往外走。他说小赤佬几年没回来了，白相几天。上次儿子回来，阿芳给周围邻居分发了几斤巧克力，梅阿姨和山东大妈都拿到了两大条。祥生也会对阿芳说几句酸话：派头不小，会做

人。儿子这次回来，他看了两天，没见阿芳有啥动作。

上午股市开盘了，祥生看了看手机上下载的A股K线图，死样怪气，像条僵蛇匍匐在地板上。他入市资金不多，买的某特区开发资源股被套得死死。开盘、收盘时随意瞄一眼，懒得光顾了。他又骑自行车去龙华买回半只烤鸭。隔壁厨房排气管喷出刺鼻油烟味，梅阿姨在炒菜。别看这胖女人东家短李家长同人闲聊，一日三餐没有对不起口腹。他正要点火蒸热当午饭的馒头，儿子背着双肩包，提着一大袋碳水饮料回来了。

签出来了？这么快就回来。他问。儿子避开他关切的目光：等通知。你妈呢？她走得慢。儿子说着放下双肩包，从鼓囊囊的塑料袋里取出大瓶可乐雪碧，还有几瓶果味饮料。他蹙眉：里面添加剂不少。你学化学的，不懂？儿子没答理，拧开可乐瓶盖，大概走得口渴，牛饮似的喝了几大口。他又忍不住问：你妈没领你外面吃？

正说着，阿芳不声不响开了门。他觑了她一眼，看不出脸部表情。可能昨夜睡眠不足，又起早出门，眼圈泛黑，显得神色疲乏。儿子签证没有着落，他揣摩她心里肯定不痛快，没心思在外面吃饭，要不然不会急于回家。

祥生忙着去淘米烧饭。阿芳见桌上有半只烤鸭，从冰箱里取出几只番茄、鸡

蛋：你再汰点青菜，中饭混一顿。午饭后，她上床睡午觉去了。大概休息养足了精神，晚餐阿芳又炒了儿子爱吃的虾仁豌豆，烧了蜜汁红烧肉。这女人当年作为知青去市郊农场落下一身毛病，上了年纪更显体虚，烧两只菜肴湿了内衣。儿子对她说：明天你不用忙，约好大学同学聚会，晚饭不回来吃。阿芳说你倒有心思去白相，还是多关心类似你签证的情况。儿子说美领馆又没有拒签，只是要审核。我网上查了，现在审核时间长了，你别操心啦。阿芳说你不要太笃定。你不是说你实验室的师姐马上签出的吗？儿子说是的，当时我们在导师指导下，正合作写一篇实验论文，她在家只呆了十天就回学校了。阿芳说你师姐以事业为重，希望你不要落后，一切顺利。儿子说论文导师早审核通过了，有可能会发表。我可是难得回来呀。言下之意即使签证下来，也要度完休假。阿芳说不论怎么样，过些时候你主动向美领馆询问一下。

三

阿芳十分心焦，儿子回来三周了，休假也快到期，不见他的签证下来。催儿子网上询问，儿子毫无反应。催急了，他漫不经心说领事馆签证审核有顺序，催也没用。祥生见儿子这些日子无所事事，不是

应邀同学聚会，就是宅家上网打三国杀、玩王者荣耀，想起一次路上偶遇单位退休的女同事，问起彼此儿女情况，她不满地咕哝，说她北大毕业的儿子，留学日本拿到博士学位，受聘一家大公司，年薪不菲，回来度假，三十好几的人了，亲戚介绍女朋友也不看，整天宅家打游戏，真是急煞人。眼下自己的儿子回来也只知道玩。看来这些漂泊海外的学子实在太孤单，即使拿到了饭碗，竞争压力也不轻，有机会放松成了首选，像归巢的鸟儿梳理着疲惫的羽毛。

翌日，儿子早饭没吃，背着双肩包匆忙出门。阿芳追上去问他去哪儿，儿子有点不耐烦：不是告诉你们了，同学约好去苏州玩。昨天晚上饭桌上儿子是说了，阿芳当时没好气怼他：你只知道去白相，不考虑考虑自己大事体。阿芳嘴里的大事体当然指的是签证，还有儿子的学业，虽然儿子发邮件向导师说明了不能及时回校原因，这个月的奖学金也及时打到儿子的卡上，多虑的阿芳心里却想：签证不下来是客观原因，不能眼睁睁等待，进不了实验室，可以去图书馆查外文资料，网上看专业论文，了解科研动态，不要白白浪费了宝贵光阴。阿芳当年作为知青从市郊农场回沪工作后，没有考进全日制大学，咬咬牙埋头自学，别人谈情说爱，她利用业余时间泡图书馆，拿到开放大学中文专业文

凭。后来忙于单位工作，操持家务，没能进一步深造。从骨子里来说，她是个好胜心强的女人。在她眼里，儿子作为个博士生，如果不务正业，无异像那些沉湎网吧里的小混混，贪吃贪玩，自毁前程。

你也说得太吓人了。儿子走后，祥生为儿子打抱不平：不要只看见他不是出去白相，就是上网打游戏，他也没忘记在网上查找信息资料。我好几回一觉醒来，电脑还开着。阿芳说我怎么没有看见。祥生说你睡得早，打呼噜时怎么会看见。阿芳瞪了他一眼：你一向护着他。祥生见她只管坐着生闷气，没像往常急于上菜场，提醒说：他回来要吃饭的。阿芳气呼呼站起身：管不了啦，随他去。自顾去烧菜泡饭了。祥生思忖冰箱里还有昨晚吃剩的百叶结烧肉，儿子不在家，中午再炒碗青菜什么的，又可混一顿。眼看这女人情绪不佳，也不多说了。临吃中饭时，儿子突然给阿芳打来语音电话，说旅游景点多，今晚不回家，在苏州住一夜。阿芳顿时声音高了八度：必须回家！要不不要再进门。儿子也正在饭店里用餐，听得见他身旁的杯盏声、嘈杂声。大概怕阿芳声音传到别人耳朵里，儿子含糊地说了什么，关了语音电话。

下午股市开盘，祥生在手机上查看了个股行情，手里套牢的几只股票，盯盘没起色，如同后门绿化带杂草，绿油油的，不看又不放心。远离股市等于远离毒品，网上的牢骚他虽有同感，终究狠不下

心割肉清盘离场。儿子回来这些天，只要在家，拥挤在一个狭小空间里，他很少去看股票，生怕阿芳烦个不停：你还有好心思呀？不关心关心儿子签证。现在儿子出了门，他才偷空关注大盘走势、个股行情。没等收盘，阿芳对祥生说：再去龙华买半只烤鸭。祥生知道她嘴里说着狠话，心里却惦记着晚上为儿子准备吃的，想想那种鸭子是合成饲料喂大的，刚烤出炉闻闻鸭肉香，隔了一顿就变味，上回儿子就吃剩下不少。脱口说了句：还要去买？不待他说完，阿芳不耐烦打断说：我们自己也要吃。

祥生买好烤鸭回来，对阿芳说：刚才看见菜场隔壁熟食店有白切羊肉，要不要去买点？你再催儿子回来吃晚饭。阿芳告诉儿子已经发来微信，晚饭不吃，人回来。祥生笑道：他还是听你娘话的，不住夜。留在那里吃晚饭也好，苏州餐饮名店招牌菜不少，蜜汁火方、响油鳝糊、蟹粉狮子头，都是至味。面食浇头花样也多。老早我同朋友在那里松鹤楼吃过饭，松鼠鳊鱼只要三元钱，我一直懊恼当时没有好好吃一顿，错过了机会。阿芳说：你同我轧朋友辰光，请我上过几趟馆子？云南路美食街离我娘家不远，那里小绍兴白斩鸡、小金陵盐水鸭，还有长安饺子馆，再多跑几步就是老人和，老上海人哪个不晓得？派头大点，26路一部头，乘到茂名南路，过去就是红房子西餐馆，吃大餐。你还好意思讲出来。祥生听了差点儿搔头皮，只

好佯笑，待她好时忘记了，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比欠她八辈子债记得还牢。

阿芳奚落了他犹嫌不够，又说：儿子不像你把钞票看得重。我就怕他在外面乱消费。你看他，回来没几天，拖着我们跑到龙华去吃潮州菜，花了不少钞票，既啥吃头。三十几元一斤的榴莲，也一连买了三只。泰国金枕榴莲名气好听，壳剥下一大摊，果肉一眼眼，不知是网购的捣糰糊，还是什么，算算老价钿。换到我，不会去买。祥生刚才听了她嘲叽叽的话，心里正挖塞，此时也忍不住揶揄她几句：知道你是做人家，不会瞎用钞票，所以儿子不嫌贵，买来孝敬你，也让我享点口福。你看好了，他苏州回来，不会空手的。

儿子回到家时，阿芳已经呵欠连天。儿子果然带回了苏州土特产，把一桶采芝斋松仁枣蓉大麻饼给了祥生。有一年祥生单位组织去苏州旅游，买了这种大麻饼回来，他没忘记。儿子又把几盒黄天源各色糕团给了阿芳。他知道老妈有糖尿病不喜甜食，但金山小舅每次送来的豆沙小方糕，她都会贮存在冰箱里慢慢吃。儿子说这种糕团是同学推荐的，游客买的人也多。阿芳见打包的有青豆炒虾仁、溜鱼片、糖醋排骨，两只食品盒里装得满满的，问：你们几个人吃？剩下不少。明天我热给你吃，省得再烧了。

儿子忙说他明天还要去苏州玩。阿芳原本打起了精神，一下变了脸色：还去呀？

白相不够。儿子振振有词：今天只游览了博物馆、拙政园、观前街、狮子林。留园、寒山寺、山塘街，都来不及赶去。你不让我留宿，只能明天再去。阿芳着恼了：你只知道白相，签证的事有着落了吗？我叫你不要回来，不要回来，你偏不听。现在走不出去，开心吗？你不想想，万一签证通不过，许多年的努力白费。快三十岁的人，一点不想想自己前途重要，还是白相要紧？儿子不吭声了，自顾低头玩手机，大概回什么微信，或者与人联系。见老妈喋喋不休个没完，他抬脸说：瞎操心。阿芳火气大了：你今晚快把自己东西整理好，明天住到外面去，我眼不见为净。祥生见母子俩火药味越来越浓，忙说轻点，声音轻点。

他听见窗口前走动的脚步声停住了，估摸有人在听壁脚。外面走道直通西面单元尽头垃圾房，时有居民晚上去倒垃圾。祥生上前拉开窗帘，一个人影闪去。

儿子一大早出了门。阿芳似乎察觉了，侧了侧身，但没起床。祥生知道她又是一夜没睡好。

祥生从社区食堂买了几只肉馒头菜馒头回来当早点，看见梅阿姨同西邻山东大妈正在嘀嘀咕咕咬着耳朵，甬道北边的绿化带里，鹁鸪也一声接一声咕咕叫着，好像同两个老女人比赛谁的声音更吸引人。她们见他走近，嘀咕了句什么，散开了。

阿芳不在家，估计买菜去了。一会儿

她拎着几样蔬菜回来，对祥生说：我血压有点高，过会儿再去社区医院量一量。家里备着儿子网购的电子血压计，阿芳时常自测，如果血压偏高，她会再去医院复查。祥生对她说：少为儿子操心，自己健康要紧。阿芳似乎余怒未消：你看看，他回来这些天，签证没下来，倒有心思在外面吃喝玩乐，苏州白相了一天不算，又去了。是不是又约了哪位女同学？祥生笑着说：有女同学肯跟他去游玩，好事么，说明你儿子不是书蠹头，有花头。阿芳嗤笑：自己饭碗没着落，还谈女朋友？不靠谱。分心了，影响学业。祥生说：你想得太多。瞧你脸色焦黄，又是熊猫眼，这些天多难看。同你年轻时照片相比，一个天一个地。阿芳撇嘴：六十多岁老太婆，正常。看看你自己，牙齿快落光了，开口就漏风。祥生怕再说下去要斗口角，赶紧刹车，掉转头：苏州我也多年没去了，只知道景点多，一天是游不遍的。昨天儿子想住在那里，你硬要他回家，他还算尊重你意见。本来他准备赴云南去见读硕士时的同学，那个男同学回国后一直同他保持密切联系，你说路途太远，不让去，他也就不去了。现在他到近边地方玩玩，你还有啥不放心？即使约了女同学，也正常。你这个做娘的管得太宽。就像当年你和我轧朋友，你娘的话你听进几句？阿芳说：上你老当。

祥生嘻嘻笑了：两情相悦。好了，不

说闲话。昨晚你们声音响，窗外和隔壁也能听到，影响了邻居，还惹人笑话，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他怀疑昨晚在窗外听壁脚的是谁，刚才梅阿姨与山东大妈咬耳朵，鬼鬼祟祟的样子，心里有了谱，想告诉阿芳，又忍住了。老娘们喜欢说长道短，搬弄口舌，是小区里一道抹不去的风景。以前他曾经提醒阿芳即使因闹心发脾气，也要关紧窗门，隔墙有耳，不必像吹大喇叭闹得窗外麻雀也飞掉。阿芳一脸的不屑：怕啥？不做亏心事，怕啥人？早过了更年期的女人，一不遂心，情绪仍容易失控。他还是少说为妙，这段日子，她血压又不太正常。

四

儿子刚回来时，后门口绿化带那棵栀子只有繁枝茂叶，如今到了五月中旬，栀子花早早开了，先是七八朵或傲立树冠，或怯怯露脸。转眼间，斜枝旁杈上缀着的花蕾，肆意地竞相开出洁白的花朵，浓郁的芳香，似散不开的雾气，弥漫在湿热的空气里，给这个老破旧小区平添了别样的景致。祥生时见过往的中年女人，还有女孩子，翻进栅栏，踮脚摘花。梅阿姨会做好人，相帮熟人扯枝采花，弄断了不少细枝嫩条，有回祥生忍不住想说几句，阿芳叫他一声：你电话。家里座机早停了，祥生知道她不让他管闲事。

已经满一个月了，美领馆的签证杳无音讯，看样子儿子开始心神不宁，这天大学同学在浦东森林公园举办的野营聚餐活动，喜欢凑热闹的他也放弃了。整个上午，他在电脑上给导师发邮件，告知签证情况，然后等待导师的回复。下午忙着查找有关信息。

阿芳天天黑着脸，没有好脸色给儿子看，不过，她一日三餐还是料理齐全。儿子签证不下来，阿芳私下盯着祥生，让他赶紧去找那位相识了几十年的老朋友商量，老朋友儿子在一家世界五百强外企担任高管，看能否让儿子应聘一个岗位，儿子专业正对口。阿芳急着为儿子找后路了。祥生为难地直搔头皮。当初儿子本科毕业，他同对方说好，前去应聘，结果儿子出国留学。现在再去联系，是否有岗位？经济形势不乐观，各行各业就业难，海归留学生多如牛毛，据说连城管和村官的岗位挤破了头。儿子还没有拿到博士学位，有竞争优势吗？祥生把头皮搔了又搔，搔落了几根花白头发。

祥生迟疑了半晌，隔天终于给老朋友打了电话，不过他没有直截了当说明来意，聊了些闲话，转弯抹角询问对方儿子是否还在原来位置上。老朋友锣鼓听音，告诉说儿子还有几年退休，不过这家知名外企裁员也厉害，要搬迁到东南亚国家去了。儿子和媳妇正为是否同去举棋不定。老朋友对他打趣说：你儿子学成归来，择业拿

高薪不成问题，你也不必越俎代庖，瞎操心。祥生打着哈哈说：托福，托福。心里苦笑，我家这条船正搁浅在这里，不知往哪儿开。你老兄给我吃空心汤团。

吃了晚饭，儿子照例进房间坐在电脑桌前。祥生把同老朋友联系后情况悄悄告诉了阿芳，阿芳没说什么，脸色很不好看。祥生想说船到桥头自会直之类安慰话，话到嘴边又噎住，他知道老婆臭脾气，心里不爽，多说反而招她厌烦。

第二天早晨祥生醒来，阿芳出门去了，她从来不去早锻炼，像隔壁梅阿姨在小区绿化带拍手拍脚，大概去了菜场，可又犯不着起得这么早。儿子床上传出轻微的鼾声，昨晚祥生睡的时候，他还在电脑上忙乎。没去惊动他，祥生匆忙洗漱了下，也出了门。

祥生没像往常去买早点，走到邻近菜场看看阿芳在不在，好帮她拿买好的菜，上海庸常男人别的本事不大，拍拍老婆小马屁还是很在行的。转了一圈没见阿芳人影，有时阿芳货比三家，会到别的超市淘便宜货。祥生也懒得再去找她了，拐到不远处的社区食堂买了些早点。这家社区食堂肉馒头个大馅多，有时面团没发酵好粘牙，肉馅也走味。邻近的个体户早点铺已经关的关，换的换，剩下几家他嫌不卫生，难得光顾。

儿子也已起床，坐在电脑桌前。祥生招呼他吃早点，他只是嗯了一声，骑着祥

生的自行车出门，说马上就回来。过了好一会儿不见儿子进门，祥生不等他了，自顾吃了早点。刚吃完，阿芳拎着买好的菜回来了，祥生对她说：你老早出去，是不是跑到徐家汇去了，怎么才回来？我去隔壁菜场找过你。阿芳买菜，喜欢东兜西看，时常小半天不回来，祥生不放心，等急了，便习惯用去徐家汇这句话开涮她，其实徐家汇华山路早没有了菜场，只是离这儿实在不近，祥生骑自行车来回也要花半个小时。

阿芳说她去了龙华，哦，原来赶早去龙华古寺烧香。当年儿子中考高考她都特地到庙里祈祷，家里也供奉着一尊瓷质观世音菩萨。不过，阿芳不像别的信徒常去庙里礼佛，祥生暗笑她是实用主义者，今朝正值初一上香，想必她为儿子的签证没少操心。

阿芳见儿子不在房间里，顿现怒色：安静了几日又去白相了？祥生说电脑开着呢。阿芳又往房间里瞅瞅：他没去哪里？正说着，儿子拎着一大袋东西进来，说漕宝路肯德基门店搞优惠活动，你们快吃。把炸鸡块、薯条、蛋挞各给了他们一份。

见儿子从袋里掏出的又是大瓶碳酸饮料，阿芳直蹙眉：还没吃够？你看看，这些天哪天不替你扔空瓶子，不怕牙齿蛀

坏？现在补牙装假牙，到处都一样，宰你没商量，还吃苦头。眼见老妈又要唠叨，儿子拿了吃的喝的进了里面房间。

手机响了，是金山小舅给妹子打来电话，询问外甥何时返美。阿芳忙缓声告诉还有事情没办好，一面朝祥生使眼色，让他别插嘴。小舅前不久从金山赶来，送了野生河虾黄鳝，还有大家喜欢吃的豆沙小方糕，现在又要送土特产来。阿芳忙谢绝，说小哥你也一把年纪了，来回也累。外甥回去前，一定让他再来看望舅舅舅妈。阿芳想让儿子同小舅说说话，又打消了念头，突然房间里传出一声耶的欢叫。

签证下来了？祥生一个箭步冲进房间，阿芳连电话来不及挂，后脚紧跟进来。儿子喜形于色，指着电脑屏幕上图案和密密麻麻英文：论文发表了，很棒的国际化学杂志。

老两口定睛看，上面还刊登着儿子和论文合作者的照片。

一周后下午，邻居梅阿姨看见阿芳夫妇跟随儿子出了门，两只大号拉杆箱滑轮声一路格格响。绿化带里鹁鸪不甘寂寞地叫着，不经意间又开出的栀子花，在午后的阳光下仍然香气袭人。

豺狼

李云舒

她浑身僵硬地立在石洞前。野猪的臊臭味不断扩散，顺着鼻腔直达大脑，令肌肉无意识地抽搐。

一声嚎叫，黑暗中那双褐黄色眼睛迅速逼近，野猪猛地蹿出洞穴。她将重心移向后腿，色厉内荏地耸起颈毛。

她后悔得想一口咬掉自己的尾巴。这场暴风雪持续了足有数日，猎物都躲进了巢穴，草原一片死气沉沉的白色，她在旷野上徘徊，肚皮贴到了脊梁骨，眼睛饿得发绿，却连块冻硬的腐肉也没找到。鹅毛大雪很快就掩盖掉了她凌乱的足迹。

石洞隐藏在山崖昏晃中，积雪为它提供了天然的保护色。她原本计划赶去尚未封冻的河畔，或许有动物耐不住饥渴前来饮水，路过山崖时，寂静的雪原突然响起一声猪崽的叫唤。

她“嗖”一下竖起了耳朵，皮毛霎时紧凑，眸中闪出兴奋贪婪的精光。猪崽肉质鲜美，极受捕食者欢迎，但往往有幼猪的地方就有成年野猪，它们性情凶猛，獠牙能够轻易洞穿捕食者的肚皮，护崽母猪更是宁愿与天敌拼尽最后一滴血。

她孤身一个，很难在较量中占到便宜。

猪崽并不知道危险悄然降临，依旧吱吱叫着。她下意识伏低身子，空瘪的肚皮鞭策着她迈开四肢。

也许母猪睡着了，也许她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将猪崽偷出来。饥饿使她抱有过分的幻想，幼猪特有的奶香勾得她一步步靠近，回过神来，她已经将脑袋探入石洞。

“嗷——”沉睡中的母野猪突然跳起来，翻起嘴唇，露出寒光森森的獠牙。

她低估了野猪的警醒，低估了野猪的反应能力，接着，恐慌让她做出了一个更加愚蠢的举动：转身就跑。

野猪毫不犹豫追出洞穴，钢针般的鬃毛根根竖立。她能感受到背后灼热的吐息，冰雪在四蹄的踏动下碎裂，她明白，那副獠牙再过几秒就会将自己开膛破肚，心一横，猛然转身，朝野猪面门扑去。

野猪吃了一惊，目光流露出惶惑，她得意地张开前掌，瞄准两只玻璃球大小的眼珠。

可惜，她算错了一件事。自己三天没有进食，四肢虚软无力，这一跃只跃出平常一半的距离，前爪仅仅在野猪鼻梁上蹭了一下。

她打着滑跌回地面，脑中一片空白。

野猪眼里的困惑转为讥笑，顶着獠牙，挥出势大力沉的一击。

她舔尽唇边残留的血丝，站起身，小跑着穿过白桦林。野兔肉沉甸甸地坠在腹中。雪片将皮毛擦拭得愈发闪亮。

天色尚早，她漫无目的地溜达了一阵。地势在眼前陡然下沉，几块灰突突的岩石伸出崖顶，风从崖下直扑上来，吹得雪花四散飘舞。她抽抽耳朵，风声中似乎隐隐传来野猪猖狂的咆哮，以及野狼的低吼。

她好奇地从岩石上探出头，眯起眼睛抵御狂风，山崖下，野猪正在追赶一匹雌狼，忽地，战栗如同电流窜遍全身。母野猪灰褐色的发丛间，镶嵌着一条状似游蛇的黝黑斑纹。风雪弥漫，她疑心是不是看走眼了，再一定睛：鼻梁上的淡粉色疤痕、褐黄的眼珠、高高耸立的招风耳、短而细的尾巴……

侧腹的伤疤狠狠抽痛起来，真是冤家路窄，一年前，就是这只野猪在她身上留下了永久性的伤痕，那副威力巨大的獠牙能轻易掘开冻土，臃肿敦实的身体能将大树拦腰撞断。

眼前腾起一层猩红薄雾，血液在耳内轰鸣，积压的愤恨如火山爆发。这只母野猪让她吃足了苦头，浑身上下每一根神经

都催促着她用利齿咬断仇敌的喉管。

于她而言，愤怒似乎是一种本能，是對抗严酷大自然的唯一手段。

崖顶，有一条陡峭小径，宽不足一米，倾斜向下，勉强于嶙峋乱石间撑出一线平地。她不假思索，沿着小径狂奔起来。

她绝望地蹬踢后腿，爪尖从母野猪肚腹处划过，奈何对方膘肥体壮，獠牙一点一点拱进颈窝。四肢的力量飞快流失，仿佛提前预见了死亡。

她心底一片悲怆，虽然活在世上的时间不长，但死神已经眷顾过自己无数次。她曾被一群手持猎枪的猎人困入圈套，子弹在身上打出过血洞；她曾被野驴的铁蹄踢中尾巴，养了一个多月肿块才消退；她曾依靠一截断木，在洪水中挣扎了四天之久。从幼崽到成年，她闯过的灾厄不计其数，如今却葬送在一头野猪蹄下，着实令狼痛惜。

突然，余光瞥见一抹红色转瞬即逝，母野猪的表情扭曲起来，发出痛苦的号叫。她快要窒息的喉咙一阵舒畅，猛地从地上弹跃而起。

几步开外，一只母豺正与野猪扭打一处。母豺通身赤红，在皑皑积雪中犹如一团火焰，四只豺爪死死钉进野猪背，尖牙刺探着野猪颈下的皮肉。

血腥味刺激了她的大脑，野猪又蹦又

跳想用脱母豺，侧腹完全暴露在外，她瞄准那柔软的腹部，一口咬下。

野猪疼得尖叫起来，眼珠布满血丝，立刻将矛头转向她。母豺趁机合上利齿。

野猪嘴角涌出血渍，狂乱地颠动身体，母豺被晃得七荤八素，牙齿有了松动。她心中焦急，再次逼近，爪子插进了野猪的左眼窝，动作快得好似蛇行。

鲜血泼洒在洁白的雪地上。

她被拖拽着打了几个滚，野猪发疯似的撞来，她赶忙闪到一旁，右肋处还是被扯下一大片狼毛。

母豺稳住身形，用利爪撕扯，用牙齿啃咬，眼中燃烧着残忍的快意。野猪在哀鸣声中噫满血沫，身体重重砸到地上。

母豺笨拙地从野猪背上爬下来，后腿沾满血污，略微有些瘸，双目却神采奕奕，冲着天空发出胜利的长啸。

她颓然趴倒在地，大口喘息，脑中像有一整窝蜜蜂在飞，眼前的雪地一阵阵发黑。

母豺嗅了嗅野猪的尸体，又望望石洞里还在吱哇乱叫的猪崽，似乎并没有分一杯羹的打算，直起身，高傲地瞥了她一眼，蹿入茫茫飞雪。

她在一株背风的古橡树旁停下脚步。后腿隐隐作痛，胸中却似点着了一把火，直烧得热血沸腾，心底压抑的那口气终于

得以宣泄，大仇得报的快感侵袭了全身。

她蜷伏下来，扭过头，轻轻舔着腿上的伤口。

她将母野猪和猪崽全部留给了那匹雌狼，一方面，刚刚饱餐完一顿野兔，对有些臃肿的猪肉实在提不起兴趣；另一方面，雌狼看着形销骨立，皮毛下一根根肋骨清晰可辨，毕竟是对方发现的猎物，骄傲使她拒绝接受一匹狼的馈赠。

舔梳的动作忽然停顿了一下。雌狼虽然毛发枯涩，相貌却有几分熟稔，她眯起眼睛，回想打斗时的每一个细节。背部灰黑，腹部乳白，四肢紧致的肌肉，狭长的面庞，右耳内侧的浅色绒毛，以及……缺了一半的左耳。

泛黄的记忆猝不及防跳到眼前，她一个激灵，埋头迅速舔舐伤口，舌尖微微发颤。

报仇雪恨的痛快早已荡然无存，此刻心头涌起的惊慌比在攻击野猪时更甚。

万幸，雌狼没有认出她。

“砰！”

她从羚羊尸体上抬起头，枪声划破黎明的宁静，空气中弥漫开淡淡的硝烟味。她厌恶地喷了个响鼻。

和母豺一起捕杀野猪已经是两日前，大雪初霁，猎物开始频繁活动。可好天气把猎人也带回了森林，以及那些淌着涎水、汪汪吠叫的猎狗。

“砰砰——”

枪声在逼近，她看了看没吃完的大半只羚羊，一咬牙，朝反方向飞奔。

心头的怒气却随着奔跑不断蔓延，她憎恶人类凭借手中会喷火的猎枪叱咤风云，更痛恨自己直面威胁时的无力。她的愤懑总是极其相似，且一旦形成便很难被扑灭，毕竟，她从一开始就学会了愤怒。

忽然，鼻端掠过一丝熟悉的气息，新鲜而浓烈。她兴奋地支起耳朵，循着气味钻过黑莓丛，只见正前方大树上，用捕猎网吊着一只红色母豺，四肢弯曲，尖尖的嘴被网绳箍住，令豺牙频频咬空。

母豺显然也认出了她，眼睛一亮，挣扎得更加剧烈。

猎人们还滞留在林中，尚未接近。她扑到网上，拼命啃噬。大网用尼龙绳编就，坚韧耐磨，她和母豺折腾了半天，才咬断一只网眼，母豺前腿从网中伸出来，踢得雪花四溅。

猎人的吆喝逐渐清晰，她暗自祈祷能避开他们，可很不幸，鸟兽制造出的动静目标明确——直奔捕猎网。

母豺同样预感到了危险，责难的目光落在她身上。她不予理会，低头撕咬网绳，她能感觉到母豺内心深不见底的恐惧，但那双高傲的眸子没有泄露出丝毫哀求，只有令她生畏的质问和警告：如果没有我，你早就成了野猪的牙下亡魂。

她欣赏她的傲慢，她在她眼中看见了自己。

几条猎狗冲出灌木，第二只网眼应声而断。为首一条花狗高声狂吠着，却始终不敢上前。她轻旋狼腰，利爪毫不留情挨上它的脖颈，花狗惨叫一声缩回树丛。

一颗子弹擦过左耳耳廓，她愣怔片刻，头顶传来火烫的刺痛感，理智开始尖叫着要她逃命。

心底的怒火死灰复燃。这片林莽是野性而残忍的，她成长的土地上处处潜伏着刽子手，每分每秒都有天敌将她视作猎物，任何一次狩猎远行都冒着失去生命的风险，如果屈从于理智，她就会躲在洞穴内惶惶终日，到死都只敢捡拾巢穴附近的腐食。她不想这样憋屈地活着，也不会这样憋屈地活着。

又一枪打在额前雪地上，锋利的弹片四散迸射，其中几枚不知怎么割破了尼龙网。她忽然福至心灵，回身跑向母豺。猎人的枪管跟着她一起转移。

她灵活地辗转腾挪，准星只来得及锁定她的影子。

终于，一颗射歪的子弹整个撞到猎网上，绳索从中间断开，死蛇一般匍匐在地，母豺迅速爬起身，挣掉猎网，跟随她飞也似的钻进密林。

几发霰弹不依不饶追上来，一株冷杉做了替死鬼。背后响起猎人们的咒骂声，

她不自觉咧开了嘴。

她们一口气跑到几公里外的山包脚下，途中还蹚过一条小溪，冰冷的溪水洗去了身上的气味，猎狗鼻子就算再灵，也休想找到她们。

母豺伸出舌头，轻舔了一下她的脊背，这称得上是不同物种间最亲近的动作了。她心安理得享受着母豺的感激，为能够挫败人类的阴谋雀跃不已。母豺身上有好几处伤口，但都只停留在表面，胸前一片月牙形白毛被血迹染污了。

她疑惑地眨眨眼，心底无端生出一股熟悉感。她上下打量母豺：红得没有一丝杂色的毛发，胸前新月状的白斑，镶了一圈黑毛的尖耳。她在脑海中翻翻拣拣，努力搜寻一些蛛丝马迹，她与豺的交集并不多，什么时候……

一个豁然，童年的画面涌入视野。那时她只有三四周大，狼母外出捕猎，留她独自在巢中玩耍。没过多久，长长的黑影投进洞穴，年轻母豺火红色的皮毛遮挡了光线，她吓得大气也不敢出，紧紧贴着石壁，直想找条裂缝把自己塞进去。母豺眼里倏地亮起兴趣，叼住后颈皮，将她凌空提起，她能嗅到母豺嘴里难闻的血腥气，四条狼腿胡乱踢打。

母豺大概刚刚填饱了肚子，并不急于吃掉她，只是欣赏她一次又一次哭叫着爬回洞口，再一次又一次被“捉拿归案”，

反反复复，乐此不疲。最终，母豺看厌了，衔起她的耳朵，咔嚓一声，左耳缺了一半，鲜血顺着脸颊流下来，她啾呀啾呀哭着，细嫩的爪子挠向母豺胸脯，却被粗鲁地推开。不远处传来暴怒的狼嚎，母豺触电般撤去前掌，狼母怒目圆睁扑过来，照着正欲逃窜的入侵者狠狠抓了一把。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她变得乖僻暴躁，钟情于折磨将死的猎物。左耳很快就痊愈了，但心灵的创口一直没能愈合，这就是为什么她对以猎人为代表的“强者”捕杀动物如此敏感。造就她一切愤怒和痛苦的源头，都是这只母豺。

自那以后，她懂得了一个道理，大自然受“弱肉强食”法则的支配，彼时的她只能责怪自己太过弱小，等她拥有了力量和棱角，才有资格成为当年的母豺。

她狂啸一声，扑向母豺。

她认出了她。

她条件反射般举起前爪，划过对方脸颊，雌狼头一偏避开，钢钉似的爪钩死死钳住她的肩膀。雌狼的蛮力使她吃了一惊，若说单打独斗，敌我双方本就力量悬殊，更别提雌狼复仇心切，杀红了眼的野狼堪比一群亡命徒。她奋力扭动身体，感到后掌扎进了皮毛，有温热的液体沿肌肤淌下，雌狼微微松了劲。

她立刻翻身爬起，奔上一条蜿蜒山

路，这块地域她并不熟悉，只能祈祷山上有足够的隐蔽物。天空似乎又阴沉了些，一场大雪来势在即。

说来奇怪，从被雌狼救下性命到反目成仇，她的内心始终异常平静，大自然没有公平与否，只有强弱，只有胜败。

路到了尽头，转过山脊，目之所及一片空旷，积雪早已掩盖了哪怕一星半点的绿意，细瘦的枯树连只山猫都藏不了。雌狼粗重的喘息如影随形，她咬咬牙，跑向相对平坦的开阔地带，豺体质轻盈，更不容易陷进雪堆，她想用速度优势甩掉雌狼。

没跑几步，地面戛然而止，形成落差巨大的断崖，她的心凉了半截。风拖曳着她跌向深渊，仿佛死灵的啼哭。

她心头泛起一抹得意，悬崖下是无雪的乱石岗，跳下去必定粉身碎骨，而自己把守住了唯一的出入口，母豺已成瓮中之鳖。

她故意放慢脚步。被恐惧一点点吃掉的滋味怎么样？

母豺转过身，喉间酝酿着咆哮，摆出一副困兽犹斗的样子，琥珀色眸子里跳动着与她一模一样的怒火。

她一步一步，走得极慢，浑身热血涌至头顶，天灵盖仿佛要炸开一般。忽然，鼻尖触到一丝沁凉，飞旋的雪粒被吐息融化。悬崖上那团皮毛红得愈加张扬，火炭

相仿，像是在无可避免地提醒她，短短两天，母豺已由恩人变为劲敌。她想起，前不久，自己刚从猎人眼皮底下把母豺“抢”了出来。凝视对方的目光里多了一份复杂，像是在看一件灌输过心血的作品被无情破坏。

她知道，母豺同样在审视她。

她与母豺之间隔着断耳之仇，却又被莫大的恩情捆绑在一起。她们是天生注定的敌手，势均力敌的竞争者，却又拥有多得不可思议的共同点。一切都像极了一个诅咒的闭环。

严苛的生存环境淬炼了如今的她：凶悍、暴戾、冷酷，但同时她又是鲜活的，是血肉之躯。

假设放走母豺，她会在余生中不断质疑自己的决定，同情逐渐被酿为恨意，直至下一次不期而遇，亲手划开母豺的喉咙。不平等状态下建立起的纽带是脆弱的，被仇恨浸泡过的情感更是难以为继。

母豺背上积了薄薄一层雪花，可仍旧岿然不动，有如凝固的火焰。愤怒早已熄灭，一双清澈的眼睛毫无波澜。

她开始冲刺，跑得平稳而郑重，接着高高跃起。她和她，狼和豺，在半空翻滚纠缠，冲出悬崖。

她们从来是高傲的。

铅灰色的苍穹下，漫天飞霜洋洋洒洒。

夺夜

张玉博

一

自太阳落下至日出前的时段被称为夜晚，因地球自转形成。施煜闭眼平躺在床上，双手交叠放于胸前，食指缠来绕去，暴露了她的假寐。

床头柜的时钟闪着荧光，凌晨一点二十七分。正对着门的墙壁上有块光斑，平行四边形，斜斜打在那里，恹恹的。门外客厅还在忙碌，拖鞋踱来踱去，洗衣机正进行着脱水环节。施煜想象着，自己柔软的身体被甩到凹凸起伏的筒壁，因重力止不住地下滑，光滑皮肤被刮成鱼鳞状，体内水分等液体因离心力不受控地外逃，最后像张过季的皱巴柿子皮，随着洗衣机最后的震颤跌落筒底。

门被洗衣篮撞开，拖鞋绕到床尾，推开阳台门，又“嘶啦”合上一半，甩皱的衣物被抖得哗啦作响，衣架撞到晾衣杆，发出金属冰凉清脆的声响……阳台门“嘶啦”着打开又合上。施煜继续闭眼待脚步离去，呼吸却突然一滞，脖子以上被丢来的衣服盖压住。“衣服晾干了，还不知

道收！”施煜积攒的睡意被冒出的怒气击散，伸出胳膊，把脸上的衣服掀开，大力朝墙角丢去。总是如此，只要亲妈刘女士收衣服时施煜在卧室，就会被衣服覆盖。施煜搞不清楚这一行为背后的心理动因。

不等施煜说话，抱着衣服刘女士又丢来一记责问：“这么晚了还不睡，要成仙啊！”说完，拖鞋把房间门勾合上，丝毫没有意识到这句责问有多无理。

片刻后，墙壁上的光斑消失，施煜无力地闭上眼睛，放任怒气在脑海里打架。直到疲惫占领上风，才堕进声光影皆无的睡梦。

“你别动锅！里面是我给小东西蒸的鸡蛋羹，桌子上有包子和豆浆，还热着。”比闹钟更早响起的是老爸斥责刘女士的声音。

刘女士踩着拖鞋不满地嘟囔着。这声音，仿佛从没停止过，施煜至今无法理解特意播放着白噪音入睡的人，不会觉得枯燥无趣且刺耳吗？从蜷缩调整成平躺，闭着眼等闹钟，她珍惜无人打扰的每一秒钟。

“呱呱呱……”闹钟响起，七点五十分。

“东西要醒了，你快，快把餐桌腾出个地方来。”门外老爸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催促，“你吃个包子，喝杯豆浆，摊子铺排这么大，待会东西怎么吃饭啊？”

“东西，东西，小东西不是你一个人的宝贝，现在知道心疼你闺女了，以前干什么去了。”妈妈骂骂咧咧挪地方，连带着打包早餐的塑料袋都有几分火气。

施煜起床，拿起昨晚搭好的衣服往身上套，动作温吞。真搞不懂，几十年的夫妻为什么能一直吵架。妈妈提前办了内退，现已全职搓麻将三年有余，老爸一个月前正式退休，终于从外省回家团聚。最初的一个星期，一家三口还算和谐。可惜大家不是专业演员，慢慢恢复了原样。夫妻相看两厌，卡在中间的施煜十分为难，尤其是爸妈常因她拌嘴。施煜实在不想成为引起争论的开端，比如现在，她一件衣服穿五分钟，冒着迟到的风险也不想走进客厅的风暴中心。

该来的总归要来。施煜在餐桌落座的同时，一碗奶黄灿灿淋着少许酱油的蛋羹被平稳地放在她面前。老爸递来勺子，“小东西今天睡懒觉了，快尝尝爸爸今早的厨艺。”

鲜嫩可口，施煜给予赞赏，同时试图反抗一下：“爸，我上班卡时间，你不用天天给我做早饭，单位楼下有包子店。”

“外面的哪有自家做得干净，爸爸以

前工作忙，常年不能回家，现在终于回来了，可得好好露几手。不然哪天你嫁人了，我又没机会了。”老施感到欣慰，女儿多贴心懂事。

施煜不用抬头，就知道妈妈翻了白眼，她吃的正是外面买来的包子。施煜心里也翻着白眼，为的是老爸自作多情。谁知道他以前是不是真的工作忙。现在倒是不忙了，天天盯着她吃饭，搞得施煜不仅要早起会儿，还要多听许多拌嘴唠叨。无事发生的日子，这些琐碎实在影响心情。

踩着点到工位，打开电脑登录办公软件，施煜开始敲敲打打，学美术的她从没想到有朝一日干成天写材料的工作。窗台上放着个小调色盘，里面混合的颜料已结块，蒙着细尘，斑驳且陈旧。刚来时，她偶尔还利用午休练练手保持手感。画板放哪了？施煜在放空大脑的间隙，搜寻画板身影，沙发上堆着材料，书柜里放着学习材料，A4纸一沓摞一沓，唯独不见画板。施煜不信邪，起身在狭小的办公室里找起来，把书搬出来放进去，材料挪过来再挪过去，不见一丝踪迹。正在她找得脑门冒汗心焦气躁时，半掩的办公室门被猛然推开，“参会通知，你看下，记得按时参加，不准请假。”同事扔下文件就走，被推开的门像是刚反应过来似的缓慢弹回半掩状态，画板慢镜头般平滑至地面。

原来在门后。施煜捡起画板，上面只

打了个样，江边女孩背对着人们，伸出手，指端一只海鸥展翅，女孩被风荡起的发丝间是代表高远天空的空白。远方、高处究竟是不是天空，是不是恣肆的自由，现在施煜已经无法确定。这些内容连半成品都算不上，不知道该说她是对新工作适应得很快，还是说她放弃得很快。画板重新被放回门后，这次画面朝墙，面壁思过。

回到办公桌，社交软件头像闪动，男友程光发来讯息，“新项目下来了，在松城，估计在那儿至少要待六个月，喜宝得送去你这边了。”“什么时候去？”“等这边结束，差不多两个月后。”

施煜刚清净下来的脑袋，又开始嗡嗡作响。她已经在想象把喜宝接回家后，爸妈都会说些什么话。到时候她将不得不加入争辩队伍。

二

下班的施煜像放学后不愿回家的小学生，挎着包沿河堤一步三晃荡地摇。河堤边的柳条、芦苇、野鸭，个顶个的有趣。这会儿遛狗的人还不多，云朵般的泰迪在河堤疯跑。施煜不自觉地笑了，自在撒欢的小狗，毫无保留地冲进主人怀抱时，能施展出治愈人心的魔法。喜宝也有这般魔力。

彼时，施煜和男友租住在廉价城中

村，两层独栋毛坯房，一楼画画，二楼生活。男友在小院里架口锅，左邻右舍的同行一起煮饭，音乐、啤酒还有未来在火光里璀璨无比。或许是太过快乐，村里大黄总爱来蹭热闹，久了便和狗主人熟络起来，产崽时，狗主人特意喊他们去挑一只。

二人去挑小狗娃时，五只小狗娃有两只已被寄名。男友把小狗娃挨个拿出狗窝来看，前四只个个乖糯安静，最后一只还没被掏出来，就在窝里吱哇乱叫。男友当即选中，说虽然瘦小，却声音洪亮，颇有个性和反抗精神。小院添丁属于喜事，狗崽尚幼，取名喜宝。

男友是散养派，随便喜宝在小院撒欢儿，坐下、握手、起立、转圈等“社交礼仪”一律不教。起初施煜还不满意，她多想让喜宝“得体优雅”，带出去倍有面儿。奈何，散养更得狗心，施煜只趁男友赶画期的短短一个月里，教会了喜宝坐下。作为中华田园犬和小鹿犬的混血品种，喜宝属于小型犬，稀疏且凌乱的红棕色毛发，使它在小巧里带有一丝不羁，即使不会立起身来拱手作揖，只需摇着尾巴扎进人怀里，眨巴两下湿漉漉的大眼睛，任人摸两把柔软的肚皮，也能立刻俘获人心。

施煜想着喜宝种种可爱，觉得是自己多虑。爸妈早就见过喜宝，应该不会那么抗拒。前年她回老家工作，程光在隔壁小区租住半年。当时施煜属于过渡阶段，为

避免刘女士唠叨，喜宝一直跟着程光，偶尔来家吃饭，见过多次。现在，若非别无选择，施煜仍不愿接喜宝回家住。这个家拥挤得过分，三室一厅的房子装满二十余年的物品、事体，每日还会新增。肥厚无用的文字、黏腻过甜的关注、无孔不入的声响，逼得她只能缩进被窝。

躲进被窝的施煜，并没有锁门的权利。她的卧室连通晾衣服的大阳台，家里是在夜里洗衣服，她的门即使锁了也还要被敲开。度过叛逆期的施煜，在一个稀松平常的夜晚，将闺房的空间让渡出去。从此，大家默认“此门无锁”。床成了施煜唯有的个人空间。

喜宝上床跟人睡，没有笼子和窝，只需在家里辟出放狗粮碗和水碗的地方即可。施煜在脑海里陈述供词般罗列喜宝懂事听话的例子，尤其强调它体型小不占地方，不乱撒乱尿。她决不能让喜宝挂到那面墙上。

那面墙在姥姥家，是南墙。上面悬挂过一只短暂属于过她的兔子，或许也曾风干过一只鸡和一只鸭。雪白的兔子叫莫莫，是她好朋友养的，后来好朋友出国读高中，离开前郑重其事地将莫莫交到施煜手上，说朋友里数她最靠谱。等朋友从她家离开，面带微笑的刘女士瞬间黑脸。

莫莫不适应新环境，脾气暴躁，乱滋尿爱撞人，短短一周就毁了她俩多件衣

服。怒极之下，刘女士提出把莫莫送到乡下姥姥家。施煜竭力阻止，她不能失信于友，更不想莫莫失去生命。终于施煜以课业为威胁，让刘女士打消了念头，尽管她们还会为此争吵。一年多的时间，两人一兔虽然吵吵闹闹但也没有发生更可怕的事情。施煜一身轻松地去了外省参加为期三个月的集训，和妈妈通话时，她不耐烦的语气让施煜以为莫莫一切正常。集训结束，回到家却没看到莫莫，连同兔粮笼子等。再三追问，才知道她前脚走，莫莫后脚就被送去了姥姥家。

第二天她去姥姥家，小院偏厦墙上钉着一张兔皮，四脚平铺，有一撮毛洒着块红褐色污渍。曾经雪白的毛发已经灰暗。施煜站在那里看得出神，如果下一场大雪，这些晦暗干枯能变白变软恢复蓬松吗？可惜，南方少雪。

施煜瞪着通红的眼，对着小米粥发呆，老爸出声问：“小东西，怎么了，昨晚熬夜了？”“一直在做梦，没睡好。”“要不今天爸爸开车送你去程光那儿，三个小时呐，你路上还能睡会儿。”老施取下围裙，只等女儿点头，就回卧室换衣。

施煜一听这话立刻清醒，她还没说这周末去程光那里是为了接喜宝，“不用，我能开。”

“爸爸把你送过去，车给你留下，我坐高铁回来，不耽误你俩逛街轧马路。”

老施再次挣扎。他常年在外地工作，老家没什么朋友，每日最紧要的事就是给女儿做饭。周末适合做顿大餐，一家人从从容容享用。可这周女儿要去找男友，他无事可做，心头难免空落。

施煜继续拒绝，她知道老爸的好意，但她已经是个成年人了，不需要父母无时无刻的关注，更不习惯老爸像照顾小孩般对待自己。况且让老爸来回折腾，她也过意不去。施煜背着包出门时，脚步顿了顿，对擦餐桌的老施说：“爸爸，我明天中午回家吃饭。”

三

敲门声响起。明明有钥匙还要敲门，摆谱。施煜腹诽。程光开门将人迎进来，脸上堆着笑。施煜头也不抬，摆出副专心的模样坐在沙发上和喜宝玩，手掌下藏着它最喜欢的塑料小粉猪，玩躲猫猫。程光继续一口一个阿姨叫着，聊得热火朝天，先问上午打牌的战况，再约下午逛街买衣服。哄得刘女士顾不上问喜宝，只当和往日般随程光来住一两天。

午饭特别热闹，老爸早上接到施煜电话，说是程光也要来，高兴地出门买不少菜。做饭时程光打下手，小伙子活干得利落，话也讲得漂亮，老施畅快地讲述了自己光辉岁月的选段。吃饭时，喜宝听话地

蹲在程光和施煜脚下，只眼巴巴望着，绝不胡乱扒拉。施煜妈妈也舒心得很，下午牌友不能放鸽子，新衣服买不到了，可程光塞了不少方便打牌的零钱给她，还买好了她爱吃的水果。

施煜就知道让程光来家一趟，事半功倍。

程光不久后去松城出差，要退租，这次把用不到的东西搬些回来。施煜等程光收拾好厨房，开车载着他和喜宝去老房子放东西。说是老房子，其实只是为了和现在住的房子区别开。施煜小学时住在老房子，初中搬到步行二十分钟外的现居。老房子被改成爷爷专用的画室，等爷爷陪奶奶回故乡养老，这房子便空着。程光和施煜是大学同学，有不少画具，去松城路遥远能带的东西有限，把用不上的画材及日常习作存放在老房子，再合适不过。

老房子面积不大，两室一厅，一间书房，一间画室。常年无人居住，灰尘很大，客厅堆着几十块尺寸不一的画板。程光楼上楼下搬东西，喜宝在屋里探索，施煜边指挥程光堆放的位置，边翻看旧画。有走进黑暗的短发女孩，有侧身趴在沙发扶手出神的短发女孩，有坠落朦胧的红日与海，有规整摆盘的冰冷鱼头……施煜在里面看不出快乐，却回忆起全身心投入画作时的充实与满足。

程光放好东西，没吃晚饭便赶高铁走

了。施煜回家停好车，带着喜宝在小区溜达一圈，算是重温环境。喜宝像是还记得以前遛弯的路线，在小区转转就拧着脖子要往外回以前租住的小区。施煜拽着绳子把喜宝往回扯。人狗较量正酣，一道打趣声音传来：“呦，狗不大，脾气不小。施煜，你直接抱起它走嘛！”是妈妈牌搭子陶姨的声音。施煜暗道不妙，转身去看，果然她们牌桌散了场一起回来，便往脸上挂起笑，“陶姨好，你们今天回得早呦。”“周末嘛，小孙子要来屋里玩会儿，平时也见不着。”寒暄几句，施煜抱着喜宝和刘女士回了家。

一进家门，刘女士换着拖鞋就开始阴阳怪气，“喜宝要住几天呀？”

“什么住几天，喜宝现在跟我。”施煜看着刘女士丢来一记白眼。

“你上个班都起不来，还要养条杂种狗。你别指望我和你爸天天出去给你遛狗。”

“你讲话用得着这么难听吗？什么杂种啊？”施煜觉得刘女士有时特不可理喻，“在你心里不管是人还是狗，都有三六九等呗！”

“不是我分，是社会这么分。不然为啥有品种狗一说？既然有品种狗，那这条毛发稀稀拉拉，半红不黄的狗就是杂种狗。”刘女士歪坐沙发，慢条斯理地剥程光专门买给她的橘子，丝络一缕缕撕下，

话也愈发爽利刻薄，“说你没眼光，你还不服气。对象嘛除了人好啥也没有，这也就算了，毕竟人好最重要。工作嘛，你掰着指头数数，有拿得出手的吗？”刘女士不细说，拈着光洁橘子瓣放嘴里。

绘画中留白很考验画功，留多了画面空荡无物，留少了达不到回味无穷的效果。刘女士以反问结尾，让最知情的施煜自己去品，最好能羞愧。

施煜没有一丝羞愧，只有后悔，后悔当初心软选择回老家工作。她第一份工作是在学校当实习老师，编制难得。刘女士说一直拖着没着落工资还低，换个吧。第二份工作是在游戏公司做美工，施煜本来也爱打游戏，做这份专业和兴趣相结合的工作，挺开心。刘女士说小公司没前途，熬大夜加大班没生活，说出去也不体面，换个吧。第三份工作到了朝九晚五的单位，有趣味、高薪资烟消云散，只有“体面”。刘女士开心了好些日子，好好在牌桌上炫耀了一番。没过多久又不满意了，“你陶姨说你这种单位工资低得很。”到了这种地步，施煜再不想和刘女士聊任何有关工作的话题。她明明很努力地实现刘女士的要求，可在刘女士眼前还是这不行那不行。

向来偏袒自己的老爸这时从沙发起身朝卧室走，不冷不淡地说：“你少说两句，小东西不是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回来上班了

吗？”

选择中立，态度不言自明。施煜清楚，老爸看不上自己的任何一份工作，他想她“进军美术界”。这也是老爸越看程光越喜欢的原因，程光仍坚持画画。施煜越想越憋屈，但又懒得吵，拧身进了卧室，喜宝给面子地跟进来，使她能麻利摔上门表示愤怒。

冷静是施煜回家工作后，经常在心里默念的词。家庭是个奇怪的场域，吵完架各回房间，再出来要么冷战，要么绝口不提，矛盾就这样被时间掩盖。可惜只是掩盖，没有解决，如摘了相框后留有钉子的墙面，无伤大雅却硌涩。施煜趴在床上，寻找最后的柔软，除了这张床，屋内布满铁钉与荆棘。腰间传来一团温暖，是喜宝。施煜从濡湿的枕头上转过来，看到喜宝绷着鼻头努力往她怀里拱。也不嫌热。施煜笑了。当小狗真好，不需要回应太多期待，能心安理得接受所有的爱和关注。

“小东西，晚饭好了，出来吃饭吧。”老施敲了几下门，说道。

“我不吃了。”施煜现在不想看见他俩。

门外安静片刻，又传来老施的声音，带着丝讨好：“爸爸给你留些饭菜，放锅里热着，你待会饿了就起来吃哈。”

施煜不再吭声，摸出手机准备给程光吐槽，看到他已发来多条信息，最后一条语音，转成文字：阿施，我上班用的笔记

本好像不小心塞箱子里搬到老房子了，你明天下班去帮我找找，寄过来呗。”下面跟着两个搞怪讨好的表情包。

搁平时，施煜肯定要生出几分不耐烦，眼下刚好借此出去透气。眼不见为净是种生存智慧。拿上钥匙，牵着喜宝，下楼，开车，离开。出了小区，施煜觉得空气清新许多，摇下车窗，缓缓呼出一口浊气。

路上车不多，雾气般的小雨化开路灯的馨黄，连同施煜也化了进去。她打开车窗，看到自己四肢张开，绢纸般在水雾喷洒下，缓缓平铺在地，毛孔舒展从里面缓慢地探出万千丝缕，滋润地融入土地，与无数毛茸茸的根系牵手，成为它们的一员，一面在地下驰骋，一面在空中飘舞。夜雨为它们欢呼。

兀然响起的铃声，惊得施煜心脏一跳。形神消散。

是程光发来的视频邀请。

“你怎么在开车啊？”洗完澡擦着头发的程光问。

“我去老房子给你找本子呀。”施煜关上车窗。

“不是说明天找吗？你这么勤快我有点害怕，需要我回报点啥？”程光耍起嘴皮子来。凭他对施煜的认识，事出反常必有妖，他先表好态。

“刚和我妈吵完架。出来遛一圈散散心。回报嘛，既然你说了，那我好好想想，

想好后找你兑现。”施煜一打方向盘，驶进老房子所在小区。

进了屋，施煜关好门，打着手机自带的手电筒，准备去推电闸。窗外递进些许的光，和着手机微弱的光，照出老房子里杂乱物件的另一种形态。影子和影子相交重叠形成第三种物象。喜宝炸毛的小身体成了巨物怪兽。施煜玩心大发，做出手影，逗弄喜宝。喜宝像砍风车的堂吉诃德，追逐扇动翅膀的鸽子、耳朵耸动的兔子，还有狂吠不止的狗头。

追捕无效，喜宝气得发出呜呜的低吼声，吓得施煜本能般去握狗的嘴筒子。猛然伸出的手停留在空中。其实喜宝的声音并不大，只是房子太过安静，让施煜出现了错觉。是的，这里太安静了。没有深夜呼啸的洗衣机声，没有拖鞋趿拉声，更没有男女双声部争吵曲。

搬过来，搬过来，搬过来……画板上的女孩眨着眼说，悬在墙上的牛头骨哞哞着附和。“搬过来？”这个念头鬼使神差地植入施煜脑海。

四

所有行动都是悄悄进行，施煜化身搬家的蚂蚁。下班带着卷尺先回老房子，水槽、马桶、壁橱、淋浴，哪些能用哪些不能用，施煜写进清单。办公桌上多一张

A4纸，详细画着房间布局图，屋子的长宽高和每件家具的尺寸。周末约维修师傅去老房子安装。家里，爸妈的声音成了施煜选购时的背景音。她仍会和刘女士吵架。这是计策，像刘女士当时电话里痛陈莫莫各种捣蛋行为那样的计策。

程光下周就要去松城了。周末来家一趟，陪施煜妈爸吃顿饭。热闹午餐结束后，两人带着喜宝下楼散步，去到老房子。一个多月过去了，这个两室一厅有些变化。洗手间改造最多，原来的水槽和马桶换新，新添热水器。画室的东西归置整齐，腾出不少空间，书房和客厅堆满快递。

喜宝捉迷藏似的在房间里钻来钻去，施煜则和程光分工合作。程光打扫卫生，施煜拆小件快递，锅碗瓢盆，酒杯茶碗，一一放到擦拭干净的橱柜、桌台。两人埋头苦干，时不时和喜宝玩会儿，不知不觉间天色已黑。施煜开灯，像是给老房子开了鲜活滤镜。客厅半做小厨房，自己最爱的果绿色小冰箱摆在桌边，上面贴着两个创意冰箱贴。挂在墙上的壁橱里，重新摆进了酒杯和酒，还有几盏香薰蜡烛。书房改成卧室，毛毡打底，上铺床垫，靠墙处组装个简易衣柜，外面罩着施煜特意买来的围布。窗帘换成超级遮光的，卧室门后面挂上捕梦网，空白墙面贴上两张海报。

“稍微收拾下，这儿还挺舒服。恭喜恭喜，阿施也是有自己的房了。”程光蹲

下去摸着喜宝的头，说道，“喜宝，以后你和姐姐就住这儿，你看姐姐多有心，只用床垫，你上下床方便多了。”喜宝像是听懂了般，摇着尾巴一跃跳上了床，开心地翻出肚皮。

施煜躺下去，挥起双手，感觉自由极了。“我以后终于不用天天听他们吵架，和他们吵架了。程光你知道嘛，有个事情很奇怪，我单独和我爸相处时我俩挺好的，单独和我妈相处时也挺好的。可当他俩凑到一起，就仿佛结成了某种联盟，定要将我围剿。仔细想想，其实没什么特别的矛盾，可我们彼此无法理解，也无法沟通。他们试图修正我所走的所谓的弯路。可我明明是为了他们才那样做的。我们像是处在不同时空，他们的五十多岁无法修正我的二十七岁，我的二十多岁也无法去参照他们的青春年华。”

程光伸出手，“参照啥呀，你和我还没法参照呐，人和人都是不一样的。走吧，回去吃饭。你看你回家工作多幸福，随时有热饭吃。今晚就让我舍命陪你爸好好喝一场，给你营造公布搬家的良好氛围。”

“今晚我不打算说，明天你走了我再说，省得他俩憋气。”说完，施煜把手递上去，任由程光将自己拉起。程光总能把她从低处拽出来。

两人一狗离开了老房子，一把挂着小狗头像饰品的钥匙静静躺在桌上。

翌日，刘女士拿着程光看似随意摸出的一沓零钱，准备出门打牌时，睡眼惺忪的施煜从卧室走出，不经意地对她说：“妈妈，画室的钥匙给我下，我待会去找点东西。”

“你不是有吗？”

“上次去给程光找本子，好像忘那边了。”施煜刷着牙嘟囔道。

刘女士换好鞋子，从包里拿出一串钥匙，找到那枚卸下来，程光有眼力见地接了过去。出门前，又不忘叮嘱施煜：“这次别忘了，就这两把钥匙。”

程光把钥匙交给施煜时，有点疑惑，施煜视而不见。梳妆打扮好，施煜在卧室收拾衣服，衣柜塞得满满当当，她在里面翻翻拣拣，时不时叠几件。

路过的老施觉得新鲜，自己的女儿自己了解，“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主动收拾衣柜。表现给程光看的吧？”

施煜朝老爸翻了个白眼，“我也很爱干净的好嘛。”

一旁的程光嘿嘿直笑，他知道但他不能说。

收拾得差不多了，施煜从卧室走出来，眼睛立刻捕捉到每天窝在沙发固定位置刷视频的老爸，“老爸，我想吃崔记家的栗子糕，你有空的话买点呗。”

本就无聊的老施，听到女儿派发任务，立马接单，“好，爸爸这就去。”

支走老爸，施煜拉出两个行李箱，和程光一人一个往里面打包衣服。

“你啥都搬干净了，再给你爸妈说，不太好吧？”程光有些不忍心。

“我没有搬干净呀，我只拿了最近要穿的、要用的，还会回家的。”施煜不高兴地，程光又不了解她父母，站着说话不腰疼。

“你干吗还把你妈手里的钥匙骗过来？”

“没骗啊，昨晚我那把钥匙被锁在老房子了。”

“你故意的。”程光肯定了自己的判断。

“我就是故意的，怎么了？”施煜毫不遮掩，“如果我留这把钥匙在她手上，你信不信说不定哪天，她就会领着小姐妹去参观，搞不好还要发展成她们聚会打牌的地方。”

施煜太了解自己的父母了，但凡没有一步到位，他们定会不遗余力地阻止她搬出去。饶是如此，施煜还是略微担心爸妈会找开锁匠上门换锁。施煜此刻心硬如铁，若果真发生，她就再搬远点。

有程光帮忙，收尾工作很快结束。下午再把剩余的东西搬过来，今天她就能拥有自己的夜晚啦！施煜有点激动。

“先别激动，趁我走之前，你对你爸妈坦白吧。我在中间和和稀泥，让他们消消气。”程光又操起心来。

施煜无奈地看了程光一眼，行吧，顺一回他的意，否则自己最坚定的盟友也要不满了。

午饭后，气氛有些沉闷。老施坐在餐桌旁，看着程光收拾碗碟，他想不通，宝贝女儿上午还对自己撒娇要吃点心，下午怎么就直接宣布搬出去单住了？自己一日两餐地做好后勤服务，水果切好端到她面前，不催婚不责骂，怎么突然要搬出去？

刘女士歪坐沙发，口中喋喋不休：“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以前怎么不说搬出去呀？现在好嘛，翅膀硬了，要飞出去喽。不声不响，啥都搬好了。什么时候你把这个家卖了，我和你爸都不知道呢！”

程光端来果盘，陪着笑说：“姨，你吃点水果，别生气。施煜可没本事偷摸把房卖了，她是怕你们操心花钱。老房子多少年没住人了，她如果说要搬过去，你和叔叔肯定心疼她，找人重新装修。那不是劳累你们了嘛。”刘女士听程光这么一说，心里好受不少，眼睛一转，起身走到施煜卧室，倚着门框看她收拾。

施煜正在收拾生活用品，这些细细碎碎看着不起眼，却是最能暴露个体动向的物品，她特意留到最后一刻才打包。对于爸妈的反应，施煜一点不惊讶，反而是程光寥寥几句，就消了妈妈的气，让她有点惊讶于刘女士的好说话。拉好手提袋的拉

链，拎起来准备出门，路过刘女士时，施煜放软语气说：“我又不是不回来了。”

刘女士扫视了施煜的卧室一圈，并不让路，而是低声问了句：“今晚我能睡你的床吗？”

施煜愕然，旋即点了点头，“随便，反正空着也是空着。”原来，不是只有她自己觉得屋子拥挤，那些伤疤和矛盾也从来没有消失。

刘女士灿烂地让出路来。

对于老爸，施煜没有特别安慰，她相信老爸会调节好心态。下楼，程光提着最后的行李，施煜抱着喜宝，开车去老房子。一路上手机叮咚个不停，下车一看，老爸发了多条短视频，主题有“独居女性真实恐怖经历”“爸爸能力有限，委屈你了”“父爱的表达”……施煜没有点进去，更没有回复，她太熟悉老爸打感情牌的套路了。

爸妈的感情遭受过危机，当时老爸不回家，妈妈歇斯底里，爷爷奶奶接手照管她，她也是那时开始跟着爷爷学画画。画板上什么都有，幸福美满的三口之家、游乐场快乐一日游、获得一等奖的亲子比赛，施煜笔下，扎着两根麻花辫的小女孩总是笑着。

老爸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回家的呢？施煜皱着眉回想，是了，她的作品获国家级大奖后。老爸送她礼物，带她去商场挑衣服，两天给她发个红包。可施煜已经

不需要这些了。那场漫长的危机始终埋在他们三人心里。后来她学会默不作声地接受老爸做的一切。

进来老房子，摆好日用品以及喜宝的饭碗、水碗，施煜放松下来，从今天起，她便拥有了自己的夜晚！

五

闹钟调早一小时，洗漱好下楼遛狗。晚上下班麻溜回家，给自己和喜宝捣鼓晚饭，吃完下楼散步。回来早早洗澡换上睡衣，抱着喜宝躺在床上打游戏或看视频。没有持久到凌晨的噪音，不必担心房门被推开，晚上可以随时睡觉。施煜感受到自由，享受着夜的美妙。

自然的夜晚其实并不安静，小区里百户千家的笑笑闹闹，晚归的锁车开门声，也有楼上楼下桌椅板凳挪动的杂音。施煜爱听其他声音，比如猫猫狗狗的声音，一条狗叫几声，总能得到几条狗的回应，或远或近，有时喜宝也要和上几声。老小区树木茂盛，有许多虫鸣鸟叫，施煜爱在一众鸟叫中寻找“激光鸟”。这种鸟叫像是动画片里发射激光时的声音，biubiubiu。后来施煜查下百科，得知这是夜鹰，喜夜间活动。

施煜在这些远距离的陌生声音里获得安全感，她一日比一日睡得早，一夜比

一夜睡得沉。妈妈偶尔发几条语音，说些不咸不淡的事情。老爸自行调节了两周后，每逢周末都要额外给施煜打电话，喊她回家吃个饭，施煜要么说有事，要么说约了朋友。二十分钟路程外的家遥远得像在另一座城市。遥远得让施煜有足够的空间，将自己像株植物般重新种进生活，生根发芽。

不知不觉进入冬天，周末更适合宅家，所以她再次拒绝老爸的周末邀请。老房子里有不少好东西。她寻宝似的，每周翻一个书格，有时能翻到老相册，有时是旧贺卡，也有一无所获的时候，但这都不影响她寻宝的心情。今天轮到第四排第二格，里面整齐地码着十几本书。施煜一本一本抽出翻看，大多是美术类的。施煜从一本概论里翻出两张老版的百元大钞，心头美滋滋。放好钱，施煜又去抽下一本，儿童绘画集，年代久远，纸张酥脆，但凡不留神翻得快了，力道大了，就得碎裂。施煜小心翼翼翻了一页又一页，细细欣赏图案，一张更薄的纸张掉落地面。

发黄的格子本纸，上面用黑色钢笔写着几行字，字迹潇洒。施煜认出来是老爸的笔记：

爸爸问：“小东西，你没出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小东西回答：“是发亮，发光的。”

“发亮，发光的是干什么的？”

“是造（操）光的呗。”

“那你住在哪儿呢？”

“住在小圆圈里。”

——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日

下半页又有几行字，是蓝色圆珠笔：

圆圆的

像太阳一样，

中间有个黄。

——煎鸡蛋·为小东西

一九九九年十月

施煜拿着纸，眼眶逐渐发紧。脆且薄的纸张，该怎么保存？

—— J·A ——

（本栏责编：吴越）

在职场二题

北 北



《夜色正浓》：夜色局中人

都市职场剧《夜色正浓》虽未成为爆款，话题热度却持续走高，或许因为每一个职场人都能从中看到似曾相识的场景。职场的丛林法则、人性的灰度、生存的逼仄，被真实呈现。这部剧围绕主角精英夫妻的职场升迁，从“局”开始，到“局”结束，中间还有连环局、局中局，局中人会做怎样的选择？剧中的三个人物，给出

了三种答案：沉沦、周旋与离场。

乔海伦（阚清子饰演）：虽起好牌，然得坏果

乔海伦虽是女配，顶着“最惨小三”的人设最先出圈，引起热议。她做已婚男上司的情人，最初只是为了保住工作。得知自己没被裁员，她怀着感激的心情越界，以为自己找到了靠山。而现实却是，她并没有因为这种特殊关系得到特殊关照，反而还要更卖命地干活。

虽然工作很努力，但她在办公室的处境反而更难。曾经的同事闺蜜骂她：“白天做牛马，晚上还做牛马。”同事们聚餐不叫她，议论她、疏远她。她在这段见不得光的关系里饱受心理煎熬，心里有根弦一直紧绷，最后好不容易得以放松，却猝死在工位上。

她生活中唯一的暖色，是一直给她送快递的小哥。他默默喜欢她，最后把男主撞瘫了，仿佛替她讨回一点迟来的公道。她也曾有男友，镜头一闪而过，似乎沉迷游戏，也不懂如何关心人。如果她有择人的眼光，拥有良好的亲密关系，或许不会

一步步走向深渊。

乔海伦的悲剧，在于她始终相信一套简单的线性逻辑：读书好就能上好大学，上好大学就能有好工作。但现实世界的规则复杂得多。她名牌大学毕业，工作很努力，却因为错误的选择，硬生生把开局的好牌打烂。她崩溃的那场戏，是对现实的拷问。

乔海伦不是个体。现实生活中，有千千万万个乔海伦，在她们看不懂的规则中艰难生存。

梁丹宁（蓝盈莹饰演）：烂牌开局，王炸收场

梁丹宁的人设是女主的闺蜜，刚出场时拿到一手烂牌：学历不高，从事洋酒销售，丈夫不争气，失业后还背上赌债。她宁可共同还债也要离婚，可那个没担当的丈夫，在与债主谈判时当场逃走。

在最困难的时候，她手里剩下的筹码似乎只有美貌。但随着剧情的推进，观众发现，她拥有的不仅是美貌，还有一种难得的清醒。作为一名优秀的销售，她双商在线，善于利用自身优势和情绪价值去换订单、换资源、换生存空间。

虽然业绩压力大，她始终坚守一条底线：从不靠“陪睡”去拿业绩。她可以周旋，但不把自己完全交出去。因为她明白，一旦跨过那条线，人生就不再是“我在做

选择”，而是“我在被定价”。也正因为她有这条底线，也有做人的原则，反而获得了大佬的欣赏和尊重。大佬最后向她求婚，与其说是因为爱情，不如说是信任。她的情感结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能在复杂的现实中，保持清醒，步步为营。

她是个有“生活智慧”的女人，虽然没读大学，但对社会规则和自身定位都有着清晰的认知，行事有原则有底线，她硬是把一手烂牌，打出了王炸。

董越（张超饰演）：认清自己，不入牌局

董越的人设颇为有趣，先是女主的竞争对手，后来成了女主的恋人。他曾和大佬的女儿谈恋爱，那时的标签是“软饭男”。大佬是他所在洋酒公司最大的经销商，只要做了女婿，几乎就等于签了稳赚的人生合同。大佬积极扶持他做销售总监，可他做到总监后却选择辞职，看清了游戏规则的他，选择不玩了。

从他身上，我们看到，软饭不好吃。他也曾说服自己：小姑娘年轻漂亮，做女婿好过做马仔。但后来，女方开始提要求。因为想摆脱父亲，要他养她，要他换工作，要他听从她的各种安排。这时他清醒了。宁可分手，也不妥协。哪怕大佬来劝，他依然坚持。

软饭看起来是饭，其实是一份代价颇

高的合同，又是一种隐形高利贷，本金看着少，但利息高。拿了资源，交出自由；获得利益，交出尊严。吃下去的每一口，都是利息。软饭的最大代价是，你的人生，不再是你说了算。可董越的人生，必须自己说了算。他先是拒绝吃软饭，之后拒绝做总监，他要过不被操控的人生。看清了规则，他选择离场。他的高光时刻，是辞职后在台上弹吉他，那一刻，我们看到了理想主义者的光芒万丈。

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离开何尝不是一种智慧，离开不适合的场域，做自己喜欢的事，过自己说了算的生活。

乔海伦、梁丹宁、董越，三种人生，三种选择。有人在规则中沉沦，有人在规则中周旋，也有人选择离开。夜色之下，每个人都在寻找出口。或许，大多数人的选择介于这三种之间。我们未必要成为谁，但至少可以不成为谁。在浓浓夜色中，我们可以努力成为自己的光。

《长安的荔枝》：老实人的远方

本以为电影版《长安的荔枝》是部轻喜剧，看完后才发现，它是一部有温度的悲剧。影片改编自马伯庸的同名小说，通古喻今，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不走捷径的老实人，究竟可以走多远。

故事从一次典型的“填坑”开始。主



角李善德（大鹏饰演）是长安城里的九品小官，多年来踏实勤勉却始终未得升迁。一次看似普通的差遣，让他领到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岭南把鲜荔枝运到长安。算学出身的他，怎么算都知道这是个替死鬼差事，绝望中他甚至想到和离（古代离婚之称），不连累妻女，但在好友的鼓励下还是踏上了去往岭南之路。这一路九死一生，历经各种艰难险阻，几乎就要倒在黎明前的黑暗里，但最终缔造了奇迹，不仅完成了任务，还因为被流放，在乱世中保住身家性命，护得全家安稳。

李善德这个角色被大鹏演活了：基层人员，踏踏实实、不会摸鱼，更不会“向上管理”。虽然业务能力出色，却缺乏所谓的“混职场”技巧。大鹏演出了底层在

职场的卑微与不易，也演出了小人物身上的人性之光：对家庭忠诚，对朋友真诚。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用倔强的眼神演出了一种执拗的理想主义：“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

这句台词概括了人物精神。他只是想走到那条看似不可能的道路尽头，看一个认真的人，究竟能走多远。正因为此，成功几乎是一种必然。影片里的成功来自友人的义气相助、随从的舍命相助；小说里的成功则来自上层势力间的博弈，阴差阳错，他这枚小小的棋子终得以保全。他的坚守、他的倔强，他那来之不易的终局让多少职场老实人深深共情、热泪盈眶。

影片中的另一位人物苏谅（白客饰演），被改编得更具人格魅力。在原著小说中，他是位老商人，戏份不多，而在电影里摇身一变，成了富商之子，但始终背负着一种压力：要证明自己并不比兄长差。影片采用了脱口秀 callback（前后呼应）技巧，前后呼应地玩梗，让人物形象更为生动。

影片也改写了他的选择。在小说中，他是个典型的商人，得知不能做皇商就离开；而在电影里，他不计前嫌奔赴而来，用自家商船送李善德抵达长安。看到这里，观众会意识到，这位看似只想证明自己的公子哥，其实同样有着朴素的理想主义。那句带着几分孩子气的话——“最后

你不还得靠我”，既有点傻气，也格外真诚。之后，他选择远走波斯经商，大获成功。这一结局在原著中并不存在，却是成功的“闲笔”，看似旁逸斜出，实则是职场隐喻。所谓“树挪死、人挪活”，岭南的荔枝无法在长安生长，而人却能在新环境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路。

如果说李善德是寒门小吏，要面对的是职场困境；那么苏谅身为富家公子，有着想得到家族认可的身份困境。人在困境中的选择凸显本质。如果说李让人感动的是以卵击石的勇气、不计后果的全力以赴；那么苏让人感动的是信守承诺、情义至上。苏说李是“大傻子”，他自己又何尝不是“二傻子”。俩人之所以能成为朋友，因为有着相似的价值取向。

除了人物塑造之外，影片的配乐与画面也颇具亮点。Rap 插曲《向前冲》节奏感强，歌词直击人心——“这世间没人能打败时间，我只能快马加鞭……”将人物于绝望中仍不放弃的坚韧表达得淋漓尽致；而片尾曲《庙堂之外》不仅带着三分悲，更带有十分颂——“蚂蚁爬高墙……坦荡小儿郎……敬庙堂之外的月光。”是一首献给理想主义者的歌。影片画面不仅尊重史实，还注重色彩细节，如李善德的胡须和头发渐渐花白，人物的心境变化和成长历程尽在不言中；最后一幕，当李善德策马扬鞭，红色木棉花在身后撒落一地，

红与黑的强烈反差让人觉得，理想主义者的红心不会被黑色浸染。那一刻，观众被结局深深打动：原来老实人也可以赢。

然而生活不是电影。现实中的老实人，很少能拥有如此传奇的结局。在现代语境里，“老实人”多少有点贬义，带点“傻气”。他们通常最早到、最晚走，把事情做好却不善表现，很难被看见，像是隐形人。然而一个组织，如果都是走捷径的

“聪明人”，造出来的必是空间楼阁。正是那些真诚、本分、认真的老实人，默默地筑牢组织的地基。

《长安的荔枝》真正动人的不是奇迹故事，而是让我们看见：在利益与权力交织的世界里，仍然有人愿意选择老实、选择情义。这种选择未必带来成功，却让人活得坦荡踏实，或许这就是老实人能够抵达的远方。

— J·A —

(本栏责编：杨晓晖)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趣谈福州美食

廖剑华

说到福州的美食，那一定绕不开福州人。同样是福建人，福州人和闽南、闽北、闽西、闽东人不一样。什么下南洋、上京杭的事他们都不爱干，什么“爱拼才会赢”那不是他们唱的歌，他们就是单纯地眷恋福州，离不开福州。

福州美食的存在首先离不开它依山、临江、近海的独特地理优势，美食中最重要的是山珍海味河鲜，这些食材福州本自具足。其次福州的男人喜欢做菜，做一桌好吃的饭菜，看到老婆孩子、亲戚朋友吃光光，那个做菜的男人坐在旁边的茶桌旁喝着茶，眯着眼睛，嘴里叼着一根牙签，你会感觉到他肚脐眼里都乐开了花。

福州建城两千两百多年，福建设省一千多年，福州绝大多数时间是作为福建省会城市存在的。这是一个省地方菜最高水准存在的基础和原因，因此福州菜就成为闽菜的代名词。

近百年来闽菜的兴盛有两次，第一次是清末民初，北京忠信堂的闽菜大厨郑大水被末代皇帝溥仪聘为御厨。郁达夫在《饮食男女在福州》中说：“福州的食品，向来就很是外省人所欣赏。前十余年在北平，说起私家的厨子，我们总同声一致地赞成

刘崧生先生和林宗孟先生家里的蔬菜可口。当时宣武门外的忠信堂正在流行，而这忠信堂的主人就是旧日刘家的厨子，曾经做过清室的御厨房的。”刘崧生，名崇燧，林则徐外玄孙；林宗孟，名长民，林徽因父亲，刘、林两位先生均为福州人。

1919年胡寄凡的《上海小志》记载：“近则闽馆川馆最为时尚。闽馆首倡者为‘小有天’，初在三马路广西路口，后因营业发达遂移今处。”“小有天”老板为福州人，“左联五烈士之一”胡也频的父亲胡廷玉和他表叔陈森坤合资开办。据说当年张大千拜师李瑞清，就是在“小有天”摆的酒席，可见当时闽菜馆“小有天”在上海的名气。

第二次兴盛是1983年10月，商务部举办全国第一届“全国烹饪名师技术表演鉴定会”，即全国第一届烹饪技术大赛。福建代表团派出强木根、强曲曲等三位师傅参赛，最后在人民大会堂评出的全国十佳厨师中，有两位就是福州的强木根、强曲曲。1984年美国总统一根里根访华，福州的“双强”师傅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做了一席最顶级的闽菜款待：福州佛跳墙、鸡汤氽海蚌、香油石鳞腿、清炒香螺片、灵

芝隐玉蝉、豆苗烩竹蛭、冰糖银耳建莲。因为传统佛跳墙是十人位的大坛，不适用于国宴，所以由“双强”师傅牵头改革成即位小坛，这种即位的佛跳墙小坛一直沿用至今。

福州的美食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欣赏。

第一是官府菜。

福州官府菜的首席笃定是“闽菜之王”佛跳墙。说它是最硬的菜还是谦虚了，因为它的主要食材单独拿出来成菜：鱼翅、干鲍、海参、花胶、元贝、鱼唇、鹿蹄筋……每味食材都可以是一道独当一面、叮当作响的硬菜，把这么多最顶级的食材塞进一个小坛子，让它们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成为一道菜，这要怎么形容？只能用毛主席的“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诗句才够气魄来表达。

“闽菜之后”当仁不让的肯定就是鸡汤氽海蚌。1983年10月，强木根、强曲曲荣获全国第一届烹饪技术大赛金奖，其中一道菜就是鸡汤氽海蚌。以后的几届全国大赛，只要是严格按照鸡汤氽海蚌烹饪流程来做，总得金奖，以至于外省代表队后来也以此菜获得了金奖。在“闽菜之王”和“闽菜之后”的闽菜后宫里至少还有两千道闽菜佳丽，需要有心人来一一探看。

第二是居家饮食。

福州的物产四季分明，食物也带有明

显的季节性。譬如夏季，除了家禽类以外，滩涂贝壳类小海鲜，鲜甜而味美的淡菜、蛏子、海蛎、花蛤；菜鲟、鱼、虾多如过江之鲫。夏天的福州人喜欢用清蒸、姜葱、白灼、油焖、滑汤、半酒炖等技法来烹饪小海鲜。

福州菜里还有一个独门绝技，用红糟做菜。梁实秋先生在《雅舍谈吃》里说“福州馆子所做红糟的菜是有名的”，的确如此，闽菜有糟鸡、糟鸭、糟羊、糟黄花鱼、糟海鳗、糟鲢鱼、糟明虾、糟老蛭、糟五花肉、糟菜……很有点无所不“糟”的架势。湿冷的冬天，这些糟羊、糟鱼是御寒进补的食疗大菜。

红糟在技法上又有炆糟、淡糟、拉糟、爆糟、香糟、醉糟、煎糟、灯糟、腌糟、汆糟汁、酒酿糟等。红糟菜的杰出代表是淡糟螺片。除了淡糟的调制，火候的把控，还需要高超的刀工。螺片选用的是香螺，乒乓球大小的香螺，用滚刀片成纸翼般薄片，滚水急汆后用调制好的淡糟汁急炒急起，恰到好处的火候把雪白的螺片裹上了淡淡的糟汁。海鲜的鲜甜、口感的脆爽、红糟的香醇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让你体会到福州人用红糟做菜的奇思之美妙。

从初夏到深秋，福州人还喜欢吃一些特色小菜。譬如传统福州人早晚喜欢吃稀饭，他们会把桃子、李子、甜瓜、荔枝、龙眼直接剥了壳、削成片，当成下饭菜。

福州产的新鲜橄榄除了做成蜜饯，福州人还喜欢洗净了像拍黄瓜一样拍扁，加盐腌半小时去涩，沥去涩水，加酱油、糖、味精腌制半天，或者洗干净直接拍扁，放到虾油里浸一晚，就成了他们认为的清肺润喉版的配饭、下酒的好菜，这种鲜腌橄榄在福州菜酒楼也常常能品尝到。

还有一种福州本地的芒果，个头不大，马路边、校园中、小区里都可见这种绿皮黄肉果味香浓的果子，福州人喜欢把它去皮切片蘸酱油、蘸虾油当下饭菜。这些超乎想象的创造力，常常把外地人的嘴惊得像缺水的鲤鱼。不过我有一个外地朋友自从吃了一粒龙眼泡稀饭以后，从此也爱上了它。

福州人春天的餐桌上总是充满了山林里潮湿清新的气息，那是数不清的春笋带来的春宴。周边山上竹林里春笋像撑竿跳运动员，比赛似的从山林里蹿出再冲到菜市场：雷笋、甜笋、春笋、苦笋轮番上阵，春笋烧酸菜、春笋猪蹄汤、雷笋炒五花、葱油闷甜笋、苦笋冬菇煲……开胃又下饭。

第三个是福州的小吃。

福州的小吃绝对不能错过的：线面、鱼丸、肉燕、捞化、锅边糊是其中最特别、最好吃的代表，甜品里福州芋泥也是不能错过的美味。

福州线面主要做法是高汤泡线面。这是一种被称为福建省面，会繁殖的面条。高汤选用鸡、鸭、排骨、猪蹄、羊肉等食

材，炖好备用；把福州手工线面放入烧开的水中，用筷子搅上二三十秒，马上捞起放入高汤中，加点福建老酒，即可开吃。秘籍在于需要专心快吃，不然吃了好几口后，线面好像变得比原来还多，浓成一坨，成为很多人的童年阴影。一碗捞线面加上两个去壳的白水煮鸭蛋，这是福州人生日、结婚、洗尘、压惊必备的一道食物，名曰“太平面”，寓意吃了就太平吉祥。

鱼丸肯定是福州让人难忘的一样好东西。福州鱼丸的特点一是有馅，二是以鳗鱼或鲨鱼这类海鱼鱼肉和地瓜粉制成鱼丸浆，以其包裹猪肉馅而成丸子。一种食物既有鱼又有肉，还有淀粉，可做主食，亦可做点心，真不知道福州的先辈们是怎么把它们之间的配比锤炼到如此的和谐统一。食用时放高汤中煮到鱼丸膨胀浮起，撒葱花、白胡椒粉，滴些麻油即可。对于一粒好鱼丸，福州人的最高褒奖说这是“全真鱼丸”。

至于肉燕，那是福州小吃的一个独门绝技。和各地扁食、抄手、馄饨、扁肉皮不同的是，它是用地瓜粉和肉糜做出来的皮，再包上肉馅，属于“肉包肉”馄饨。这种肉燕郁达夫在《饮食男女在福州》中说：“初到福州，打从大街小巷里走过，看见好些店家，都有一个大砧头摆在店中；一两位强壮的男子，拿了木锥，只在对着砧上的一大块猪肉，一下一下死劲地敲。把猪肉这样乱敲乱打，究竟算什么回

事？我每次看见，总觉得奇怪；后来向福州的朋友一打听，才知道这就是制肉燕的原料了。”打好的肉糜，师傅能用它与地瓜粉制作成一张薄如棉纸的燕皮。再用猪后腿肉剁馅，加荸荠碎、虾仁泥、葱花调味，包成形如燕尾的肉燕，即食也可，冰冻完储藏也行。福州人的婚宴上一定有一道菜叫太平燕，就是去壳白水煮鸭蛋加肉燕煮的一道汤，取福州话鸭蛋（谐音“压乱”）太平燕（福州话“燕”是占着的意思），无论是太平燕还是太平燕都是福州老百姓祈盼太平心愿的一种美食表达。

至于“锅边糊”和“捞化”那是属于福州人的三餐二点心一宵夜，既可以做三餐的正餐，也可以是三餐之间的点心，还可以是宵夜。

传统的锅边糊用陈米打浆，然后用河里的黄蚬子取汤和蚬子肉加紫菜、虾米、剔骨的巴浪鱼干、黑木耳做汤底，用米浆在大铁锅边上烙出薄片，并迅速用锅铲铲入锅内汤底里，加入芹菜蒜叶，即可起锅装碗的小吃。因为物美价廉，汤多料稀，店里都有炸芋粿、炸海蛎饼、炸虾酥、炸油条、炸春卷等能管饱的炸物搭配。现在还有一些与时俱进的锅边糊店，不做这样基础版的锅边糊，而是做从明虾到龙虾，从鲍鱼到红鲟的高档海鲜锅边，一时也是风光无两。

捞化是捞兴化粉的简称。它准备的主食有米粉、面条，另有二三十种配菜供

选择，猪下水、鸭下水、海鲜、蔬菜系列。猪肝、猪腰、罗汉肉、夹骨肉、鸭肝、鸭胗、鸭肠、明虾、鲍鱼、蛭子、花蛤、海蛎、木耳、腐竹、青菜……都是新鲜、好吃、易熟的食材。客人即来即点即下锅，加入高汤和自选的配菜。速度快，品种多，口味丰富，也是极受欢迎的街头小吃。

福州甜品一姐是芋泥，这没有商量和斟酌的余地，福州芋泥的掌故来自林则徐。福州人最津津乐道的是林大人当年和英国人办洋务时，英国人请他吃冰淇淋，林大人没尝过冰淇淋，按照平常习惯一勺进口，结果一个透心凉。林大人吃了暗亏，想起家乡的芋泥，很快回请英国人吃中餐，正餐结束时上了一道甜品福州芋泥，英国人看着颇似冰淇淋的芋泥，也习惯性来了一大勺，结果被烫得跳了起来。

福州芋泥用的是闽东福鼎的槟榔芋头。芋头去皮切块上笼蒸十五分钟，捣烂成泥，然后用熬好的猪板油、白糖调匀再蒸透，略显粗涩的芋头被油润荤香的猪油调理得细腻丰腴，芋香扑鼻。蒸好的芋泥就像一盅不会融化的冰淇淋，粘着几粒芝麻，像脸上有几粒雀斑的美丽姑娘，安静甜美地看着你……

福州是个低调的城市，一如它的美食风格，男人温润如玉，女子隽永灵动。陈衍先生说“谁知五柳孤松客，却住三坊七巷间”，非常生动准确地表达了福州的文化底蕴和人间烟火。

93 阅兵式唤起“不可遗忘的校史文化”

兴 祖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胜利到2025年的今天，80年了，29000多天过去，战火硝烟已散，改天换地，世界已是另一副模样，但记忆未曾褪色，也不应褪色。

翻看郭莹老师专著《殷夫画传》（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的龙华英烈画传系列丛书）第16页，有一张上海市民立中学旧照片，照片从校门外往校园里拍的，可以看出当时的校貌，在照片右侧，备注了一行照片说明的文字，它是这样描述的，“1909-1937年民立中学校址南市大南门中华路，1937年“八·一三”事变毁于日军战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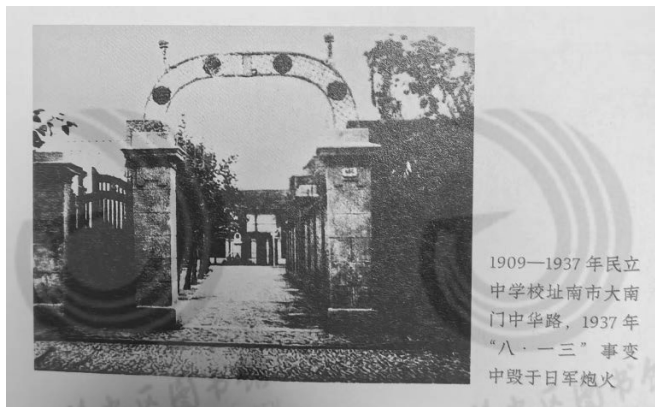
看着照片和文字，想着苏家（来自福

建客家）先贤创办的“为民而立”的民立中学、我们的学校，也曾遭到日军炮火的蹂躏，校舍毁于战火（当时校长为苏本桃：1903年，他秉承父亲遗愿，与兄弟苏本立、苏本炎、苏本浩等筹款在南市城北安仁里创办民立上海中学堂，后改为民立中学。他担任民立中学校长达40余年，尤重国文、英文、数学和中西书法）。日军侵华再次具象化，1937年8月13日，日本军舰突然以重炮向上海闸北（今天为民立中学所在的静安区）轰击，海军陆战队也向闸北、江湾方向大举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抗击，此即“八·一三”事变。

那么，当时的民立中学在哪里？在



图1 《殷夫画传》



1909—1937年民立中学校址南市大南门中华路，1937年“八·一三”事变中毁于日军炮火

图2 《殷夫画传》第016页

“中华路”，上海现在有四条“中华路”，分别位于上海市黄浦区、金山区、宝山区、崇明区。国立中学诞生于南市区中华路，就是今天的黄浦区，1937年中华路就在这里，如图4。我们看百度截图，图5是今天中华路到威海路412号校区公交线路图。



图3 中华路

国立中学南市中华路校舍损毁后。1937年9月，学校暂迁沪西地丰路，即如今的乌鲁木齐北路。1940年2月，学校迁至威海卫路412号两栋建筑（1907年，德商谦信洋行购进威海路412号地块，兴建了洋行高级职员宿舍，由德商倍高洋行建筑师卡尔·倍克设计。1917年，北京政府对德宣战，德商谦信洋行的固定资产被折价出售，上海颜料富商邱信山、邱渭卿兄弟趁机买下了这处住宅）。

该建筑于1999年被公布为上海市近代优秀建筑保护单位。2003年国立中学举办百年校庆后（我有幸参与这一庆祝盛况），2004年9月迁入如今的威海路681号校址，412号已为“太古汇项目窗口——查公馆”。我时常与学生说，哪一天，我们国立校友发展好了，再把它“请回国立中学”（当然，这是梦想，梦想总要有），退而求其次，在其楼梯和墙上布展“国立中



图4 1937年中华路



图5 今天中华路到威海路412号校区公交线路

学元素”，也是好的。让这栋物理存在的上海近代优秀建筑，显性展现其独特的人文色彩。百二十多年，私立中学四易校址（当然其间还合并了瑞金中学、原爱国中学校址等校），最初的迁移，为日军炮火所逼。

出生于上海南汇的校友叶培大（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筹建过北京邮电学院），就读私立中学初中部时间为1927—1933年，应该是在南市区中华路最初校舍内就读。而中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陶瑞宝先生就读于私立中学高中的大致时间是1952—1955年，他应该在威海路412号校区就读。而1923年入学私立中学初中的左联烈士殷夫（名徐白，1923年7月11日《新闻报》第二版有一则《上海私立中学录取新生案》告示，在“新制初级中学一年级”录取生中，第六列第十行有名“徐白”）则与叶培大先生一样，在南市区中华路南门那里就读；叶老几乎跟着殷夫步伐进私立中学的。私立校友其实就读的校区位置还是有差异的，不同的校区人文地理环境差异很大，学校选址初心还是要看“校区周边环境的”。

回看私立中学（私立上海中学堂）最初建校校址的中华路，是一条弯曲的路，我们都知道今天私立中学所在威海路有些弯曲，但中华路弯曲弧度更大。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其实1903年私立中学建校

时中华路还是一条河，真实身份是“濠河”。中华路的历史可追溯到明朝，当时是为抵抗倭寇所修建的护城河（“城”就是呈龟背状的上海老城厢形态）。1912年（民国初），上海开始拆城填濠筑路，1914年完成从小东门经大东门、小南门、大南门、小西门到老西门的南半段工程（城墙和护城河围绕着老城厢形成了一个不规则的环形），并命名为中华路，沿用至今。这样形状的“濠河”在上海不多见，在上海地图上还能清晰可见的“濠河遗痕”（今天仍为水系），还有两处：一处是奉贤老县城“奉城古镇”图6；还有一处为浦东新区“惠南镇”，见图7，但它们都是“四方形濠河”。

不管是弧形的濠河还是四方形的濠河，最初都是明朝时期抵抗倭寇所修建的护城河。私立中学从最初的上海中心（老城厢）转移校址到乌鲁木齐北路、威海路，这一片留存的建筑主要是在上一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修建的，在之前这里还能闻到“稻米飘香”、听到“蛙声一片”。苏家最初以老城厢苏家大南门中华路自己房子（后再拓展）办校，也是出于大南门中华路这里商贾众多，人口密度大，是中国人居住区，有教育需求和办学基因。私立中学建校之初就以“为民而立”为办学宗旨，是中国人办自己的学校，是上海滩三大私立名牌中学之一（还有北之澄衷中学、东



图6 奉城镇



图7 惠南镇

之浦东中学)，三大学校中在市中心就是“民立中学”。学校以教育求国办学，培养栋梁之材为己任，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这也是身为浙江第一师少校参谋的殷夫大哥（徐培根，年长殷夫15岁）推荐他进民立的主要缘由。

现在是2025学年，也是殷夫民立中学毕业100年（1926年毕业，进浦东中学）。当时徐家选择民立作为殷夫读书之所，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三哥租的房子在八仙桥畔，这也是殷夫从杭州大哥家到上海来的落脚点（1923年杭州到上海已有铁路，只是需要一天的时间。当时沪杭铁路还没有修建，1925年启动修建，1932年10月建成通车）。八仙桥范围大致东起西藏南路，西至普安路，北始宁海西路，南止淮海中路。1917年大世界在西藏南路上开设，其位于八仙桥地区的东北面。八

仙桥畔离中华路大南门相对较近。

1923年殷夫就读的民立中学，校长苏本铄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做过律师，治学严谨，那时学校师资雄厚，初中部英文老师多系圣约翰大学毕业生，还聘请了美、英、澳籍教师。允许多种学说纷呈。在这里，殷夫博览校内图书馆、校外书店群书，该时期，种下了新文化新思潮新审美的种子，尝试写作新诗，殷夫《放脚时代的足印》就是在民立中学1924—1925年间所写。我们一起看看两首十四五岁殷夫在民立中学所写的诗：

一

秋月的深夜，

没有虫声搅破寂寞

便悲哀也难和我亲近

二



图8 殷夫落脚点八仙桥畔和民立老校址所在的中华路

春给我一瓣嫩绿的叶
我反复地寻求着诗意

我问过上海市委党史办公室郭莹老师，怎么想到要写殷夫的书。她说，最近几年，上海在做“一年一烈士项目”，2023年就是“殷夫年”。现在，民立中学有“殷夫广场”纪念地（今年上半年学校还举行了以他命名的“殷夫艺术节四十年纪念活动”），浦东中学在纪念他、同济大学（1927年殷夫就读同济大学）也在写他、演他，最近，左联纪念馆、龙华烈士纪念馆都在开展纪念他的活动。进入“殷夫世

界”，你才会感到他才华横溢，对于革命投入的激情和信念之坚定，并留下许许多多优秀的作品。他用其短暂的人生演绎了“什么叫革命家精神”。

民立中学校史馆内校友栏里有许多烈士，今天这个日子以“殷夫烈士”为例，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不仅是本学年是殷夫民立毕业100周年，更重要的是，民立中学是他“革命的熏陶地、启蒙地”，他就读的校区校舍1937年就毁于日本炮火，而这个启蒙又与日本有关。1925年5月上海内外棉纱第七厂的日本资本家枪杀带领工人冲进工厂交涉的工人顾正红

(1905—1925, 共产党员), 以及后续的“五卅惨案”, 激起全上海乃至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 多年来深埋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对帝国主义的怒火一下子喷发出来, 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 国立中学为此停课2个多月, 组织师生参加全市罢课游行, 抗议日本等帝国主义暴行。那一年殷夫虚岁15岁, 就在国立初中部读书, 在这样“具有爱国热情”的国立, 深受鼓舞和感染, “滋养”了他的革命思想。

培育了殷夫、叶培大等众多校友, 建

设了34年的国立老校舍(蔡元培先生于1933年寄语“有德有造”的国立), 毁于日本炮火。国立历史上还有很多向帝国主义抗争的历史事件和故事(如1933年校董朱学范担任队长, 在国立中学操场上训练抗日救国团队勇进队等)。“你们踏着我们的血、骨、头颅; 你们要努力地参加这次战争”(殷夫《在死神未到之前》节选), 这些将是“永远不可忘却的记忆”, 93阅兵式再次唤醒。

—— J.A ——

(本栏责编: 程庸)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夏令营习作选

编者按：2025年10月25日—26日，第三届静·安青少年文学夏令营成功举办，26位来自民办中学、市西中学、市西初级中学、育才中学、上外静安外国语中学、上外静安外国语小学、静安区闸北第一中心小学、苏河湾实验中学、一师附小、彭浦初级中学和彭浦中学等静安区作家协会团体会员单位的学生历经文学滋养与实践淬炼，顺利结业。此次夏令营通过文学讲座、行走采风 and 座谈交流相结合的方式，邀请简平、路明、严柳晴、朱一宁、刘通等作家、自然学者、城市行走专家带领学员们探寻静安深厚的历史文脉，点燃文学创作的热忱，以笔墨勾勒城市肌理和人文之美。本辑习作均来自本届文学营营员作品。

漫步愚园路，遇见旧时光

静安区闸北第一中心小学五（5）班 潘昱蓁

金秋十月，太阳暖得刚刚好。我们跟着朱一宁老师漫步在愚园路上，依次走过愚谷邨、涌泉坊、静安寺救火会、茅盾旧居、百乐门等老建筑。我们走几步就停下来，听老师讲藏在建筑里的故事：愚谷邨那一排排石库门建于一九二七年；涌泉坊原本是民族资本家的住宅区，抗战时曾悄悄掩护过几位地下电台的报务员；茅盾先生在寓所写完了《子夜》的最后两章；卓别林曾经带着《摩登时代》剧组在百乐门跳了一支查理步，临走把签名留在后台化妆镜上。我摸着墙上凹凸不平的痕迹，仿佛真的闯进了过去的时光里。躺在床上，我满脑子里还全是这些老故事，不知不觉地就进入了梦乡。

梦中，我又回到愚园路——百乐门的霓虹灯亮了起来，愚谷邨的石库门跟着吱呀一声打开，两栋老楼一左一右，冲我聊起从前。百乐门先开口，它的声音里带着几分骄傲：“小朋友，你见过我年轻时的样子吗？那时候，我可是上海最热闹的地方，被叫做‘远东第一乐府’呢！每天晚上车水马龙，人们穿着最时髦的衣服来跳舞，白光一唱《夜来香》，连拉黄包车的师傅都跟着节拍往前走！”百乐门话音刚落，愚谷邨就迫不及待地说道：“我当年也热闹得很！天刚亮妈妈们就提着痰盂在门口“哗”地一倒，顺手点上煤球炉，整条弄堂都飘着青烟；白天，修鞋摊“叮叮当当”地敲鞋跟，灶披间“滋啦滋啦”地

炒菜，香味窜得满巷都是；晚上更热闹，亭子间的灯光亮起，缝纫机、麻将牌、小囡哭笑声一起开锅，弄堂里人声比百乐门的萨克斯还持久。”

说着说着，愚谷邨的声音低沉了下去：“可后来，弄堂里的人一家家搬去新公房，煤球炉换成了煤气灶，痰盂也换成了抽水马桶。邻里说话的机会也跟着少了，现在的弄堂一天比一天安静了。”百乐门接过话头，声音也沉了下来：“我也差不多。热闹了十几年后，舞池被填平了，客人也走光了。霓虹灯管一根根灭了，只剩我站在路边，看着门前车来车往，以前的热闹再也回不来了。”我张嘴想安慰它们，却不知道说什么。忽然整个愚园路瞬间暗了下去，我猛地从梦里醒了，心里酸酸的，特别不是滋味。

我跑到爸爸身边，告诉他我的梦。爸爸摸着我的头说：“孩子，别难过。百乐门、愚谷邨，还有愚园路上的老建筑，都是上海的年轮。以前这里住过各种各样的人，上海把不同的口音、不同的建筑、不同的习惯都装进一条马路里，这就是‘海纳百川’，是我们上海最特别的样子。建筑虽然旧了，但刻在砖头里的‘海纳百川’永远不会丢，它们会跟着上海一起，继续往前走，还会创造更多新的故事。”

爸爸的话让我豁然开朗，原来老建筑不是被时间遗忘的角落，而是上海生生不息的见证。未来，我想要走进更多老洋房、旧里弄，探寻更多珍贵的故事。我也期盼上海继续以“海纳百川”的姿态，接纳新思想、拥抱新文化，在传承中创新，在包容中成长，在未来变得更耀眼、更精彩！

文学之舟，名师引航

民立中学高一（3）班 王宸溟

第三届静·安青少年文学夏令营于10月25日—26日成功举办。两天来，我们跟随朱一宁老师一起在老静安的故事里感受城市的脉搏，在严柳晴老师的带领下探索文学作品中人物多面性的魅力，从

路明老师的课堂中感受文学的温度、收获对非虚构写作的认知，也在刘通老师生动有趣的分享中寻觅身边野生动物的踪迹。

活动的序幕，是从“行走”拉开的。在秋日的晨光中，我们从古老的静安寺出

发，踏上愚园路。这并非普通的散步，而是一场由专业团队带领的“Citywalk”。脚步丈量着每一块饱经风霜的马路，目光拂过涌泉坊的精致门楣、愚谷邨的静谧弄堂，以及静安寺救火会遗址。这一刻，我们真正理解了朱一宁老师在“心城市”理念中所倡导的——城市不是冰冷的建筑集合，而是一个可阅读、可感知的生命体的理念。这些沉默的坐标，在故事的浸润下变得鲜活，为之后所有的课程埋下了最生动的伏笔。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路明老师带来的关于非虚构文学的深度理解与精彩分享。路明老师的身份本身就充满了奇妙的张力——他既是上海交通大学的物理学博士、深耕学术的大学教师，以理性思维剖析自然规律；也是笔触细腻、情感真挚的知名作家，用文字捕捉人间温情。这两种看似分属理性与感性的身份，在他身上非但没有发生冲突，反而达成了令人惊叹的和谐，也让他的分享自带独特魅力。在《城市坐标与非虚构写作》的课程中，我们真切感受到了这种“物理学家式”的文学观照。他没有空谈理论，而是用自身经验告诉我们，非虚构写作既需要科学般的严谨，也离不开文学的温度。他教会我们要带着精准的观察力游走于城市的街头巷尾，捕捉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老乐器店里的小“演唱会”、手风琴厂的生存现状，这

些具体而微的“城市坐标”，都是写作的宝贵素材。同时，他也引导我们用文学的温情与想象力，为这些冰冷的场景和数据注入呼吸与心跳，让文字既有事实的支撑，又有情感的共鸣。在互动提问环节，我勇敢提出了自己在写作选材上的困惑，路明老师结合实例耐心解答，从如何筛选有价值的素材、如何平衡真实与叙事性等方面给出了具体建议，让我对选材的逻辑与尺度有了清晰的认知，也更加坚定了用文字记录真实的决心。

刘通老师带来了生动的《我们身边的野生动物》讲解。当我们的思绪还沉浸在城市的历史人文之中时，刘通老师将他从藏北高原到亚北极的广阔经历娓娓道来。他讲述了寻找藏羚羊、盘羊和野牦牛的经历，瞬间打破了城市的水泥森林为我们设定的边界。这堂课像一扇突然打开的窗，让我们惊觉文学的目光，不仅能够回溯历史、洞察人心，更能投向我们所处的整个自然生态。它深刻地提醒我们，人类的叙事从来都无法与自然割裂，对野生动物的关怀与对城市人文的守护，本质上是同一种善意在不同维度的体现。

最后，我也参与了结业仪式并担任主持，同时和我校同学们一起带来了朗诵《忆校友殷夫》，让在座的老师和同学们感受到青年一代的思考与力量，感受在历史长河中无数青年用生命书写过的炽热的理

想。在 AI 大力发展的今天，文学的笔触也融入了科技的代码。我们的老师为本次文学营量身定制了一首 AI 歌曲《文学季风》，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与未来在此时交汇的独特韵律。

这场巧妙策划的文学营活动告诉我们：优秀的写作者，既需要脚下沾满泥土，在烟火人间探索，进行“Citywalk”；也需要眼中映照人间，去发现市井凡尘中的点滴；更需要心中怀有天地，具备“生态与野性”的宏观视野。

我相信，文学之舟，名师领航，经过

这样一场丰盛的灵感洗礼，每个人的笔下都将流淌出对这座城市、对这个世界、对自身生命更为深沉与动人的思考。在上海这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里，在静安这片文学创作的沃土上，一定会有更多的文学新芽破土而出，茁壮成长参天大树。未来，让我们继续以笔为舟，以梦为帆，驶向更加辽阔的文学海洋。最后我想说，在文学的路上，我们永不独行，就让我们带着对文学的热爱，在这片精神天地里继续前行，走向更辽阔的远方。

苏州河上的桥

上海市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五(4)班 章乐溪

也许每一座国际化大都市的灵气都来自一条穿城而过的河流，譬如伦敦的泰晤士河、巴黎的塞纳河，魔都上海的美也集中在“一江一河”两岸，与黄浦江宽阔奔腾的健美不同，苏州河有着蜿蜒曲折的柔和美，而横倚其上的形态各异的桥更是给我们这座城市的母亲河增添了无限秀丽。

我和爸爸妈妈经常沿着家附近的苏州河骑行，那真是一种惬意无比的美好体验，我们一边骑行，一边欣赏沿途风景，

每到一座桥，我们都要停下来欣赏片刻，兴致盎然时还会到桥上去走一走、吹吹风、拍拍照，远眺近观苏州河两岸的风景，而下一座桥就是我疲乏时仍然愿意继续骑行的强大动力。

离我家最近的是安远桥，它是苏州河桥家族中的年轻成员。远远望去，桥身呈“C”形，就像一个高大健硕的年轻小伙子张开着热情的双臂笑迎八方行人。桥面上铺着红色的塑胶跑道，如同给这位帅小

伙儿披上了一件鲜艳的运动服，散发着一股活力四射的精气神。早晨和傍晚，常看到附近的人们三五成群地在这座桥上散步、健走。脚踩在桥面上感觉软绵绵的，舒服极了。

再往前骑行，就可以看到昌平路桥了，她可是苏州河桥家族中数一数二的大美女。这座桥有着标志性的弯月造型，白天就像一只高洁文静的天鹅栖息在苏州河上。夜幕降临之后，桥面上灯光闪耀、色彩斑斓，一会儿是璀璨的红色，一会儿是高贵的蓝色、一会儿又是浪漫的紫色……看来这位美少女还真是非常爱打扮呀，一晚上要换好几套礼服呢。

骑过历史保护建筑邮政博物馆，就能看到闻名遐迩的外白渡桥了。这座桥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了，论辈分，他可是苏州河桥家族中的长者。但从外表看，它一点儿都不显老，他那身钢筋铁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风吹雨打却依然刚强挺拔、充满活力，

就像一位钢铁侠屹立在苏州河与黄浦江的交汇之处，观看浦江两岸的潮起潮落，见证上海的沧桑巨变。外白渡桥从建成后就一直是上海的著名地标，至今仍是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听爸爸说，许多电影和电视剧都曾取景于此。站在桥上，一扭头就能看到外滩万国建筑群，而一抬头就能看到黄浦江对岸的上海中心大厦、环球金融中心、金茂大厦三座现代摩天大楼，在这里，百年上海的内涵美与现代上海的时尚美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苏州河上还有很多美丽的桥，它们不仅连通两岸，也以多姿的形态装点了上海的母亲河，为我们这座国际化大都市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对我而言，欣赏这些桥的美是一种享受，在桥上漫步、嬉戏更是留给了我许多难忘的美好时光，能在苏州河边慢慢长大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我爱苏州河上的桥，我爱苏州河，我爱美丽的大上海！

于文字与回响中，寻一座城的温度

上海市彭浦中学高二（1）班 薛惠心

十月末的上海，秋意正浓。我有幸成为第三届静·安青少年文学营的一员，在静安区图书馆古朴与现代交织的空间里，

度过了两天充实而奇妙的文学时光。这段经历，不仅是一场关于写作技巧的学习，更是一次深入城市肌理，探寻记忆与情感

的精神漫游。

文学营的日程紧凑而丰富。我们聆听了国际静安推介官朱一宁老师关于如何发现并讲述城市故事的分享，也在严柳晴老师的非虚构写作课上，学会了如何将个人成长经历转化为动人的叙事。而刘通老师带来的，则是一场从都市到荒野的思维跳跃，让我们意识到，自然写作的广袤天地同样蕴藏着文学的无限可能。

然而，最让我心弦震颤、思绪万千的，是路明老师带来的讲座“市井烟火，凡人史诗——城市坐标与非虚构写作”。他带来的几个故事片段，像几把钥匙，瞬间打开了我理解上海的另一重门。

他讲上海手风琴厂里，那位每天花5小时往返闵行工厂的76岁退休老工人。是什么支撑着这样的坚持？我想，那不只是一份工作的眷恋，更是对一段青春、一种手艺、一个集体“家”的守护。沈厂长甘愿为仅有的几名员工日日烧饭，这背后闪耀的，正是这个时代稀缺的“工匠精神”与人间温情。

他讲弄堂里的足球往事，讲拆迁下的生活。当推土机驶过，倒塌的不仅是砖墙，更是几代人编织的邻里人情网络。“拆的是房还是人情？”这个问题重重地敲在我的心上。城市在更新，记忆在流失，我们该如何安放那份关于“家”的柔软记忆？

他讲那位在梅陇镇吹响《回家》的萨克斯手，讲肇周路上光头爷叔在拆迁的乐

器店前进行“时代谢幕演出”。当熟悉的舞台逐一消失，艺术便走上了街头，这是一种倔强的浪漫，也是对过往辉煌最深情的告别。

这些故事，恰好与文学营的主题暗中契合。朱一宁老师教我们“推介”静安，而路明老师的故事则告诉我们，真正的“推介”不在于展示高楼大厦的繁华，而在于挖掘这些藏于市井烟火、时代变迁中的悲欢与坚守。严柳晴老师教我们书写“个人叙事”，而这些上海小人物的故事，不就是最鲜活、最动人的非虚构样本吗？

此前，我或许会苦恼于文学创作缺乏“宏大题材”。但这次文学营让我豁然开朗：文学的根，就深植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土壤里。那个为你多盛一勺菜的食堂阿姨，那个在小区门口坚守了二十年的修鞋匠，那条即将消失的老马路……它们都是文学的富矿。写作，就是用自己的笔，为这些即将消逝的声音建档，为这些默默无闻的坚持立传。

感谢文学营，它像一位引路人，不仅教会我们如何更好地运用文字，更教会我们如何用一颗敏感而温暖的心去体察世界。结营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我已拿起笔，围绕这次文学的洗礼，开始构思我的作品。因为我终于明白，我写下的每一个字，不仅是为了完成作业，更是为了留住一座城的温度，回应这个时代的回响。

生命、文学、生活

上海市市西中学高一（6）班 薛佳玥

有幸参与静安区图书馆第三届青少年文学营活动，使我在行走中重新认识了文字与生命的意义。

行走在愚园路上，时光在这里放缓了脚步。在愚园路上经历了一番“City-walk”后，老师领着我们走进了愚园路的弄堂，他的声音在梧桐树下流淌。我们边走边看，这种鱼骨状的建筑智慧正是“虚怀若谷”的体现。“我凝视着斑驳的墙砖，忽然明白——这座城市最深的智慧，就藏在寻常的日子里。

下午参观名家书房，那些泛黄的书稿让我们对文学创作有了更真切的感知。第一天活动在最后的心理讲座中结束。

第二天的讲座中，几位作家老师为我们分享了创作和人生心得，其中一位特殊的分享者让我深受触动。

他是原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项目专员刘通老师，同时也曾是一位 ADHD 患者。“因为无法集中注意力，我永远考不上理想的动物专业。”为了接近梦想，他尝试过各种工作。最艰难的是学英语，别人记一遍的单词，他要记十遍。三年时间，他从最初生硬的发音到能够流畅阅读英文文献。他的努力也终于有了回报。

他曾在大学参与过除兽套的志愿活动，有助于保护东北虎，这项经历被他讲述给珍妮·古道尔时，这位伟人对他说：“你一定要坚持做保护动物的事情。”这句话成为他前行的力量。他本可以继续跑野外，却选择回到国内，把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人。

刘通老师转述珍妮·古道尔的寄语时，眼神清澈而坚定。他后续还讲了各种跑野外的经历与收获，困难重重却因热爱而充满了自由美好。他本可继续留在野外，与山川猛兽为伴，却选择回到城市，将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讲给我们听。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这次文学营最深层的寓意。无论是他在林海雪原中取下盗猎的套索，还是我们在愚园路弄堂里追寻文人的足迹；无论是以脚步守护自然的生灵，还是以笔墨勾勒人间的悲欢——其内核，都是同一种执着的热爱，同一种将有意义之事坚持到底，并竭力传播给大众的信念。

文学，本质上就是将过滤后的生活、淬炼过的生命，真诚地写给人们看，告诉人们可以如何生活，为何值得生活。而他的故事，他选择的活法，本身就是一册雄

辩的非虚构作品，教会我们：要以珍视的态度对待万事万物，以行动去守护所爱，以讲述去延续价值。

原来，最好的文学，从来不止于纸页；

它更是一种活出来的姿态，是深入极地的勇气，是讲述一生的坚持，是在聆听之后，决心将自己也活成一个——值得被讲述的故事。

一场穿越时光的静安 Citywalk

上海市静安区闸北第一中心小学五（1）班 刘文骞

金秋十月，我跟着文学营的老师 and 同学，第一次踏上了“Citywalk”的旅程。

走上静安寺的天桥，老师摊开两张民国时期的地图，地图黄黄的，上面画着好多弯弯曲曲的线。“找找咱们现在在哪儿？”我凑过去用手指在密密麻麻的线条上划来划去，看了半天也没头绪。直到老师指向地图边缘说：“你们看，这些线都是以前的河！”我惊讶地张大嘴：如今宽阔的马路，以前居然是小河流！“为了城市发展，有些河被填了铺路，所以才有了‘浜路’这样的名字，比如肇嘉浜路。”听老师这么一说，脚下汽车穿行的马路，仿佛变成了当年小船划过河流。

接着我们又来到了愚谷邨，老师告诉我们“愚谷邨”的“谷”是虚怀若谷的意思，代表心胸像山谷一样宽广。接着又让我们猜“愚”的意思，身旁的同学抢着答：“愚

公移山！”，老师笑着摇了摇头。我盯着“愚”字想了想，“愚”应该像“谷”一样，是一个成语，忽然，嘴里就冒出一句：“是大智若愚吗？”老师眼睛一亮：“没错！而且这里还有个‘地理谐音梗’——从高空看，邨里的街道连起来像鱼骨，楼栋是鱼肉，所以也有‘鱼骨村’的趣味说法。”旁边有同学打趣道：“这么大的带鱼，一定很好吃吧！”这话逗得大家捧腹大笑，连一旁的梧桐叶都跟着晃了晃。

穿过愚谷邨，我们又一路兜兜转转，来到了本次“Citywalk”的终点站：百乐门。原以为这只是座气派的老建筑，老师却站在台阶上给我们讲述了它的往事：“这里曾是上海最热闹的歌舞厅，当年的名流都爱来这儿跳舞。”他还用“不大好”的英语翻译了“百乐门指定啤酒”的广告，我们一边笑，一边真切感受到了百乐门

当年的风光。我摸着百乐门凉凉的石墙，突然想起静安寺门口的老照片：黄包车慢悠悠穿过矮楼，和此刻眼前的车水马龙叠在一起——原来“时光”不是看不见的风，而是地图里消失的小河、弄堂里

趣味的梗，还有老建筑里藏着的热闹过往。

合影的时候，我看着照相机的镜头，忽然懂了这场行走的意义：原来我们走的不是路，是静安从过去走到现在的脚印。

“虚构写作”与“非虚构写作”相结合

上海市民立中学六(2)班 章 添

今年的金秋十月，上海的气温仍保持着三十几度的热情，就像我们每一位参加静·安青少年文学营的同学们一样——有着期待、好奇的眼神，亢奋、积极的状态。在文学营活动中，我们跟随朱一宁老师来了一次 Citywalk，将脚印留在了静安的文脉——静安寺、愚谷邨、涌泉坊、静安寺救火会、百乐门、海关楼（现静安区图书馆）；将这片土地上的红色基因、海派基因植入我们这些静安学子心中。我们体验了严柳晴老师独特又有趣的“I人E人写作法”。我们怀着犹如坐过山车般的心情听刘通老师分享堪比贝尔的野外生死经历。我们感叹路明老师以时政记者的专业度和非虚构写作的方法来述写市井生活和人物。

但，最能唤起我兴趣的是简平老师介

绍的“虚构写作”与“非虚构写作”相结合的写作思路。

在我们课间很流行一种游戏——叫“规则怪谈”，这个游戏的背景和线索都是虚构的，一开始因为游戏进展的不确定性，会让人很期待、很兴奋，但是久而久之，也因为游戏背景设定越来越单一，游戏线索越来越无厘头，让人完全丧失兴致。如果，“规则怪谈”的游戏能用“虚构”与“非虚构”相结合的方法，那是不是又会变得好玩了？想到这里，我对简老师的介绍就更感兴趣了。

简老师说，他的新书《地底下的魔术小天团》就是“虚构写作”结合“非虚构写作”而成的，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写作方式，创作一部与以往不同的革命历史题材的儿童小说，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八十

周年。在主题的切入点上，简老师主要考虑了两个方 面：一是我们小朋友的兴趣，作为儿童读物作者，长年积累的经验和调查，让他选定了“魔术”为其中一个切入点。另外，由于是文化工作者，所以他清楚地认识到 文化传承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而上海宝山路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文化大本营，自 19 世纪末，林立起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开端的商务印书馆总馆、亚洲第一大的东方图书馆、文化强国的尚公小学等，还住过好多像茅盾、叶圣陶、巴金这样的大家，所以文化大本营宝山路作为了第二个切入点。

在经验分享中，简老师还说道：“虚”与“非虚”只是概念上的，其实“虚”的部分也是从“实”而来。革命历史儿童小说不能回避对历史真实的基本认知，所以简老师在文献史料方面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通过细致的甄别和考证已收集的材料，对小说里写到的每个地点都做了多次实地踏勘，从而来复原这段真实而又厚重的历史。而书中的“魔法小天团”则是“虚构”出来的小主角，如果纯粹靠主观观念与想象无节制地泛滥，是无法打动观众的，只有构成真实历史逻辑、还原生活真实细节时，才能具备叙述的可靠性，才能让读者“相信”，所以简平老师还深入研究中国魔术的生态境况，他不但亲自采访了有名的“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莫派魔术’”

传人，还亲眼见证了师徒传承的仪式，并且多年来一直参加、观看“莫派小传人们”的表演。

听到简平老师如此精彩的分享后，除了想深入了解“虚构写作”与“非虚构写作”结合的写作手法外，对这本《地底下的魔术小天团》更是好奇满满，于是催促妈妈快快在网上下单。

收到书后，我迫不及待地翻开小说，与以往只能让我们尊敬与仰视的“小萝卜头”、“刘胡兰”等革命英雄形象不同，小说里的抗日小英雄让我感到如此贴近，当看到他们的外号“碰哭精”、“癞痢头”的时候，我不由得“噗”地笑出了声，感觉他们就是我身边的朋友，我也是他们的一员。

而当看到日军说，只有把宝山路这个中国文化大本营炸平才能斩断中国人的文化根脉，东方图书馆在经历日军战机轰炸后连烧三天三夜，几十万册古籍灰飞烟灭，宝山路化为一片废墟后，我攥紧了拳头恨得牙痒痒。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也曾经历过几次重大的几近灭族的危机，比如衣冠南渡、靖康之变、明清战争，但最终这些异族反而都会被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所征服；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延续传承至今的文明古国。所以东方图书馆的毁灭，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一场历史性的浩劫，它又何尝不是世界

文明史上一抹挥之不去的悲伤？

当我看到“小姐姐”教“小主角绍承”要源于两千五百多年前中国首创的《中国环》魔术时，我会忍不住反复看，让自己的手指跟着书上的描述一步一步地学着做……

当看到这群“魔术小天团的流浪英雄们”被安全地送往革命根据地，结束流浪生活后，我一直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

简平老师这一“虚构”与“非虚构”相结合的笔法，在可信的历史空间与虚拟的文学空间中穿梭行走，通过亦真亦幻的文字表达，能让我更真实地感受到，在抗日那段苦难与沉重的历史中，与我年龄相仿的小朋友们在背负苦难之重时展现出的乐观；也更深刻地体会到，在面对残酷的战争和杀戮时展现出的勇气。

虚构写作是一种以想象、夸张等手法

为核心创作方式的写作手法，通过作者的主观创造，构建出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的人物、情节、场景或世界观。正像简平老师说的：“虚”的部分也是从“实”而来。虚构写作并非完全脱离现实，而是以现实为基础，通过创造将他们重新组合、升华、构造出故事框架。如此，将“虚构写作”与“非虚构写作”结合，则更能获得读者的认同感、激发读者的想象力，就像我阅读《地底下的魔术小天团》时的感受一样，跟着简平老师布置的线索去探索，完全沉浸于简平老师创造的抗日背景中。这样的写作手法，对我的启发非常大，不仅可以用在自己的习作中；如果用在平时与同学们玩的“规则怪谈”中，那一定会更生动、更有刺激、更有可玩性！

（指导老师：倪思逸）

—— J·A ——

（本栏责编：濮麟红）

保护历史风貌，留住城市珍贵记忆

杨绣丽

2017年1月14日，一年初始，万象更新，云气晴朗，市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在黄浦江畔开幕。陈永弟迈着矫健的步伐，向世博中心的大会堂走去。他穿过挑空的视觉通廊，目光望向窗外，浦江风景在眼前徐徐展开。在宽阔的江岸边，由西向东大跨度舒展的世博中心，如晶莹的玉兰，散发着通透的光芒。

16日下午，本次会议的首场大会发言举行，陈永弟登台，作了题为《创新开发机制，保护历史风貌》的发言。他的一番话，引起了现场聆听委员建言献策的时任市委书记韩正的关注。

就在这次政协会议期间，陈永弟提交了《关于保护社会历史风貌，共建卓越全球城市的建议》。这件提案获评当年度的优秀提案，并由时任市政协副主席赵雯领衔督办。

一、思想火花源自热爱

时间的指针拨回到2016年12月19日，市委十届十四次全会举行，韩正书记在讲话中强调：“要建立健全最严格的历

史文化风貌保护体系，加强成片、成街坊、成区域的历史建筑与文化风貌保护，延续历史文脉，留住城市记忆。”

韩书记的这段话，犹如一道火花擦亮了陈永弟的思路。彼时，担任市政协区县联络指导组副组长和静安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的陈永弟，那段时间，正在做一个关于张园的调研。

陈永弟此刻胸有成竹，因为在他工作的静安区，有着众多颇具历史、文化等价值的老建筑和老街区。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傍着“中华第一街”南京路的张园。

从静安政协办公地康定路向东走，至西康路右拐，再左转到奉贤路，沿泰兴路过南京西路，也就两千多米的路程，散着步就到张园了。陈永弟熟悉这条路。走进张园，置身于这座开始修缮的石库门建筑群落，他看着古朴的木质门窗、复古的维多利亚式横向清水砖线条、优美的涡卷形挑梁阳台、简约的三角形山墙，它们似乎正穿越时光，轻轻诉说着各自的过往。处于南京路的“钻石地段”，有着历史、人文、商业等多重价值，上海现存规模最大、

保存最完整、建筑风格最丰富的张园，堪称活着的“石库门博物馆”，它代表的就是上海地标性的海派历史风貌。通过对张园进行商、旅、文、居的一体化保护开发，必定会使这座“海上第一名园”在这座城市留下它独特的建筑记忆。

从张园开始入手，陈永弟多次认真听取工作人员作相关情况介绍，带领委员进行调研，并就创新历史风貌保护开发机制进行交流讨论。经过一段时间酝酿和积累，他对撰写这件提案有了十分的把握。

这位从基层干起，历任过共青团市委组织部部长、市青年管理干部学院书记、区委副书记、区委政法委书记等职的政协主席，热爱着政协的工作，也一直坚持要给政协委员们作表率。每次静安区政协全会，他站在主席台上作常委会工作报告，念出一个个委员的名字，心中满是感动和骄傲。他一直有个质朴的想法，不仅要在区政协做好一名委员，在市政协的舞台上，也要交上一份满意的履职报告，因为他是一名静安政协人，因为他的背后站着全体静安政协人。从2014年至2016年，他的提案连续三年获评“上海市政协优秀提案”，受到大家的好评，现在，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开始了，他要再提交一件高质量的提案，才能给来自静安的政协委员当好榜样。

就是这个简单朴素的想法，陈永弟一

直努力着，寻求着火花和思路。此刻，市领导对于历史风貌保护的指示，给了他很好的启发，如灵光乍现：对，就从这个角度入手，写一件关于历史风貌的提案。

二、走进张园触摸历史

落笔要生花，撰写提案，重要的是从什么角度、抓住什么主线去写？这如同播下什么品种的籽粒，才能收获什么样的花。

2017年的元旦，陈永弟并未休息，他在区政协办公楼里加班，潜心撰写提案。他从背景入手，提到了上海发布的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规划中强调要重视对城市遗产的整体性保护。他更提到了在市委十届十四次全会上，市委书记所强调的要建立对历史风貌保护体系，加强成片、成街坊、成区域的保护，延续历史文脉，留住城市记忆。在提案的第二部分，陈永弟分析存在的问题：据调查，像张园这样的历史文化风貌区，全市有44个，还有1058个优秀历史建筑、167条风貌保护道路、119个风貌保护街坊，但不是所有的历史风貌都能像张园一样得到切实有效的开发。由此，他列出了三个现实的难题，那就是权属关系复杂、有效保护难，开发模式单一、综合利用难，权责不够明晰、精准监管难。针对这三个难题，他一一辨析例举。最后，提出四条建议：一是全方位梳理，

健全保护开发分级标准；二是全领域互动，完善保护开发实施细则；三是全过程监管，强化保护开发主体责任；四是全社会协同，构建保护开发共治格局。这四条建议，点石成金，条理清晰，言简意赅，直击重点。

写完最后一条建议，陈永弟又不断细化脉络，扩充内容，精心打磨字字句句，最后再梳理全文。事后，他又去向时任市政协地区组组长顾国林请教。顾国林之前一直在和陈永弟进行张园修缮保护的研究探讨，他非常乐意为这件文案提出修改意见。他俩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终于，一篇“关于保护社会历史风貌，共建卓越全球城市的建议”的完整提案诞生了！

那天，提案完稿的时候，陈永弟长长地吁了口气，抬头看办公室墙上挂着的两幅书法，一幅是“政协如家”，另一幅是著名书法家高式熊为静安政协题写的“委员如诗”。此刻，他心头滋生一股暖意，万分感慨。这么多年来，正因为对政协工作的炽爱才让他灵感泉涌，他把政协当成自己的家，他知道自己肩负着的使命。他要写好每一件提案，和委员们一同探索、一同成长，打造静安样本，一同走过最长情的“履途”。

三、老旧建筑生机重现

就这样，一件坚实有力的提案，提交

给了市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也有了文章开头陈永弟在政协大会上的铿锵发言。他唱响了政协的声音，也树立了静安的形象。

让陈永弟感到惊喜的是，就在提交提案不久，反响就逐渐传来：

当年春节前，韩正书记带了秘书来到张园，没有惊动区里，他直接视察了这片曾住过“七十二家房客”的石库门里弄。陈永弟的提案让市领导对张园的修缮高度重视，如何从以前的“拆、改、留”，到现在的“留、改、拆”，如何更进一步对历史风貌有良好的保护，无疑，具有独特地理位置和稀缺性建筑形态的张园是一个范本，在这基础上，可以摸索出一系列参考标准与保护范式。

陈永弟提交的提案，由市政协赵雯副主席督办。她多次来到张园视察，每次都由陈永弟全程陪同，和有关方面一起商讨研究，进一步优化张园的修缮方案。

2017年5月15日，陈永弟收到了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就提案给予的答复。市规土局非常感谢这件提案，并结合陈永弟的建议，在职责分工、保护修缮、财政支持等方面，决定在保护条例修订工作中进一步予以研究、细化、明确管理依据与主体，将历史风貌保护落实到位。

陈永弟倍感欣慰。他的提案对加强上海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特别是对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保护管理、保护条例的修订以

及保护配套政策的出台，起到了积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这让他感到自豪和骄傲。

2018年6月12日，陈永弟又主持召开了“优秀历史文化资源传承保护和开发利用”重点课题调研座谈会。专家和委员们纷纷亮招、贡献智慧。陈永弟充分肯定了各位的真知灼见，称之为了一场“水平高、成效好”的头脑风暴。他要求调研组把专家们的见解吸纳到调研报告中去，抓紧打磨完善，形成高质量的调研成果。

2018年9月，张园地块开始启动保护性征收，遵循“留、改、拆”的理念，采用“征而不拆、人走房留”的方式。这

以后，张园经过几年的保护性修缮，呈现出更胜往昔的繁华与生机，为上海人民城市建设再添新的注脚。历史传承的厚重感与五光十色的时尚感在张园和谐相处，海派风格的历史建筑“修旧如旧”，清水墙、拼花地坪，重现着老上海的里弄风情。

陈永弟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下，更多像张园这样的历史风貌，会得到更好的保护。延续历史文脉，留住城市记忆，成片、成街坊、成区域的历史建筑与文化，以古典和现代相交融的风姿，保持着绵延不断的生机活力，必将重现在世界面前。

—— J.A ——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修建大兴安岭，一段终生难忘的经历

方 韧

1969年5月25日至9月27日，我和数万名兵团战友一起参加了修建大兴安岭一级国防战备公路，4个月里我们在大兴安岭度过了春夏秋冬四季，经历和体验了如同二万五千里长征和狼牙山五壮士的生活。那是一段终生难忘的经历，我至今还保存着那段时期的日记。

引子

1969年3月2日，在黑龙江省乌苏里江的珍宝岛上中苏两国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那就是举世闻名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出于战备的需要，中央要求黑龙江省军区调动数万军民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沿线修建一级国防战备公路和铁路。就这样一场“抢在战争前，建好战备路，修一条打不垮、炸不烂的钢板路，在祖国北疆筑起一条坚不可摧的钢铁边防长城”的宏伟工程号角吹响了。

4月25日我营接到了师部发来的命令，要从各连抽调人员组成一个排去修国防公路。那时我在5师55团4营当宣传

报道员，消息比连队的战友知道得早，我立即写了请战书：“得知边疆修建国防公路的战斗在向我召唤，如海啸，呼声起，心如火，喜在眉，我心中浩如海，青春烈火正熊浓，哪里需要哪里就是我的家，打起背包，身披战尘战犹酣，到祖国最艰苦，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百炼成钢！我最最最坚决要求去参加修建国防公路的战斗！”

我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的目的定能够达到。”第一封请战书交上去后，我的请求被领导以报道员只有一人不能去的理由拒绝了。于是我又接连写了6份请战书和一份血书。经过多次的请求磨合，我终于被批准参加修建国防公路的战斗，并被安排在大兴安岭筑路第七指挥部一连五排十五班当班长。

出发

5月25日早上接到整装出发的命令，晚上，就带上自己的行装登上了北去的列车。那年我们只知道铁路最远只到达嫩江，可是没想到从嫩江到加格达奇再到塔河，

我们的铁道工程兵已经修好了一条军用战备铁路，并继续在向漠河延伸。到了嫩江我们转乘军用专列车——铁皮闷罐车（当时为了保密，不暴露目标，运送军人大多都是用铁皮闷罐车，里面没有座位）。五月下旬，我所在的4营驻扎地拉哈镇已到了春播的季节，但是嫩江以北仍是寒气逼人。夜里铁皮车厢内的温度太低，大家无法入睡，只好站着，跺着脚，讲一些南来北往的见闻趣谈，或做一些游戏来消闲驱寒。27日下午5点火车到达塔河，前面再也没有铁路了。我们就登上大卡车，直奔十八站。晚上8时到达十八站，只见茫茫林海，高耸入云的参天大树望不到尽头。卡车在大兴安岭原始森林中的一条山间小路上停住了，卡车也开到了尽头，我们开始了一夜行军。

夜行军

夜行军开始了，夜茫茫，路漫漫，在那密密的森林里，我们一路急行一路歌。几千人的筑路大军队伍，每个人手里拿着手电筒，那光照在群山起伏的原始森林里蜿蜒，犹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火种，一闪一闪，非常雄伟壮观。行军途中，我们也像当年的红军一样走过沼泽地，也有人不小心掉入沼泽地，大家齐心协力相救；也有3至5人组成的探道先遣队为大部

队披荆斩棘开道定标。一路上我们爬山涉水，遇到河流，没有桥，我们就就地伐木架桥。森林里没有民居，更没有商店，口渴了，捧一把路边小溪里的清泉水解解渴。每天都要步行70—80里路，最多有一天我们步行了90多里路才到达一个宿营地。连续几天的急行军，每个人的脚上都打起了血泡，疼痛难忍，步履艰难。当时我们才十六七岁，不怕苦也不怕累，高唱着毛主席语录歌和革命歌曲，雄赳赳、气昂昂地行进在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的羊肠小道上。行军途中有几个小女孩，疲惫得掉队了，露出了哭泣的小脸。24连的谷文彬看到了，风趣地对大家说：听，布谷鸟在叫：“不哭，不哭。”一下子逗得大家捧腹大笑。我们身背行囊，时而迎来百鸟齐鸣、春雨绵绵；时而头顶烈日，脚踩泥泞，有时还要冒着倾盆大雨，身上的雨水和汗水交织在一起。不多久，每个人身上都长满了虱子，大家都称它为“光荣虱”、“革命虱”。经过十一天的艰苦行军，6月7日中午我们终于胜利到达了目的地——大兴安岭筑路第七指挥部一连驻地。

一到筑路营地，先头部队已经为我们搭好了帐篷和床。床是用一根根小白桦树干做成的床板，床下遍布着大小不一的鹅卵石，潺潺的山水便在鹅卵石中间穿梭流淌。帐篷里还摆放了一个放倒的大空油桶，桶上竖起的烟囱直冲天窗外，这就是我们

取暖的炉子。在漠河，即使是夏天，夜里还是要有炉子取暖的。大家走进帐篷，放下行装，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替换身上的全部衣服，将它放进一只1米多口径大的铁锅里煮，展开了一场消灭虱子的歼灭战。

筑路

筑路开始了，指挥部拿来了铁锹头和镐头，但没有锹柄和镐柄，我们发扬南泥湾的精神，自己动手，砍下路边的树枝，做起了生产工具：锹柄、镐柄、扁担、箩筐、抬石头架等。后来这些原始的生产工具也为国防战备公路立下了不朽的功劳。

第一战役是筑路基，连队分给我们班8个人的任务是路长115米，土方量275立方，10天里面完成。我们全班人齐心协力，你挖草皮，我抬石头，起早贪黑拼命干，10天的任务4天就完成了。我们的工作干劲立即受到了连部的表扬。接下来的任务是将一段泥潭填平。这个泥潭又大又深，一大筐石头倒下去立刻就毫无踪影，大家称它是填不满的“太平洋”。取石头在200米以外的山脚下，又大又重的石头两个人抬，一个上午抬50多次，每抬一筐都累得满头大汗。松木做成的扁担把肩膀压出了血泡，血泡磨破了粘住了衣服，每当扁担一放上肩，就觉得绞心似的疼

痛难忍，仿佛一筐石头有千斤重，但是大家咬紧牙关坚持着，没有一个人退下休息的。一个多月后，繁重的劳动加上营养不良，年轻的兵团战士一个个病倒了，有的还得了夜盲症（当初因黑龙江被封锁，交通不便，除了土豆、黄豆、海带以外再也没有其他食物可吃），工程进度大大受到了影响。于是，身体好的战友一人挑起了两个人的活干，有的战友见此情景，生了病也不吱声，一直带病坚持工作。就是这种革命加拼命的精神，让我们攻破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胜利完成了一段又一段的路基。填补了大兴安岭原始森林里没有公路的空白。

第二个战役是崩山筑路。崩山是一项非常危险和艰巨的任务，要爬上高高的山顶，先清理掉风化石，再炸山辟路。这山又高又陡，岩石已经风化，一不小心踩到风化石就会连人带石头滚下山去。8月18日那天，全连100多人，围坐在80多米长的山顶上，同时用镐柄戳风化石，一块块石头滚下山时，战友们的呼唤声和石头滚下山的碰撞声交织在一起，那种场景犹如电影《狼牙山五壮士》里用石头砸敌军一样气势宏伟壮观。

8月的季节，大兴安岭的盛夏日长夜短，早上一两点钟天亮，晚上十一二点钟天黑，极光就在那个时节。早晚温差也很大，中午气温30多度，太阳晒得人身

上火辣辣的，无法工作。指挥部决定：一天当作两天用，每天出工2次，吃饭6顿，睡觉两次。那个季节蚊子三班倒，它们从早到晚，轮番着围着大家团团转，呼呼的扑面叮咬。即使用厚厚的围巾帽子严严实实地将头和脖子包住，把袖口裤脚也都扎得一点缝隙不露，仍然难逃飞虫的袭击，飞虫咬得大家奇痒难忍，苦不堪言，很多人被虫叮咬得手脚红肿脸变形。至今我们的身上还留有飞虫叮咬的痕迹。

秋季的大兴安岭除了亭亭玉立的白桦树和高耸入云的落叶松以外，满山的野果也十分诱人。中午休息之时，我们也会跑到路边的树林丛中去采摘野果，野草莓、李子、灯笼果、马奶子、都柿、山葡萄、山丁子……野果种类之多，引无数馋鬼竞相折腰。我们边摘边吃，边说边笑，欢乐的笑声解除了劳动的疲惫。

第三个战役是铺路面土，这是一个细工活，要用小石子和细沙土将路基的大石缝堵满，把路面修平。运送沙土的工具是手推独轮车。手推独轮车看上去很好玩，可是装满了一车沙土的独轮车，如果左右用力不均，独轮车马上会翻倒。这个活一般都是男同志干的，可那个时候，我们女同志也都争着抢着干，我们相信：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干的事女同志也一定能干。虽然我们都是从学校毕业不久，从来没有学过筑路知识，每个筑

路指挥部里只有1—2名施工技术员，但在他们的指导监督下，学会了筑路基、打炮眼、炸山填河、建桥铺路……经过4个月的奋战，我们保质保量地完成了1200多里的国防战备公路。

9月21日，在我们即将离开大兴安岭前夕，指挥部的施工技术员牛常青，因患尿毒症来不及抢救，长眠在大兴安岭的那块土地里。4个月里，为了这条国防战备公路，我们中有被飞石击中牺牲的、有在森林里迷路让熊瞎子咬死的，也有误吃毒蘑菇中毒而死的……他们都是十七八岁，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就这样永远地献身给这条国防战备公路了。

9月23日，在我们即将凯旋时，指挥部用卡车把我们送到祖国的最北端漠河镇边防所参观。走进哨所，登上岗楼顶，我们用望远镜观看黑龙江的对岸。对岸就是苏联的炮楼和一个农庄。彩色的房屋，隐约可见的行人就像一幅美丽的图画。我们这边只有一个哨所和离岸边几百米的地方竖着的一个岗楼，上面有荷枪实弹的边防战士在站岗。我站在江水滔滔的黑龙江的国界边上，我想我为大兴安岭的国防战备公路出过力，又来到了祖国的最北村——漠河，一种自豪感、知足感油然而生。

9月25日清晨，返程的那一天，大兴安岭飘起了雪花，洁白的雪花仿佛在我们送行，我们威武地站在卡车上，唱着

《打靶归来》的歌，检阅着这条用我们青春和汗水浇铸成的公路，看到一座座新砌的砖房耸立在大兴安岭的群山之中，一条公路密布在大兴安岭的大小山脉间，我不禁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9月27日清晨，我们胜利回到了拉哈，营连领导像欢迎凯旋的英雄一样到火车站来接我们。当见到阔别4个月的战友

时，我们激动地流下了泪水……

下面的照片是当年4营女子排的战友在筑路凯旋后的国庆20周年大庆日，去拉哈镇照相馆里拍的。亲爱的五师55团4营的战友，你还认识她们吗？你还叫得出她们的名字吗？



—— J·A ——

(本栏责编：杨晓晖)



上海书香的浓度与纯度

余 颀

上海书香的浓度是极高的，这一判断应该不会有太多异议。上海书展、上海国际诗歌节、小红书文学节……近年来，大大小小的读书活动遍地开花，另有博主做过专门统计：截至 2025 年 10 月上海所有书店合计 376 家，再加上徐家汇书院、上图东馆等网红场所不胜枚举，在魔都当一名读者绝对是件十分幸福的事。不过去年的两件小事，让我对这份幸福心生一丝忐忑。

第一件，是我放了朋友一次“鸽子”。2025 年上海书展采取“双主场”模式，我朋友提前做了“周六全天攻略”：上午先去上海书城，下午连同夜场再赶中苏友好大厦。令我吃惊的是，从集合时间地点到打卡展区摊位，再到参加新书沙龙、集市夜游体验，时间节点详细到几时几分，

行程安排颗粒度堪比工作日，看得我头晕目眩，最后只得以身心不适为由临时爽约。取而代之的 B 计划，是我在书展最后一天请年假，独自前往中苏友好大厦。

虽已错峰出行，但展馆依然人头攒动，这本在情理之中，可意料之外的是“遭遇”了一群打卡型读者：“哇，这个文创好可爱，拍一张！”“××× 新书发布签售开始了，快帮我对着大背景拍一张。”“这套新书装帧好美，我拿着摆个 Pose，给我来一张。”美照完毕，他们紧接着埋头手机一阵忘我操作，有些还迫不及待开始上传发圈，等待屏幕里跳出小红心……“还有哪里没去？×× 活动快结束了，快点呀！”望着他们弃书远去的活泼身影，恍惚觉得自己并没有同朋友爽约。

第二件，是另一朋友放了我半只“鸽

子”。起初，是他约我去安福路看某热门话剧，并强调“只有两张，特别邀请”之云云。见盛情难却，便欣然赴约。那日上午半场的演出一切如常，未料中场休息时风云开始突变。

当我还沉浸在悬疑剧情意犹未尽时，我朋友念起了他的台词：“昨天你发的朋友圈，我看了。”面对这意外的话题，我有些发愣，转念想起那是我写的一篇文学期刊阅读札记，但记得他并未点赞：“个人爱好，感谢关注。”本以为他接下来会讲些读后感之类的客套话打发时间，未料竟是一句扎心的灵魂拷问：“现在应该没啥人读这种期刊了吧？”见我语塞，他又安慰道：“其实平时读书的也很少了，你有这个习惯真不容易。”我感到面孔在抽筋，大脑随即高速运转，正想着如何不失礼貌地缓解尴尬，此时他终于切入正题：“你觉得这话剧怎么样？”考虑到是他邀约，外加表演精彩，自然积极评价：“悬疑小说改编的，我觉得不错。”这回轮到他沉默片刻，眼神游移：“是还行，就是太长了，上半场就近两个小时，下半场还有两个小时……我还有事，先走了？”说着便挥手告别，大步流星迈出剧场，“你慢慢看，如果太晚你也早点回去，单位赠票没关系的。”看着他脚下生风的矫健身影，意兴阑珊之余，我猜想方才那两个小时，他有多么的如坐针毡。

如今大半年过去，我仍难忘这两个渐行渐远却又真实清晰的身影。在我心里，他们远离的并非是我，而是对阅读本身的热爱，不禁扪心自问：当身边的读书场景愈加丰富时，趋之若鹜的读者从阅读中获得快乐的比例有多少呢？相比魔都临近爆表的书香浓度，书香的纯度是否可能被不经意地稀释了？

我一时找不到答案，但浮想起司汤达在小说《红与黑》结尾处的著名献词“to the happy few”，多译为“献给少数幸福的人”，我更倾向于一种狭隘的解读，这是一名作者对知音读者的期盼，真挚、纯粹，还带着些许无力，道出了理解之可贵、知己之难得。令我忐忑的是，当现代化的阅读条件日趋便捷，我们对阅读本身的体悟和珍视是否反而在悄然降低？

如今凭借 AI 强大的搜索能力，理解懂司汤达的技术门槛接近于零，可他留下的“读者之盼”犹存，因为我们在屏幕上敲打关键字段后即刻获得的深度评析，只是过往研究成果的资料集成，而非经过内心流淌，继而情感生发的真切理解。前者固然详实专业，文字却是冷的，后者纵使片面浅显，思想恰是热的。一个作家的阅读理解尚且如此，一个社会的读者培养谈何容易？

静安区安远路上的小种书店主页有句话很动人：“对书的爱，像种子发芽一

样。”再回想那两个挥之不去的身影，他们产生于阅读市场的活跃，却尚未与阅读的本心同频，他们或许只是不解阅读风情的少数，但何尝不是值得我们循循善诱的阅读种子呢？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关于书香的呼吁频上热搜：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协副主席麦家倡导设立“无屏阅读日”，让人们通过阅读重新唤醒思考能力。全国政协委员、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永建议年轻人下班后多参加文艺活动、和

有益身心健康。言语间透着文艺工作者的写意留白，但可贵的是纯真似少年。

品鉴茶香，浓度和纯度是不可偏废的，我想，品评魔都的书香亦如是，不仅要营造人气爆棚的浓度，更需提炼化粗为精的纯度，我们真正期待培育和壮大的当是一个真热爱、真理解、真能体悟阅读之“幸福”的读者群。今年2月1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为魔都的书香提纯恰逢其时。我期待“the happy few”终会成为“the happy many”。

—— J·A ——

(本栏责编：吴越)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波罗的海三国行散记

高克勤

九月，有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之行。

对于这三个国家，以前除了知道它们曾经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在电视上看到过立陶宛男篮比赛的镜头，知道立陶宛男篮是欧洲劲旅，曾经在1992年至2000年连续三届奥运会获得铜牌，其他就一无所知了。这次出行前，检索了一下，才知道这三国地处欧洲东北部，都在波罗的海东岸；这三国地域相连，爱沙尼亚在最北面，南邻拉脱维亚，拉脱维亚又南邻立陶宛。这三国面积都不大，人口也不多，其中爱沙尼亚最小，仅4.53万平方公里，人口130多万；拉脱维亚6.46万平方公里，人口近200万；立陶宛6.53万平方公里，人口近300万。这三国历史渊源也相近，都曾隶属于强邻，上世纪90年代初独立后，迅速转型，经济发展很快，都于2004年加入欧盟、欧元区，成为了发达国家。

我们的旅程从爱沙尼亚开始。从上海飞到地处北欧的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然后坐游轮去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爱沙尼亚北邻芬兰湾，与芬兰隔海相望。游轮在波罗

的海中航行了三个多小时，到达塔林。在接下来的八天里，我们一路向南，经拉脱维亚到达立陶宛。初秋时节，气候宜人，天气以晴朗为主；偶有阵雨，不久也云开日出；但是有风的时候，还是能感到寒意袭来，毕竟这里邻近北欧了。旅程的最后，是从立陶宛到波兰，再从波兰首都华沙飞赫尔辛基中转回到上海。

在波罗的海三国的八天里，游览了这三国大大小小的十几个城镇，包括这三国的首都塔林、里加和维尔纽斯。除了里加、维尔纽斯等都市外，这些城镇呈现出一些共同特点，面积多不大，但布局规范，有老城的城市往往老城与新城分开，两边的建筑呈现出不同的风格；老城多保留着建城以来数百年的面貌，许多古建筑如城堡、教堂、市政厅等依然保存完好，街区往往以市政厅广场为中心向周边辐射，有阔大的街心花园，还多有长长的步行街，花园里或步行街的长凳上常有人在小憩，给人以岁月静好的感受。塔林、里加和维尔纽斯这三个城市，都因为有保存完好的中世纪老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我们的行程基本上是以城市

观光为主，饱览了这三国的城市风光，尤其是这三国各具特色的建筑。

有人说，到欧洲看城市风光，不外是看“宫保鸡丁”，即王宫、城堡、教堂和市政厅。这虽是戏谑，却非虚语。确实，王宫、城堡、教堂和市政厅等建筑是代表欧洲城市风光的主要部分，铭刻着悠长的历史印记，包蕴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体现出独特的城市乃至国家的形象。可以说，看懂了这些建筑，也就差不多了解了这座城市乃至这个国家的文化特色。我们的旅程也就围绕着参观这四种建筑而展开，虽是走马观花，不免浮光掠影，却也印象深刻。

王宫

王宫无疑是一国建筑的精华。欧洲

有许多著名的王宫，如法国凡尔赛宫、奥地利美泉宫、西班牙马德里皇宫、俄罗斯圣彼得堡冬宫（现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等。我们此行在拉脱维亚包斯卡市，也参观了一座著名的王宫伦达尔宫。这座王宫有“小凡尔赛宫”之称，比起上述几座著名的王宫，只是规模小了一点、藏品少了一点罢了，但精致的程度并不逊色多少，值得一看。

伦达尔宫建于1736年至1768年，融合巴洛克与洛可可建筑风格，外部对称庄严，内部装饰奢华，由意大利著名建筑师巴托洛米奥·拉斯特雷利设计，他也是圣彼得堡冬宫的设计师。这里原为一个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小国库尔兰和瑟米加利亚公国君主的夏宫。1795年俄罗斯吞并这个公国后，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将宫殿赠予情人居住。苏联时期曾作为医院和疗



伦达尔宫



伦达尔宫花园

养院使用，现经修复后开放为博物馆。宫殿装饰富丽堂皇，尽显皇室奢华风格。宫殿主建筑分两层，有 138 个房间，里面摆满了不计其数的油画、雕刻、家具、挂毯、瓷器、银器和其他文物。其中有几个大厅以装饰的颜色论，称为金厅、白厅、玫瑰厅。金厅是宫殿内最华丽的所在，大厅中间挂着晶莹剔透的水晶吊灯，巨大的穹顶上有描绘神话中众神欢聚场景的彩画，门窗上方和两旁有各种金饰浮雕，确是金碧辉煌。白厅的装饰洁白素雅，有专门陈列中国瓷器的陈列室。当时，中国瓷器风靡欧洲的宫廷和贵族之家。玫瑰厅的墙壁是粉红色的，悬垂有玫瑰花环的银饰，穹顶上也有绘着天使和女神的彩画。如同凡尔赛宫一般，伦达尔宫殿旁还包含一个占地 10 公顷的法国洛可可风格的花园，分布着几何

形的花坛、修剪整齐的绿树和绿荫小径，种植着上千种玫瑰，有几分凡尔赛宫花园的模样，是波罗的海地区最大、最华丽的花园。宫殿前还有一大片的果林，树上结满了苹果和梨，有风吹过，果实落满了一地，可以让游客捡拾，给人带来了欢乐。

城堡

城堡本来是欧洲常见的城市的防御工事，往往有相连的城墙，以及高耸的塔楼；有的城堡也成为王侯贵族的宫室，城堡内也有宫殿、教堂等建筑。在波罗的海三国的许多老城中，都有城堡或城堡遗址。

我们波罗的海三国的游程开始于塔林，而进入塔林老城首先看到的就是宏伟的托姆比亚城堡。城堡建在海拔 50 米的



托姆比亚城堡

石灰岩山上，有高 6.5 米、厚约 2.3 米的护城墙，城堡中耸立着高 45.6 米的塔楼赫尔曼塔，城墙外是宽阔的护城河。城堡始建于 13 世纪，当时这里为丹麦管辖。此后，这里又曾隶属于瑞典。1710 年，这里为沙俄占领。1721 年，爱沙尼亚并入沙俄，直到 1918 年首次独立。因此，在漫长的岁月里，历代堡主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喜好对城堡进行改建。现在城堡的主体为巴洛克式风格的宫殿，正面保留着俄国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的装饰风格。

离开塔林，一路上经过不少城堡。有的已经残破不堪了，如爱沙尼亚南部的维尔扬迪城堡。这座城堡也是建于 13 世纪的，16 世纪末毁于战火，现在能看到的只有城墙的断壁残垣和壕沟。从残存的石制城墙和碉堡结构，还可以想见当时的军事建筑技术水平。城堡遗址坐落在山上，面临曾经作为护城河的维尔扬迪湖。站在

这里，想见曾经在这里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大有“萧瑟秋风今又是”的感受。

在波罗的海三国看到的最完好的城堡，当推地处维尔纽斯以西约 30 公里的湖滨小镇特拉凯的特拉凯城堡。城堡始建于 14 世纪末立陶宛大公国时期，大公维陶塔斯公爵（1350—1430）将城堡扩建为官邸，使其成为大公国的政治中心，有皇宫城堡之称。大公特别担心受到攻击和谋害，故选择四面临水的湖心孤岛形式，并采用三层护城河设计，城墙厚度达 3.5 米，配备 5 座圆形瞭望塔楼形成交叉火力网，以确保安全。城堡四围是红砖建成的高墙及塔楼，由两座木桥连接半岛，庭院与主体建筑由护城河分隔，再以吊桥相连。主体建筑包括一个 30 米高的瞭望塔，以及两座三层高的楼房。维陶塔斯在城堡中去世，他作为立陶宛大公国最著名的统治者之一，被称为“大帝”，其鼎盛时期的



维尔扬迪城堡遗址



远望特拉凯城堡

疆域达到了立陶宛历史上的最大规模。城堡现经修建后，已改成特拉凯历史及艺术博物馆。看着博物馆里有关维陶塔斯的展品，不禁感慨：“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教堂

由于历史的原因，波罗的海三国的宗教信仰主要有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教新教的路德宗。我们经过的城镇，无不是教堂遍布，可以看到多种多样并存的教堂。其中维尔纽斯堪称教堂之都，各类教堂超过40座。走在路上，触目可见各类教堂。我们的游览也往往从教堂开始。

教堂见证了历史。我们在塔林老城区看到的三个教堂正是爱沙尼亚历史的见证。圣奥拉夫教堂创建于12世纪初期，

在1219年被丹麦征服前曾是当地斯堪的纳维亚社区的核心宗教场所。现存建筑主体经14世纪大规模改建后形成哥特式风格，历史上尖塔最高曾达159米，成为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也是波罗的海区域的航海路标。圣母主教座堂建于1233年，是塔林最古老的路德宗教堂，其巴洛克式塔顶却是18世纪70年代末添加的。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主教座堂是波罗的海地区最大的一座东正教教堂，建于1894至1900年俄罗斯帝国统治时期，展现了典型的俄罗斯复兴式建筑风格。教堂的五座深灰色洋葱头穹顶与红、白色相间的外墙形成鲜明的视觉特征。该教堂由圣彼得堡建筑师米哈伊尔·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设计，以13世纪抗击条顿骑士团的俄罗斯民族英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命名。在波罗的海三国，到处可以看到各种风格的东



塔林老城鸟瞰（中间最高的为圣奥拉夫教堂）



帕尔努市凯瑟琳大殉道者教堂



维尔纽斯市安妮教堂



维尔纽斯市圣保罗教堂内

正教教堂，并不是都有洋葱头穹顶的。在爱沙尼亚第四大城市帕尔努市老城里有一座圣凯瑟琳大殉道者教堂，建于1768年，教堂黄色的外墙与绿色的尖顶格外鲜明夺目。附近的圣伊丽莎白教堂，建于1747年，则是一座巴洛克建筑风格的东正教教堂。

教堂荟萃了建筑艺术。维尔纽斯市中心的圣安妮教堂，就被誉为哥特式建筑艺苑中的明珠。教堂建于1581年。全部采用红砖砌筑，建筑高度22米，宽度10米。为了打造其“火焰状”的立面，使用了三十三种不同轮廓的砖块，形成线条与角塔构成的图案化立面。教堂顶部设有一座主塔及多个小捧护结构，呈现众星捧月般的布局。据记载，拿破仑在东征期间曾

途经此地，因惊叹其建筑精美而表达过将其带回巴黎的意愿。而建于1387年的维尔纽斯大教堂，因多次改建，其建筑逐渐融合了哥特式、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风格，教堂内繁复的装饰尽显巴洛克风格。

教堂也是珍藏艺术精品的宝库。里加老城中心的圆顶大教堂，是波罗的海地区最大的教堂，始建于1211年，1884年才完工。教堂内部设有可容纳1500人的音乐厅，拥有欧洲最大、世界第四大的管风琴。这架管风琴造型奇特，有26个风箱、6118根音管，最长的音管达10米、最短的仅有13毫米。由德国管风琴制造公司于1884年建造完成并对公众首演，至今仍演奏。维尔纽斯的圣彼得和圣保罗教

堂，是巴洛克建筑风格的杰出代表，建于1685年。内部装饰精美，由意大利雕塑家设计，设计完成耗时达30年。教堂内有着巨大的穹顶，内壁通体为乳白色，穹顶和廊柱上装饰着2000余件表现宗教故事与立陶宛历史的浮雕。教堂内还有不少著名画家、雕塑家的作品。

市政厅

在欧洲，城市中心通常有市政厅大楼，是一座城市管理机构的所在，也往往成为城市的象征；以市政厅大楼为中心形成的市政厅广场，是市民活动的场所，也



塔尔图市政厅广场“接吻的学生”青铜雕像



里加新艺术运动建筑

是一座城市热闹的所在。波罗的海三国的城市也是如此。我们每到一座城市，都要去市政厅广场打卡。可以说，市政厅广场及其周边不仅是建筑艺术的荟萃之地，也是一座城市充满活力所在。

塔林市政大楼是一座62米高的八面棱体的塔楼，始建于14世纪，为哥特式建筑风格，是北欧最古老的市政厅建筑之一。600多年来，大楼一直矗立在塔林市政厅广场上，其中的市民大厅至今还经常用来举行招待会和音乐会。塔楼顶端屹立着塔林守护神老托马斯的雕像，它是塔林城的象征。广场周围分布着各类商店、酒吧，有许多是老房子，其中有1422年起

持续运营至今的药房，药房内还设立了一个展示其历史和药品、器械、标本等的小型博物馆。

塔尔图是爱沙尼亚第二大城市，曾当选为 2024 年的欧洲文化之都。其市政厅大楼建于 1789 年，采用早期古典主义风格建造。市政府和过去一样，依然在市政厅内办公；只有一楼对游客开放，设有游客中心以及一间药房。塔尔图最出名的是建于 1632 年的塔尔图大学，是爱沙尼亚最古老和最著名的大学，其临床医学在全欧洲排名前五。大学就在市政厅广场附近，近 2 万的学生占了这座城市人口的近五分之一，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活力。傍晚的时候，市政厅广场附近多是已放学的学生。市政厅广场的喷泉中心上矗立着一座名为“接吻的学生”的青铜雕像，是男女两位学生拥抱亲吻的形象，男生一手持伞挡住上面喷下的泉水，一臂将女生紧紧搂住，泉水顺伞而下，形成水线。雕塑造型优美，动感十足，正好突出了塔尔图作为大学城的特点，无怪乎成了这座城市的象征。

当然，城市建筑不只有王宫、城堡、教堂和市政厅，还有风格各异的房屋。在波罗的海三国中，我以为里加是一个色彩最丰富、最具亲和力的城市，里加的建筑给了我们极大的惊喜。里加老城周边有一片新艺术运动建筑街区，主要分布在阿尔



里加中央市场一景

伯特大街和伊丽莎白大街一带，有超过 750 座建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新艺术运动建筑。新艺术运动是起源于法国并快速流行于欧美的一个艺术流派，强调有机形态与奢华装饰，表现在建筑上以曲线、动态、叶状装饰为特征，建筑外立面装饰繁复华美，以神话人物浮雕为主，常见半身像和头像雕刻在门廊、柱子上，表情生动怪异。我们看到的房子，有的立柱上有两个手持火把的女神雕塑，入口两侧石阶上有狮身人面像雕塑；有的顶端有三个古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妖美杜莎的头像；有的外墙相当复杂，包括各种头像、面具、花朵、蔓藤和几何图形。这些建筑迥异于在波罗的海三国常见到的中世纪建筑和上

世纪 50 年代以左右中轴对称布局、三段式立面结构（檐部、墙身、勒脚）为典型特征的苏联式建筑，给人以惊艳的感觉。

里加老城附近还有一个中央市场，由 5 个大型圆棚组成，建于 1930 年，原来是专门停放德国齐柏林飞艇公司飞艇的机库。齐柏林飞艇废弃后，这里改作市场。总面积达到 7 万多平方米，有 3000 多个摊位，有专门的肉市、鱼市、菜市，还有买衣服、鞋帽、小商品的摊位，从五金百货到各种工艺品，应有尽有，是欧洲最大

的市场。市场外的摊位也不少，占满了一条马路的两旁。我们到里加的那天正逢周六，中央市场和马路上的摊位前都挤满了顾客，买面包、水果、鲜花的摊位前的顾客还特别多，有的还排队，充满生活气息。中央市场还与里加老城、新艺术运动建筑街区一同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建筑是城市风光的主要部分，穿行和生活在建筑内外的人们给建筑带来了活力，使建筑有了生命，更增添了美。这是波罗的海三国城市风光给我带来的感受。

—— J_A ——

（本栏责编：杨晓晖）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属于你的静安旅游攻略

在刚刚落幕的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域见上海”第一届旅游攻略超级大赛（第一季）比赛中，静安文旅凭借卓越的品牌策划能力和创新的文旅融合实践，从众多参赛单位中脱颖而出，一举斩获专业组赛事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首游推荐奖等多项大奖。这不仅是对静安文旅团队专业能力的权威认可，更是静安作为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核心区，在文旅融合发展之路上的一次精彩亮相。

以下是静安文旅本次获奖的6个旅游攻略推荐。

Get 上海！从 A 到 Z 的六日完美剧本

上海国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将整个旅程比喻为一本从 A 章到 Z 章的剧本，A 对应着德语词汇 Anfang（开始），Z 对应词汇 Zurück（归途）。每天聚焦 1—2 个核心区域，留足探索与偶然发现的空间。不止于景点介绍，更融入建筑、历史、艺术与生活方式的隐性解读层。

Day1

上 / 下午【豫园】-【城隍庙】-【南京路】-Miniso 名创优品一号店 - 自由活动：
晚上【外滩建筑群】-【浦江游船】

Day2

上 / 下午【徐家汇天主教堂】-【徐家汇书院】-【港汇恒隆】-【武康大楼】-【安福路】-【静安寺】；晚上【南京西路购物街区】-【南京西路路易号】-【张园 新春游园会】

Day3

【迪士尼】一日游

Day4

上 / 下午【鲁迅公园】-【甜爱路】-【1933 老场坊】-【笔墨工坊】；晚上【陆家嘴】
三件套 -【上海中心登高】

Day5

【淀山湖景区】+【朱家角】一日游

Day6

【M50 创意园】-【上海当代艺术馆 - 第十五届上海双年展】；晚上夜游【西岸梦中心】

静安礼物·海派焕新——“上海礼物”漫游静安 4 天 3 晚之旅

上海国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这份攻略以“上海礼物”为线索，串联起海派文化的方方面面，特别是深度融合了静安的文化传承与时尚气息，让游客在 4 天 3 晚中不仅看到上海的摩登繁华，更能触摸到这座城市文化脉搏与生活温度。

Day1 礼物启程·海派荣耀

上午抵达上海虹桥交通枢纽，乘坐出租车或网约车前往【静安昆仑大酒店】入住；下午至【静安寺】新春祈福，漫步【愚园路】，探寻【涌泉坊】等经典海派建筑；晚上欣赏静安南京西路地区的灯光夜景，然后返回酒店休息。

Day2 礼物时光·文艺静安

上午游览上海【老字号品牌馆】，然后至【上海自然博物馆】观展；下午漫步【铜仁路】【南阳路】【吴江路】街区；晚上观看【上海马戏城】的【ERA 时空之旅 2】演出，然后返回酒店休息。

Day3 礼物探秘·摩登溯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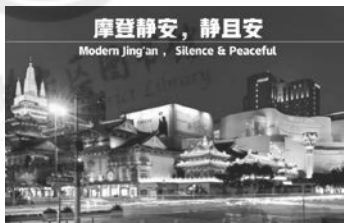
上午至【张园】游览张园石库门和新春游园会，然后至【丰盛里】潮流街区购物；下午开始静安名人故居红色之旅，从【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到【辅德里公园】再到【刘长胜故居】，最后是【蔡元培故居】；晚上沿着【南京东路步行街】步行至【外滩】观看灯光秀，乘坐【浦江游览】，然后返回酒店休息。

Day4 礼物延续·海派传承

上午至【静安区文化馆】参观“走马观花”生肖作品展，然后至【马勒别墅】参观；下午至【静安寺商圈】自由活动，可至【900 食品城】自由购物，然后前往上海虹桥交通枢纽结束此次旅程。

摩登静安 静且安 · 上海 3 晚 4 天能量疗愈之旅

上海强生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此行，我们住在上海市中心，为您开启独属于您的安静、平和、摩登之旅，用 3 晚 4 天，用生活的态度，看到上海百年历史；舌尖记录魔都城市烟火；用开怀大笑感受海派的中西文化冲击；用手指能触摸到工业文明细腻；没有人，只有你，上海用魔力治愈你。

Day1 释放

抵达：专人机场接机送至酒店。

漫步：用脚步丈量城市的深度，走进百年老宅的时光碎片。用最自由的方式感受城市的温度。

Citywalk：南京西路 - 荣宅 Prada- 非遗体验龙凤旗袍（如果您喜欢可以现场量衣，定制心仪的旗袍款式，并在 3 天后测试尺寸，7 天完成后快递到您指定地址）- 华山路上海老字号品牌馆，见证百年之间上海工业文明的星星之火。

Day2 发现

畅游：申城观光双层巴士每天 10:00—18:00 运营时间内，用间隔 20 分钟的承诺将您送至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外滩万国建筑群、城隍庙、新天地等 26 个地标景点。前往枢纽站点附近的枫泾路步行街新春集市，市集融合南北半球风味美食、民俗场景搭建，感受中国春节氛围。

夜赏：英语脱口秀。中西文化冲击在这里化作哈哈大笑。

Day3 梦幻

上午：苏州河游船 - 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

下午：ERA 时空之旅开演 20 年，演出近万场“秀一个上海给世界看”成为上海不容错过的文化名片。

夜赏：大悦城摩天轮。上海二次元首选商场，希望能在这里购买您心仪的手办玩偶。

Day4 归心

归心：7 点走出酒店，感受静安区的宁静平和，自愚园路出发至静安寺结束，晨钟暮鼓的古刹给人带来的宁静平和之气，在这样繁华热闹的 CBD 是难能可贵的

存在。

星巴克旗舰店：贯穿整场的银质虹吸管，一场温柔的风暴正聚变在拿铁泡沫上，全球独一无二即刻烘培即刻享用的味道。更何况近处停泊着奢华巨舰，铆钉刻上老花的精致银光。

消失的法老沉浸式探索体验：超50万人点赞！中国最成功的大空间探索，戴上AI眼镜在哈佛大学考古研发团队设计的场景里，穿越到胡夫金字塔内部，感受古埃及生活。

暖冬康养·慢享年味上海4天3晚银发舒心之旅

城市推荐官：毛松松



聚焦银发经济市场，以“银发康养 × 慢享年味 × 人文休闲”为核心，串联静安、黄浦、徐汇、青浦4大真实行政区，精选真实康养民宿、老字号美食街区、新春民俗场馆，融入茶艺体验、太极晨练等真实沉浸式项目，把静安的文旅资源以及上海的江南文化、海派文化进行深度融合，打造有特色、有亮点的马年新春旅游攻略。

Day1 黄浦区→徐汇区 | 老城年味寻访

上/下午逛【豫园新春民俗灯会】+ 打卡【老城隍庙(马年祈福活动)】；晚上体验【徐家汇书院(非遗茶艺品鉴)】+ 享用老字号晚餐。

Day2 徐汇区→青浦区 | 康养慢享时光

上/下午参与【徐汇公园太极晨练】+ 漫游【衡山路康养步道】；晚上入住【朱家角康养民宿】+ 体验【庭院慢生活(品茗/书法)】。

Day3 青浦区→黄浦区 | 民俗文化体验+ 返程

上/下午 逛【朱家角古镇新春康养市集】+ 打卡【课植园(马年民俗展)】；晚上返程黄浦区 | 享用【功德林素斋】+ 逛【人民广场新春祈福墙】。

Day4 黄浦区→静安区 | 静安年味寻访

逛【静安雕塑公园艺术漫步】+ 【陝西北路老字号探访】+ 【银河喜剧欢乐演出】。

源来静安·二马当先——2026年新春四日奇妙之旅4天3晚

城市推荐官：冯嶢



面向年轻客群设计，跟着上海城市推荐官“冯希桑”在上海过大年！

盲盒机制：每日1个【隐藏款体验】，随机掉落上海文创盲盒（非遗剪纸马、地标纪念徽章、源来上海小团子徽章等），静安旅游护照集3个打卡印章兑

换“马到成功”限定礼包，新鲜感拉满。

马年专属：全程贯穿【找马数马】互动，联动各区马年主题装置、表演及文创，呼应新春贺岁愿景。

全域联动：深探各区海派底蕴，兼顾传统年味与潮流体验，适配多元人群。

Day1 静安深耕·漫品海派年味

上午古刹祈福·非遗手作，下午潮流漫游·建筑寻踪。

（备选方案：针对不同人群，可以选择兴业太古汇、博新全宇宙VR体验。）

晚上光影夜宴·烟火静安

Day2 浦东潮玩·新春嗨玩盛宴

上午云端登高·祈福纳新，下午童话狂欢·童趣满溢，晚上烟火落幕·圆满喜乐。

Day3 黄浦寻韵·经典年味漫游

上午红色记忆·初心传承，下午老城烟火·非遗寻味，晚上夜上海韵·复古狂欢。

Day4 “东张西望”·文韵潮玩双融合

上午文韵熏陶·初心回望，下午潮玩休闲·慢品水乡时光。

探秘双面魔都·马年寻踪奇遇三日游

彭晓磊 上海铁路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专为好奇灵魂设计的“高浓度”双面魔都奇遇攻略，兼顾上海红色文化与时尚魅力！行程深度嵌入三大游览主题：蛛丝“马”迹——在自然博物馆完成专属“寻马任务”；在铁路博物馆探寻铁路与“马”的渊源；在马戏城欣赏一出压轴马术好戏。

摩登密码——在张园、星巴克工坊、路易号、外滩、徐汇滨江、POP MART 你最珍贵华东首展、武康路，一次性集齐海派文艺、工业美学与万国风情三大网红地标，解锁魔都的时尚魅力面。光荣足迹——从中共一大会址到上海老北站遗址，沉浸式重温建党伟业与华东铁路传奇，解锁魔都的红色文化面。



Day1

- 邂逅奇妙自然·探寻新年生肖——“马”的前世今生

上午集合前往参观【上海自然博物馆】（需携带好身份证），跟随讲解员慢慢了解这座以“自然·人·和谐”为主题，展现自然之美的博物馆（讲解时长约 90 分钟）。后前往【王家沙点心店（南京西路总店）】，品尝上海特色点心小吃，结束后集合出发。

新春特殊任务：在“演化之道”展厅，重点寻找新年生肖——“马”的进化序列化石，拍照打卡赢新春好礼。

- 解锁魅力魔都·打卡沪上出片神机位

下午前往【张园】自由活动，漫步其中感受上海石库门建筑韵律及“上海购物”、“上海文化”的独特魅力，寻找街区新春装置，感受新春海派文化氛围。后前往【苏州河四行仓库码头】，乘船前往外滩源码头，沿途观赏上海大厦、外白渡桥等沪上著名景点（船程约 15 分钟，具体航班时刻以当日开航航班为准），抵达后沿【万国建筑博览群】漫步至外滩隔江眺望上海标志性摩天大楼群，用摄像头记录你眼中的魅力上海。后在南京路步行街感受夜魔都并享用晚餐。推荐餐厅：金时代顺风大酒店（第一百货店）、南京路步行街夜市等。

Day2

- 致敬光荣之城·开启新时代“重走一大路”

上午早餐后前往瞻仰【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了解开天辟地之大变，重温建党伟业。后前往参观【上海铁路博物馆（上海北火车站遗址）】了解华东铁路百年发展历程，打卡机车仿真操作台；在复原的老车站场景中探寻窄轨小机车、“美龄号”公务车等，揭秘铁路轨距与新年生肖——“马”的渊源并赢取铁路文创。同时重点了解中共一大会议被迫中止后代表们在上海老北站乘坐 104 次快车转移至嘉兴续会的历史。后前往【上海久光中心】自由活动并享用午餐。



- 在上海看好戏·欢乐马戏潮玩打卡迎新春

下午前往【上海马戏城】观看《欢乐马戏》演出，沉浸式感受奇技世界，多种精彩表演轮番上阵，更有压轴魔术表演震撼人心，让您提前迎接“马”年的到来！后前往【锦沧文华广场】打卡 POP MART 你最珍贵华东首展，现场感受 LABUBU、星星人、DIMOO 等新晋潮玩 IP 顶流的可爱暴击。晚上返回【上海铁路大厦】享用丰盛的年夜饭，席间安排新春抽奖、派发新年红包等环节，感受热烈、喜庆的团圆氛围。饭后自由活动，推荐前往久光百货打卡新春市集，带走一份上海礼物。

Day3

- 漫步文化水岸·邂逅工业遗存新生

上午睡到自然醒，早餐后前往【徐汇滨江-西岸文化走廊】，沿黄浦江畔漫步。外观龙美术馆（西岸馆）等由旧工业设施改造而成的先锋艺术空间建筑群，感受上海将工业锈带变为生活秀带的城市更新典范。后步行至 station1907 启点，这里由老南浦火车站旧址改造而来，可以寻找镶嵌在路面或绿地中的历史铁轨遗迹。

百年工业小课堂：在保留的铁轨、旧式火车车厢、龙门吊旁，实地讲解南浦火车站的变迁历程。

后前往上海知名本帮菜馆【老吉士酒家（天平路店）】享用午餐，品尝地道上海红烧肉、蟹粉豆腐等名菜，在优雅环境中感受沪上餐饮文化。

- 探沪上近代史·浪漫不过武康路

下午在【武康路历史文化名街】自由活动，开启一段魔都特色 Citywalk，依次打卡武康大楼、宋庆龄故居、意大利驻沪总领事馆、开普敦公寓、罗密欧阳台、湖南别墅等，发现极具共生美学的小巧思，淘一淘上海好物，零距离感触城市肌理。适时结束这趟奇遇之旅。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本栏责编：李亚君)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讲坛：

1月24日，静安讲坛邀请著名文艺评论家、资深影评人孙孟晋，以“海派传奇——中国早期电影的别样风景”为主题，通过“影像赏析+深度解读”的形式重建中国早期电影的视听现场，带领读者穿越百年光影，回望中国早期电影在时代激荡中的艺术探索与精神传承。



3月28日，静安讲坛邀请资深编辑、作家朱蕊做客。从写作者的经验出发，与听众共探：在AI日益逼近语言边界的时代，人们为何还要提笔，文学创作何以依然是人类精神的专属领地。

文旅活动：



2026静安花朝节于3月14日正式启幕，这是一场持续16天的春日之约，也是一次传统花朝文化与现代都市生活的浪漫碰撞。今年，市民可在百万株郁金香织就的彩虹画卷中漫步，在2公里沉浸式游览动线里偶遇十二花神，在光影秀的夜空下许愿，在机器人水上舞台的演出中感受科技与传统的交融。

2025年度上海市“银鸽之光”
静安区入选名单

项目和优胜项目。其中，静安有7件作品获奖。

2025年度上海市“银鸽之光”第二十届上海市国际传播优秀项目征集活动结果揭晓。经评委评审，202件作品分获“银鸽之光”最佳项目和优胜项目。其中，静安有7件作品获奖。



2025年12月，静安区17个儿童友好城市阅读新空间实现街镇全覆盖。其中，入驻剧院的“马兰花儿童友好阅读新空间”开创了“阅读+戏剧”融合新体验；位于南京西路商圈的“GAP布萊纳的玩趣世界”让阅读融入日常消费与休闲场景，丰富亲子时光。

会员动态：



2025年10月，上海市作家协会主编的上海基层文学组织会员诗歌集《不可预见，只可遇见》出版，静安作协会员瞿冰、宗月、曹小航、施丹妮、李涛、刘宝华、程林、王硕8人8篇作品入选。

2025年10月，经中国作协审议，静安作协会员曹钟强、路明获批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1月，经上海市作协审议，静安作协会员施丹妮、乐茵获批加入上海市作家协会。

2025年10月25日—26日，组织举办了第三届静·安青少年文学营，活动邀请朱一宁、路明、严柳晴、刘通等作家、自然学家担任导师，带领学员们探寻静安深厚的历史文脉，点燃文学创作的热忱，以笔墨勾勒城市肌理与人文之美，26位学员历经文学滋养与实践淬炼，顺利结业。



2026年2月，静安作协会员曹钟强编剧、导演的影片《沉睡密码》在香港举行的第四届香港紫荆花国际电影节获奖，同时，该片在洛杉矶举行的2025年世界民族电影节上，经过重重选拔，荣获最佳短片提名奖。



新书出版：

· 简平散文随笔集《开合的睫毛》出版
· 南妮随笔集《所有的心碎与欢娱》，由团结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十多年的影视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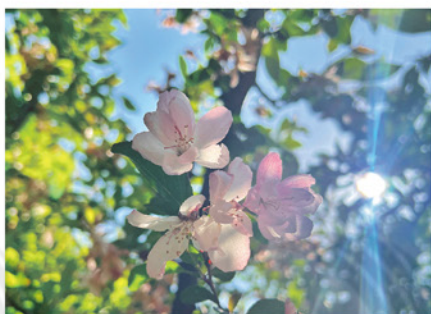


静·安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春天的脚步》

周馨摄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

静安区图书馆
Jing'an District Library